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胡鄂公著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胡鄂公著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 敘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予自天津歸武昌，謁都督黎公於鄂軍都督府，爲述北方革命運動經過情形，并呈所著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黎公略事檢閱，顧謂予曰：是可以一語賅括二書也。予應之曰唯唯。黎公於是握管爲予書北方革命戰史六字。有頃，黎公又謂予曰：北方同志中有孫鼎臣陳洪度二烈士者，驍勇殺敵，北洋軍人至今談其名，猶爲震懼。予曰唯唯。孫鼎臣者，革命軍人之先覺，鐵血會創立者之孫諫聲；陳洪度，則我軍大戰清軍海陸於兩望傷足之陳濤也。黎公又曰：同志汪兆銘者，以屈賈之文，而行荆軻聶政之行，謂非今世之聖賢豪傑而何？予不答，黎公亦不復言。迨黎公閱列傳至易宣時，乃喟然嘆曰：世凱無論矣，而兆銘之無行，何以至於如此其極。抑所見各有不同耶？雖然，是書之傳，必將有待於來日也。蓋兆銘今方爲世所重，而世凱則專擅嗜殺，此書若出，或將爲搆禍之媒，是不可不慎者。古人之作，多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殆以此歟？予曰：謹受教。越一月，同志曾廣福兄弟三人揭露世凱和議陰謀於報端，世凱使人攢殺於光山縣途中。又一月，同志吳定安、羅明典撫取世凱帝制自爲諸事實，發表告國人書於北京，世凱使人暗刺於濟化門外。予至此，始知黎公言之有徵也。予於是重加讎校，儲諸行篋，以俟可以問世之日。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十九日江陵胡鄂公識於荊州荆旗善後局。

#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目錄

敘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

一四二

#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予於敘述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之前，有二事須記於此者：一爲北方革命運動與中國全國革命運動之關係；一爲辛亥武昌起義經過之情形。自孫逸仙先生文、首倡革命，創立興中會後【註一】，繼以廣州、惠州之役【註二】，影響所至，相與興起而赴義者，遂有鄒容之上海革命軍獄【註三】，黃興、馬福益之湖南五路起兵【註四】，李紀堂、洪福全之廣東舉義【註五】，吳樾、張榕北京前門車站之謀刺五大臣【註六】。同盟會之成立，去庚子事變未久【註七】，國人感於清廷之喪權辱國與倒行逆施也，於是青年有爲之士，起而參加革命者惟恐或後。重以民報、湖北學生界、漢聲、江蘇、浙江潮、新湖南諸報之海外鼓吹宣傳，浸且遍於中國內地各省矣。繼興中會、同盟會而起者，則有光復會【註八】、華興會【註九】、共進會【註一〇】、鐵血會【註一一】、共和會等。但以上諸會之成立，有由同盟會員出面而組織者，亦有組織諸會後，而又加入同盟會者。皆以清廷官吏防範甚嚴、中國交通不便所致。然有一共同目的焉，崇奉孫先生之三民主義，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中華民國則一也。

【註一】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事起，先生乃赴美游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註二】廣州之役，在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惠州之役，則爲二十六年庚子。

【註三】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因鄒容有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爲之作序，遂被租界當局傳訊。章在看守所函道鄒等到案，因之同繫四牢，鄒遂瘐死獄中。章被釋，至日本加入同盟會，主編民報。章，浙江餘杭縣人，字太

炎。鄒，四川巴縣人，字威丹。

【註四】清光緒三十年甲辰，黃興與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預約趁是年九月清西太后萬壽節日，率馬部會衆分兵沙、岳州、常德、衡州、寶慶五路起兵，事洩，馬被捕死，黃逸得免。黃字克強，又字盧午或慶午，湖南善化縣人。

【註五】亦在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因事洩失敗，李、洪均逃免。

【註六】五大臣，即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是也。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載澤等奉派赴東西各國考察憲政。同年七月，由北京前門車站登車待發，吳乘機擲炸彈，載澤、紹英負傷，吳亦以身殉焉。吳字孟俠，安徽桐城縣人。同時與吳謀刺者，尚有張榕、黎宗嶽等數人，餘遺其姓名。

【註七】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孫先生由歐洲至日本，遂於是年七月三十日，召集中國留日學生暨中國旅居日本革命之士於東京赤坂區梅町黑龍會，宣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旨，中國同盟會於以成立。

【註八】章炳麟等所組織，會員多江浙文士。

【註九】黃興、楊篤生等所組織，會員多兩湖文士。

【註一〇】劉公、孫武、熊達等奉同盟會聯絡部之命，回國所組織。會員以兩湖新軍士兵、洪門弟兄爲多，間有兩湖師範學生。此外尙有劉家運、朱子龍、李雨霖等之日知會，蔣翊武等之文學社，會員強半爲兩湖新軍士兵。

【註一一】丁小川、孫謙聲等所組織，會員多關內、關外新軍將領士兵以及關外豪傑。

共和會之成立，予實始創之。故欲述共和會之歷史，則不能不追敘予兄弟重湖中所參加之洪門辛丑起兵會議。予先兄玉璋先生【註一二】，慷慨有大志，予從之游，嘗以革命相期勉。有湘人李耀唐者【註一三】，因洪門白雲山首領也，與豹頭山朱桂堂、南嶽山楊松亭、鳳凰山鄒福堂，各有衆數千人，散處於澧州、安鄉、華容、公安諸縣之農村中。會李耀唐等

因澧州案發被緝，乃相偕而至江陵，主於子家者數月。聞北京有聯軍攻陷之訊，遂潛至公安重湖神壇寺葦林中【註一四】，招集洪門各山首領三十餘人會議，奉子兄玉璋先生爲督師，而李耀唐副之，約以翌年辛丑正月十五日起事【註一五】。子爲佈署軍旅，製圖策，擬以五人爲伍，有伍長；五伍爲連，有連長；五連爲隊，有隊長；五隊爲營，有營長；五營成師，則統率於一師長之下。並使李耀唐、朱桂堂、楊松亭、鄒福堂等各領一師，而受制於督師。此庚子十月初一日事也。越一月，李耀唐、朱桂堂、鄒福堂以事至涂郭場，被捕就戮，事遂敗【註一六】。子家不申資，經此失敗後，先君杜香公所遺田畝，自耕且不給矣【註一七】。

【註一二】先兄名榮珪，字玉璋。

【註一三】耀唐，字春亭，湖南澧州人。

【註一四】湖在公安縣境四大院。該地因被水久荒，湖周數十里遂成林葦，當地人呼曰柴山，實一片平原，無山可晉也。樵者嘗於其中神壇寺起架棚屋，可容數百人。

【註一五】清光緒二十七年。

【註一六】涂郭場，亦在公安縣境，距子家僅三四里，隔四河一衣帶水。是日涂郭場演戲酬神，李耀唐等至，當被公安、澧州捕役會捕，解澧州歸案就戮。

【註一七】先父杜香公，以清光緒二十五年五月逝世，所遺田六十餘畝，傾塌自給。

辛丑春，子兄弟遂躬親農事，樵牧自任。夏，子所居之新洲堤潰被水，子乃之郝穴傭爲商。數月，棄之，復爲農。壬寅【註一八】，子從塾師讀，未終年。癸卯甲辰，子就外傳於

公安，以革命之旨說同學，遂與鄭中學、齊家槐、戴焯巷、趙陝南、孟子方、鄭燮卿等十餘人倡立日新社。同學咸責子等爲妄，於子尤甚，爭避之，迄無所成。乙巳，延師讀於家，子洲復被水，讀亦未終【註一九】。丙午春【註二〇】，子肄業郝穴之預備中學堂【註二一】，謀第二次之組織，復與熊得山、寧敦武、錢鐵如、李堯衢、熊烈丞、覃符三、覃可賓、薛鑑堂、華楚三、鄭鼎、蔡福承等二十餘人結爲輔仁社。時革命潮流已及於國內通都大邑，而預備中學之教員，亦多以老師宿儒之資，游學日本歸者；故子與熊輩諸同學，每發爲議論，或見諸篇什，而教員師長，必交相推譽，一時郝穴人士頹廢之習爲之一變。

【註一八】清光緒二十八年。

【註一九】師姓胡，名允升，字穆林，江陵秀才。武昌起義數日，宜昌駐軍唐繼支等，率所部至沙市，遂圍荊州城，師衛荊州清駐防將軍聯奎告急書北上求援，爲革命軍所逮，慷慨就義。湖北爲清廷殉難者，師爲第一人。

【註二〇】清光緒三十二年，是年黃興由日滯回湖南，編哥老會衆爲三路，事洩，湘陽軍遂先期舉事，猝搗應之，清軍四出圍攻，卒潰敗。丙午十月事也。

【註二一】學堂在江陵縣屬郝穴之文昌宮內，係一縣立兩等小學堂所附設。時科舉初廢，投考中學堂者，須具有秀才資格，吾輩年逾二十，既非秀才，又以年事已長，不能進高小。蓋此畸形之預備中學堂，實專爲吾輩年長者設也。

時聞孫先生已創立同盟會於東京。夏，熊得山、錢鐵如自費留學日本，未幾加入共進會，尋又加入同盟會【註二二】。子以艱於資，不得行，因偕華楚三赴荊州，投考警察學堂。不利，遂經沙市內河至武昌投軍。不一月甯敦武亦至【註二三】。子至武昌，投寓斗級營之天



秦老棧，棧主以予無資無行李不納【註二四】。日者華傳寶，楚三族祖也。設是知也，星舍於斗級營，兩湖達官顯吏自總督巡撫下，常以其休咎決於華之一言。故華以此自建洋樓，與天秦老棧望衡對宇。予偕楚三詣華，道來意，華曰：可也，當決之汝命，索予生年月日時按之，有頃，書數字付予，蓋囑天秦老棧視予爲旅客也。予復至棧，棧主視華書，欣然爲予闢室居之。鄰室客胡某，賭子狀，慷慨貸予數元，由是棧主更假予以殷勤。一日楚三譖予於華，謂予兄弟實一敗家子，父死一年，欲爲革命，家產垂盡矣。於是華召予而辱之，其妾亦從旁罵予以助華怒，並使棧主逐予出棧，鄰室客胡某知之，急出而規取予客中所攜之正續資治通鑑、康熙字典二書去。至此，予遂孑然一身，徘徊街頭矣。端午節晚，予遇楚三於途，楚三呼予名而語曰：汝今日親酒肉未？予在予族醉幾不支，言已，大笑而去。蓋是時予不得食已三日矣。是夜，予偶步黃鶴磯頭，聞江上笛聲，愴然有感，道傍有聽笛者，則駐武建營三十二標一營前隊二排三棚十長富晉也。富爲荊州駐防滿洲鑲藍旗人，與予沙市同船返武昌銷假，故相識。富因偕予至其營中，供予食宿者殆二十餘日。富又爲予請於該營營官，始得補入同標同營後隊三排頭棚充當新兵【註二五】。同棚兵有漢川人孫俊福者，實一成衣匠也，獨與予善。未幾，予感暑大病，數瀕於死，病三十餘日始愈，孫爲予視湯藥澆溺者亦三十餘日。一日午，予病轉劇，忽一醫官一排長率二兵肩一太平床至，擬投予於斃死室中，孫呼同棚兵哀辭婉拒之，不聽，孫與同棚兵涕泣長跪乃已。予病愈，念

武建營距武昌城文昌門尙數里，不僅慕義敢爲之士，無因緣與之相遇，即欲一覽新聞報章，亦不可得。且三十二標所隸士兵，旗人獨多，所謂革命之說，實無由入。况予病後體質已大虧損，亦須長期休養始可恢復健康，至此予遂動鄉思之念矣。

【註二二】熊、鎮之加入同盟會，在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註二三】曾至武昌，初入荊州預備中學，繼又肄業自治講習所及法政學堂。

【註二四】因在沙市起程時，行李已與作船資矣，尙餘銅元七十餘枚，在擲手。

【註二五】予被補後隊之先一日，當曾告予以前隊兵有一缺額可補，明日當送汝至營部考試。及期，當及其同營友

人送予至營部，已先有候考者一人在。營官出二紙條令予二人書姓名於其上，予書胡榮銘三字，另一候考者書方剛二字；營官視方書，即謂方曰取汝，又告予以汝未取，速退。予聞之，憤然曰：如此考耶？營官亦作色曰：汝云何？予曰：予以爲常考作文耳。營官曰：汝亦讀書耶？予曰：然。又視富曰：彼能作文乎？富曰：彼能作文。營官遂取案頭武昌陸軍特別小學國文課程中所選蘇軾留侯論命予解讀之，予解讀一段，始補後隊新兵。

方予之離營回家也，時已涼秋九月，冬寒漸至；而沔陽、監利、江陵一帶，因江水逆灌被淹，遙與洪湖、白鷺湖混爲一片。舟入青灘口後，極目數十里，水天相接，晚風刺骨。同舟客咸擁被酣眠，予僅著預備中學夏季制服一襲【註二六】，瑟縮船隅，不能入夢。予思起而與舟子協力操作以取暖，然大病新愈，偶立舟中，猶患顛踏，矧與風浪搏擊者乎？故欲起而復輟。武昌至沙市間，舟程經內河須七八日，予所附之船，以水大風順，四日已達沙岡。沙岡爲郝穴汎地，予郝穴汎人，故至沙岡即僱小舟徑赴郝穴。登小舟時，舟子先

索予值，予告以抵郝穴時倍之，始行。翌晨抵郝穴，渡江，則知予洲亦被水災，家住數日，復至郝穴九華寺讀書自課。予居九華寺者約三月，日與寺中一老蒼頭煮麥粥以食。

【註二六】該制服爲淺藍洋布所製，形似綠營兵操服。衣領袖下襟成沿以約寬四寸黑漆，前後左右四插起黑雲頭，褲脚沿黑邊亦同於上衣。平頂草帽上貫紅絨球頂，秋冬二季，則改用藍絨布製。草帽上亦繫以藍絨布套。此爲湖北學堂獨有制服。

丁未正月【註二七】，予偕李堯衢至荊州，遂讀書荊州城外龍山寺，假龍山草堂以居。自春徂夏，未嘗與世人一接顏色。八月初，予攜所爲文進城就正於謝師石雲【註二八】，偶檢其架上漢口上海各報讀之，則知日者華傳寶與其姬人以謀財害命事，琅當入獄矣。又檢閱他報，四月，則有潮州黃岡革命之役；五月，則有惠州安慶革命之役；七月，則有欽廉革命之役。時予健康已復，且知熊得山、錢鏡如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予因商諸謝師告以東渡之意，謝師極贊予行。予遂適歸謀諸予兄，兄曰：吾爲汝籌之久矣，願資無所出，然又不忍復視汝他鄉凍餒。越一日，兄指耕田十畝書草契數紙授之，約以賤價賣之【註二九】。適吾鄉以水災初平，正感歉收，至一月餘竟不得售。會謝師以書抵堯衢，詢予行止，兄慨然有感曰：吾不能使汝不踐其言也。於是，予兄弟乃至公安出賃長歲岡之岡田【註三〇】。

【註二七】清光緒三十三年。

【註二八】師名步瀛，江陵縣人，屢貢生，日本師範畢業，即前任郝穴兩等小學堂附設預備中學監督。時充江陵高等小學堂國文教員。

【註二九】吾鄉出賣田地房屋，必先書成草契，空買主姓名價格，交中人四出兜售，名爲出草契。這中人與買主將

復精議妥，買主即按價給付值十分之一二交買主手，賣主即將買主姓名價格收錢多寡填入草契，名爲押草契。至買主將田價交清，賣主書立正契時，則名爲成契。

【註三〇】謝師致幾齋函，有新三出洋，未聞起程，孔方兄不助款？抑壯心忽已解？子歸關月，讀書耶？作汗漫游耶？江干百里，附音不遲，坡關三秋，我勞如何。新三，予字，故云。

先是予祖父萬青公，善稼穡，勤耕耘，竭畢生艱苦所儲，晚年在公安東港子長歲岡，購得岡田十石零七斗六升八合，年收稞穀六十八石四斗八升【註三一】。迨予父兄弟六人析產分居，祖父母遂留此以爲自身瞻養及身後之用。自祖父母、予父、予伯叔父，相繼下世，諸從兄弟以道遠不便於己，予兄則以洲田二十畝易之。不足，更質岡田之半五石三斗八升四合以補其值。予與予兄之至長歲岡，即質此岡田所餘一半之半二石七斗三升四合也。詎至長歲岡後，其典質之不易，亦有如質洲田者，展轉請託，遷延至於三月之久，方得與一典主成議。至臘月二十七日晚，始畢其事。

【註三一】公安縣之田，大別可分爲垸田、岡田兩種，濱長江一帶之東大塢、四大塢等地爲垸田，又名旱田。近縣城一帶之地爲岡田，又名稻田。垸田自同治九年庚午斗湖堤決，受水患者二三十年。岡田產稻，水旱無穡乾之虞。又垸田以畝計，岡田則以石斗計，田五分爲一斗，五畝爲一石。

是冬天氣奇寒，連日大雪，至二十八日始放晴，殘雪未融，勉可就道。予兄弟以二十九日爲除日【註三二】，恐稽慈母門閭之望，遂策杖言旋。途次，予念質田所得，尙不濟留日舟車之費，欲到武昌，又懼濠逃兵之禍。予知公安周葆元、邱壽林在北京江漢學堂肄業，因商之兄，決於明春赴北京入江漢學堂【註三三】。兄曰：汝志在革命，北京良佳，我翌冬當質

此田所餘一半之半以供汝用也。予曰：賣田亦大難事，何能濟其所急？兄曰：汝知今日賣田之難，亦識祖父購置此田時之難乎？予曰：不知。兄曰：我固知汝之不知也。我嘗聞諸祖母矣，祖父之購置此田也，一日將成約矣，祖父以莊票兌換稽遲故，途經西大垸，時公安水災未歇，重湖蘆葦叢生，毒蛇猛獸繁殖，縱橫二三十里寂無居人，天忽大雨以風，雷電震掣，家居者猶爲悚懼，祖父以一人宵行其中，至旦始達長歲岡。予曰：祖父疇疾得勿以此乎？兄曰：然。祖父劇病不起，當在後此十年也。兄又戒予以交友之道，謂朋友合以義者也。並舉論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爲予譬解，謂予規諫朋友時，不能情義懇到，故雖戒勉詳審，而每使朋友以難堪；且援予在郝穴預備中學規諫薛鑑堂等事以責之（註三四）。又謂革命亦一大朋也，今日不能使一朋友納諫於無形，他日何以負革命之重任。傍午，始至吳達河，又行數里渡河爲西大垸地。行經該垸堤一帶，日影當空，路雪澆銷，泥滑難行，自午至酉，所行不逾十里。迨入西大垸內，忽羣豁陰冥，朔風大作，念此去神壇寺不遠，因憶李耀唐、朱桂堂、鄒福堂三烈士七年前殉難後，遺骨埋葬何處，所遺孤孀作何景象，予兄弟乃於此風號雪舞中相與咨嗟感歎不已。時朔風甫息，大雪又復紛飛，至夜午，積雪深可沒脛。予兄弟科頭行大雪中，領袂之間，冰雪交乘，寒徹肌骨。而足下所著之履，亦爲泥雪沾墊，擁腫如瓢，跬步難移。予於是與兄裸足冰雪中，以杖探積雪深淺，施施而行。蓋道路爲積雪所掩，沿途溝渠坑谷，已爲積雪填平，稍有不慎，卽當葬身雪窖間。

也。夜愈深，雪亦愈大；雪愈大，途亦愈迷。予因謂兄曰：大雪彌天，東西莫辨，予等此際究已行至何處？兄曰：此地東南爲重湖，西北當是橫堤，橫堤之南，獨王氏兄弟居之，寒雞子夜啼，此刻時或在丑，我等曷聆雞聲而投止王氏之宅乎？予曰：雪大道遠，雞聲恐不可驟得，然王氏有猛犬十餘，聞人聲必吠，我將爲五句歌以誘犬吠如何？【註三五】？兄曰：汝試爲之。予兄弟踉蹌冰雪中，予且行且歌，歌一闕，復相與大笑；笑後，復爲之歌。歌十餘闕，忽聞遠處有犬吠聲，兄曰：此王氏所在處也，遂尋犬聲而往。比近，羣犬乃復奔出狂吠，王氏兄弟亦明火持械尾羣犬後喝問何人來者，予兄弟則應聲答之，王氏乃迎予兄弟至其家，爲之更易衣履，具湯沐酒食。王氏於予爲母族親，其母趙，爲予母之從姑，予兄弟呼之曰姑婆【註三六】，呼王氏兄弟曰表叔。王氏姑婆時年已七十有五，聞予兄弟深夜至，急來相視，見兩足冰雪刺傷，爲之下淚。王氏表叔亦爲予兄弟殷勤裹創，浣洗衣履以至達旦【註三七】。翌晨，予兄弟仍冒雪行，抵家，則已處處聞爆竹聲，華燈滿郊原矣【註三八】。

【註三二】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二月小建

【註三三】江漢學堂在北京宣外永光寺西街，爲旅京鄂人移撥湖北公款所辦。清宣統元年己酉改爲湖北旅京中學堂。

【註三四】予與薛等結爲輔仁社時，葉子戲列爲戒條之一。一日薛與同學在寢室中作葉子戲，予規勸不聽，遂與薛絕交。

【註三五】五句歌，爲予鄉田歌之一種，歌凡五句，聲可四二三用，故名。然亦有三句或六句者。

【註三六】予鄉稱祖母曰婆婆，故稱「姑」姑婆。

【註三七】王氏世業農，有同母異父兄弟三人，孝友敬愛，爲世少有。吾鄉凡女子夫死，招後夫於其前夫家中，後夫從前夫之姓者，名坐堂招夫。初王氏之母來歸王氏後，生二子一女而孀。適公安連年水災，王氏雖薄有田產，但以水災故，孤孀無以自存，不得已，王氏母乃坐堂招夫。招夫後，又生一子，予兄弟呼爲三表叔是也。迨王氏兄弟成立，其後父亦即逝世，但兄弟三人，孝友一堂，均已成室生子，子且娶媳矣。王氏母慈愛寬厚，一家化之，終歲無詬譁聲，此在同父兄弟所難能者也。予生平見兄弟友愛而令人感動起敬者有二：自王氏兄弟而外，則爲予丙午秋由武昌回到江陵，自沙岡至郝穴所僱小舟舟子之兄弟。予舟行以宵夜，舟子兄弟二人，一在舟上掌篙，一在岸上牽纜，時則夜雨秋寒，沿岸多蒿萊荆棘，行者苦尤不堪，彼兄弟每當相易上岸牽纜時，必各爭爲所苦。因河狹舟與岸僅咫尺，輒相爲問答，多以親老家貧世道艱難等語，彼此勸勉。予臥舟中，聽彼兄弟之言，此心肅然，終夜未入夢。

【註三八】吾鄉除夕所具酒食，均由家中婦女自炊，較一年中任何時豐盛。當晚先於祖先靈位前燃燈燭焚香燒紙放鞭爆後，家中老少男女即共聚一堂飲食，名喫團年飯。喫團年飯後，各家男子則送茶燈至祖先墳墓，名送燭。茶燈以蘆葦製之，置蠟燭於中，故名。

戊申年正月杪【註三九】，會邱壽林於郝穴李堯衢家，約以三人結伴，由郝穴取道沙市附輪船至漢口乘京漢鐵路車赴北京。離家時，兄送予至李堯衢處，渡江，舟及中流，兄贈予歌曰：泛一葉於中流兮，余視茫茫。浩乎其無涯涘兮，水碧而天蒼。龍乘雲兮，鵬高翔。余季北行兮，乘大風而飛揚。余將安吾朋居兮，終吾身以徜徉。歌罷，執予手而泣，予亦淚潸潸下。予以二月中旬抵北京，邱壽林於抵京之夕，即遷居江漢學堂宿舍，予與李堯衢則寓三里河平樂園荊州會館。數日，予偕堯衢受江漢學堂面試後，尋堯衢亦遷入該堂宿舍，予以無錢繳納膳費故，仍留寓荊州會館偏院西廂一過道中。至二月底，邱壽林爲之

幹旋，始得入堂膳宿。當予入堂之初，所有應繳膳費，約以一月爲期。及期，予仍無錢繳納，而予兄又迄無一函寄予。四月初，學堂遂張示停止予之火食矣。學堂宿舍齋役李陞名華堂者，見予枵腹與諸同學受課，因購燒餅餛飩首以爲予食者凡一百又三十餘日【註四〇】。

【註三九】清光緒三十四年。

【註四〇】予暑假寄宿學堂中，因患腸氣病，足下浮腫而滲及於頭部，遍身呈金黃色。醫云：色轉白則不治矣。服藥時，運醫囑淡食四十九日。予在此淡食期中，李則爲予購燒餅以代燒餅，因燒餅中澆有鹽味故也。

八月中，予接予母寄予匯款信，始知予與予兄別後，兄嬰不治之症，病三月而逝。兄逝世兩月，予洲西河堤決被水，予家所居之前宅，復於水災中爲人縱火焚燒。是冬，予趁假期之便，由京返里。北京氣候寒冷，秋冬非裘不煖，予在京僅著舊棉襖一襲，積寒日久，抵家後遂大病，病十餘日始愈。予之初病也，從兄榮煊，爲予言族中公田經租人欲增購高腴田十餘畝以益歲收事，予因念予母在予兄逝世時，曾命予從姪中名芳煊、芳堃者至長歲岡，代爲典質所餘未質之岡田，以爲埋葬贖家及予北京攻讀之用。而芳煊、芳堃竟將所質之款強貸半數以去，以此予家愈感困難。况予母以六十之年，與予嫂出氏撫二孤，日掘蒿萊斷騰荒埂間，其艱苦愁慘之境，匪人所堪【註四一】。益以今年江水落槽遲，積潦無宣洩處，冬耕未下種，則來春之饑荒，必且倍於今年矣。因與從兄榮煊議定，決將西河上耕地十餘畝售之族中。族中公田經租人毓盛，乃故抑其值。時以年荒，南灘地一畝值十八串，而毓盛僅予以十五串，予不得已，書立賣字押草契矣，並約以予病愈時書正契。詎病愈，



而毓盛忽託價昂不欲踐約，謂必每畝減值爲十二串，二月一期，分三期交值乃可。予知毓盛無購買意，遂亦棄置而不復與之言。會長歲岡佃戶楊叟送年禮至【註四二】，謂公安南鄉富戶，因年荒米貴，爭以重價典買岡山，冀獲穀米，今若轉典初賃一半之田，其值且倍於曩昔。予聞之，遂從楊叟至長歲岡，不數日，得質田錢百餘串。

【註四一】予兄逝世，遺有二子，長曰騰芳，年八歲；次曰庭芳，年三歲。予母懼騰芳之失學也，乃遣就傅公安余郭場予友高雲亭家。騰芳學甚勤，師器之，與騰芳共食，食粗糲。麥收穫，竟雜茹其芒，於是其師病腸而餓血，騰芳亦病同其師，學乃曠。

【註四二】吾鄉租人之田耕種者，曰佃戶。公安岡山佃戶，於田主每年例致敬禮兩次：一次在中秋節後，曰送新。即以所收之稻碾爲新米若干并雜穀數袋送與田主，蓋藉以請田主到田上議租也。一次在臘月中，曰送年。即以糯米染巴數枚，送與田主，蓋詢問田主租穀出賣或運岡也。田主兩次到田上時，亦有價值相等之禮物還與佃戶。

己酉正月，予遂復與李堯衢、邱壽林、覃秉清、周葆元暨同洲林伯衡先後赴北京，仍入江漢中學肄業【註四三】。時江漢學堂開辦已近三年，監督爲翰院編修王會釐所兼攝，而教員輩皆來自各部閒曹，以故泄沓姍姍，趨應承奉。新任監學屈師子厚，欲整飭其頹廢之習，主張改聘專門教員，購製圖書儀器，而全堂管教各員成出而阻撓之。予於是與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等三十餘人擬具說帖，上之學務當局，促成屈師主張，擾攘至二月之久，卒以格於官僚之勢而不果於行，然學堂當局則視予等若眼中釘矣【註四四】。

【註四三】是時已改爲湖北旅京中學堂。

〔註四四〕屈師子厚名開瓊，湖北麻城縣人。優貢生，與夏口慈丹階昌輝相友善。操履純篤，端雅不苟，時人感贊之。師博通中外政治地理，古今治亂興衰，尤關於書畫，惟不多作。書初師二王，晚入北海堂奧。山水則宗二米、石濤。花鳥出入天池、白陽、八大之間。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師在籍聞訊，卽於是月移組織民團謀響應，事洩，爲該縣豪紳駐軍所誘捕，遂及於難。

五月初五日端午，學堂特備饌饌爲全堂教員學生應節，此例舉也。入席，管教各員不一至，同學中有欲藉此以釋新舊相爭之怨者，謂今日宜師生共樂，乃使同學就其門而逐之，詎反遭彼等之辱。於是罷課驅逐教務長庶務長之事起矣。後經監督王會釐與二三教員解勸，所謂教務長庶務長者，爲受辱之同學謝罪道歉，始復上課。迨上半年期考畢，學堂於予暨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等均記大過留堂。蓋是時去復課時已十餘日矣。學堂例記大過三次卽開除學籍。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皆爲大過三次，予則四次而均留堂者，懼以開除予等事復引起風潮故也。暑假，邱壽林則考入北京法政學堂，覃秉清則考入天津法政學堂，予乃借李堯衢，林伯衡投考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農業學堂在保定西關外與直隸高等學堂僅一牆隔〔註四五〕，而有德中學堂又與農業學堂爲比鄰。在東關者，則有馬醫學堂、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入伍生隊〔註四六〕、軍需學堂、陸軍第六鎮亦駐紮其間。北關則有直隸師範各學堂在焉。至城內則有法政、法律、警察、女子師範以及清苑中學堂等。保定雖屬直隸省治，然城小人稀，每逢星期休沐之暇，則城內外所見，咸學生也，故有稱保定爲學生城者。其地民俗敦厚，男女質朴而重然諾，以綺襦執袴爲可恥。北京謀刺

清五大臣之吳樾，卽肄業於高等學堂，古代慷慨悲歌之風，於焉未墜，實革命運動之理想地也。予等所入者爲林科，該科同學籍貫，外省佔什之六七，他日共和會之成立，農業同學加入者，獨以林科爲多，其原因實基於此。直隸農務總會農事試驗場，附設農業學堂中。農務總會爲提倡全省農業，發表研究學理起見，特刊行半月刊之農務官報。予因於每期投登專論一篇，其影響所及，與本學堂同學及其他各學堂學生頻添不少接觸機會，予於此乃決心在保定組織革命團體【註四七】。

【註四五】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初名北洋農務大學堂。直隸高等學堂，初名北洋大學，後改今名。

【註四六】辛亥夏，始就各省陸軍中學畢業生設入伍生隊於東關，與速成軍官同居一地。

【註四七】農務官報發刊之初，其內容僅登載有關於農務總會及農業學堂之公文書等。監督王樹善以此不能引起閱者興趣，乃主張參仿雜誌體裁，增加研究農林學理之文章，由教務長黃立猷、農科教員成振春輪流編輯。每期一厚冊，在每月初一十五日發行。計每期投稿一篇，月有兩篇，可得稿費五元。庚戌夏間，黃教務長因暑假回籍，予代編輯者約兩三月，故予在經濟方面革命運動方面，實得力此官報不少。黃字毅侯，湖北沔陽人。成字曉湘，江蘇寶應人，均畢業日本農業專科。

當此之時，熊得山、錢鐵如，已由日本畢業回國鄉居，予因函召至保定。邱壽林、覃秉清聞訊，亦由北京天津來會，此九月初旬事也。遂相與商討一切。又爲活動便利計，熊得山乃插入保定高等農業學堂農科肄業【註四八】，錢鐵如則插入北京高等實業學堂肄業。予之召彼二人來保定也，意欲取得同盟會總部聯絡，俾在保定組織支部。詎傾談之下，謂自孫先生前赴南洋一帶策動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諸役後，章炳麟撰據民報，叫

屬離間，有如瘋狂，而陶成章復在南洋各地與之遙爲呼應，遂令一般革命同志，散離猜忌，非復孫先生在日本時景象矣。今欲在保定組織同盟會北方支部，恐關係無由相通。予聽悉之餘，因與得山、鏡如、壽林、秉清、堯衢、伯衡討論，遂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一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又決定共和會未開大會成立以前，組織共和會籌備會，擬以十月初九日在保定成立。計其進行步驟有三：即籌備會之預備，籌備會之成立及其成立後之進行，與大會成立等事。並先擬定共和會宗旨四項：爲一、推翻滿清專制，二、建立共和國，三、融和種族界限，四、發展全國實業。商妥後，錢鏡如、邱壽林、覃秉清，即分途返京津。予爲測檢保定學生傾向促進共和會籌備會成立計，因與李堯衢、林伯衡，同學吳若龍、程芝田、阮慶溶等發起保定學生斷髮會。不三日，城內外各學堂學生簽名加入者二百餘人〔註四九〕，約以九月十五日，同日同時斷髮。屆時保定學生剪髮者達五百人，予以是知中國人心之所在矣。

【註四八】庚戌年轉入同學堂農業優級師範科，辛亥春，復同李堯衢轉入保定陸軍部附屬學堂。

【註四九】二百餘人中，農業學生簽名者五十餘人。

九月二十日，予復攜帶油印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天討諸書各若干冊〔註五〇〕，前赴北京、天津，而與錢鏡如、邱壽林、覃秉清會商在京津兩地學生中推行斷髮會事。旬日間，京津兩地學生剪髮者亦各千餘人。予到京津，因錢鏡如、邱壽林、覃秉清三人直接或

間接之關係，得與孫諫聲、張先之、羅明典、蔡德辰、樊少軒、江元吉等相識，並將所攜嘉定屠城記諸書分贈各人。他日北京、天津共和會分會之成立及鐵血會與共和會之合作，於此行極有關係。

【註五〇】天討即搜輯國內外報紙所載各地革命軍起義時檄文十餘篇彙訂而成者。

予返保，即與熊得山起草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數條，其組織大略：一、爲幹事會，幹事九人，有幹事長，二、幹事會之下分設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各有正副部長。十月初九日，在蓮池書院開籌備會成立會，計到會者，天津則覃秉清，北京則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陸軍速成學堂徐繼庶，第六鎮士兵王榮九、趙海濤、陳維，法政學堂徐炳文，高等學堂霍仲寬，高等農業學堂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吳若龍、程芝田、暨予等十五人。當通過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決定予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維、吳若龍、徐炳文、霍仲寬等九人爲幹事，由予任幹事長。而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則由予與徐繼庶、熊得山、林伯衡、趙海濤、李堯衢等分任部長。並指定北京籌備會由錢鐵如、邱壽林負責，天津則覃秉清，通州則蔡德辰，張雅堂，此籌備會大略也。及至各學堂放年假時，保定陸軍學生及各學堂學生入會者，已有一百餘人。而北京天津亦各加入二十餘人或十餘人不等。予於學堂放假之第三日起程南歸，歸時因遺書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書曰：吾人革命者，即欲以武力推翻滿清，與民更始，以臻

國家於富強也。設於革命同志不予以組織而督導之，何異障隄沙以禦水，武力之謂何？是則革命必無成功之一日。即使僥倖成功，亦當如洪水之汎濫而不知其所屆。今爲督導革命同志計，俟共和會大會成立後，擬將總會設於保定，分會設於北京天津暨各省會與各通商大埠。分會下設爲若干支部於幅員遼闊之省，又於分支兩部之下劃爲若干區，使五人一朋，五朋一團而各有所長。每月朔望或每星期日召開朋會團會以相互討論革命之旨，俾上下情感相通，知識相長，則團結固而壅塞之弊祛矣。夫善射者必先識其鵠，善戰者必先攻其心，吾黨設總部於保定，而以北京、天津二分會爲輔翼，此識鵠攻心之道也。故予欲於大會未成立以前，卽視保定、北京、天津同志所布區域區劃而朋分之，及時施以督教導育之事，預爲他日大會成立後作育新進同志之用，而於保定東關陸軍各學堂同志尤應特別致意。雖然，此等區劃督教導育之事，交涉部責也，今予以南歸故，尙希公爲我籌之。十二月初五日，予抵漢口，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已先至，三人蟠處旅邸一小室中，予問故，乃知漢口旅舍咸爲各地賑饑委員所據，徵歌選妓，卜晝卜夜，而於災荒饑饉所至之地，析骨而炊，易子以食，亦若與彼輩不相屬者，國敗官邪，至於此極。予到漢口後，與邱壽林等同寓一室，室小人多，無可寢處，因於燈下再函劉漢柏，促其早日成立桂林分會，並告以便宜處理一切。蓋十月初九日籌備會成立時，予曾函漢柏故也。予由漢口回家，道沙市，晤譚師虛谷、謝師石雲於逆旅，相與談及組織共和會事，譚謝兩師欣然入

會。未幾，關曉峯棟，吳子丹楚材亦加入焉。譚謝關吳於吾鄉爲四大名師，荊州各屬有名之士，多出其門下。辛亥武昌起義，唐懺支、關維亞等所領偏師不逾三百人，而荊州將軍聯魁卽開城投降者，譚謝諸老在鄉鼓吹革命之力爲多〔註五一〕。時子鄉凶荒，較往歲尤劇，饑餓之民，需賑孔亟。譚謝諸老之至沙市，實爲此一縣饑民請命也。詎至沙市後，合電呼籲，累牘連篇，而省當局則置若罔聞。惟據旅省同鄉私人來函，謂委員提調人選確已派委。但事隔一月，而此所謂派定之委員提調者，仍無一人至沙市，又烏知彼輩之逗留漢上，作逍遙寓公耶？

〔註五一〕譚師虛谷，江陵縣人，曾任郝穴兩等小學附設預備中學教員，關曉峯、吳子丹均江陵人。

予抵家，爲十二月十六日〔註五二〕，在家略事佈署，當遣赴公安長歲岡，轉賓岡田五石三斗八升四合，所得之值，其數與去歲相埒。予復由家至郝穴、涂郭場、麻口各地，與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高壽亭、高雲亭、樊子成、陳登瀛、趙敘山、戴焯菴、傅德鴻等晤。於是熊烈丞等五十餘人均加入共和會〔註五三〕。予因商定由譚師虛谷負荊州各屬會務之責，並於翌年正月十五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事〔註五四〕。己酉除夕日，予念予母子嫂終歲憂勞，因於郝穴市稻米酒肉歸。迨年飯時，惟棗盛略具，而飯時之菲薄，初無以異於往日者。詢之，則知吾母已分致諸左右鄰族矣。予謂母何自苦如是？母喟然謂予曰：吾鄉荒歉，今且三年矣。汝父有言：食飽衣暖之家，而鄰有死於凍餒者，此大不祥事。吾之

爲此，特行吾心所安耳。徐又謂子曰：此爲距今六十年前事，亦爲我有生之初，適當道光、咸豐丙午丁未戊申己酉之際，吾鄉遭大饑荒，而戊申己酉兩年爲尤甚。先是，丙午丁未，天忽大旱，嘗數月不雨，田中禾苗槁死，災荒遍八九省。迨至戊申己酉兩年，復遇大水爲災。庚戌，水災稍平，而洪秀全軍起金田村矣。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稱太平軍，嘗與曾國藩所領湘軍戰於湘鄂之境，曾國藩軍敗，洪秀全遂奄有東南各省，戰禍達十餘年之久。公安與湖南壤地相接，太平軍湘軍交相乘之。故此二十年中，吾公安之民，死於水旱者半，而死於太平軍湘軍之徭役兵災者亦半。諺云，兵燹之後，必有凶年，以我所知，凶荒之後，則多兵燹也。六十年前之凶荒，既已復見於今日，則未來之禍，或有不堪設想者。子母言至此，若有重憂之色，子因以他語亂之。

【註五二】子於戊申年十一月初十日由北京起程南下，十一日抵彰德府，十二日抵駐馬店，十三日抵漢口，二十日到家，故己酉年之由保定回家，實較戊申年遲二十六日。

【註五三】五十餘人中，備熊烈丞、覃尊三、覃塚夫三人爲江陵縣人，餘均公安人。

【註五四】因荊州、保定道路遙遠，故子決定亦如桂林例，遂即日成立支部。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子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後，信宿，卽買棹北上。嘗荊州支部成立之先，有以加入共和會說爾敦武者，敦武不答，因請，敦武曰：新三知我。說者因以告子，子曰：共和會之成立，則基於輔仁社，而輔仁社之發起，敦武實與予首倡之。敦武嘗以身許革命，世有革命必有敦武。願敦武篤於學而擧廢不給，其弊業武昌法政也，嚮



文自贍，且資以贍其家，敦武不欲以革命而廢學，但亦不欲以學而不革命，此世所難者，敦武奚加入爲也。說者唯唯而退。予以正月二十三日抵漢口，聞敦武將由內河附販船到省，予俟之三日不至，予乃之保定。予至保定，晤得山，知敦武爲雨雪所阻。予檢點予離保定後會務情形，知又有軍官學生張文等十餘人加入。而得山已將保定城內與城外東西北三關劃爲四區，且已按期開區團朋會議數次。錢鑑如、覃秉清，亦將北京天津劃區分組。劉漢柏來信，謂桂林分會已於己酉除夕前五日成立，又謂廣州分會之成立，當在今年二月也。時距開學之期尙十有餘日，同學到堂者少，各宿舍鮮有居人。予與熊得山寓第四宿舍間，其他宿舍同志，聞予至，咸來訪晤，相與討論同志組織或革命發展諸事，嘗徹夜不休。予等所居之宿舍，與高等學堂僅一垣隔，故每當午夜，高等學堂同志，嘗有踰垣來會者。予抵保定之次夜，翟仲寬忽偕二客至，蓋該堂講義油印錄事李承業，清宮奏事太監周敬也。敬與仲寬、承業均肅寧人，敬母早逝，嘗隨侍其父讀書於同縣王總兵家。時承業亦出敬父門下，總兵有友李某，清宮大璫李監胞弟也。李因與總兵之妾通，一日爲周敬、李承業所值，以此總兵之妾與李監胞弟深銜之。未幾敬父瘞死王總兵家，敬父將死時，乃舉敬托孤於王總兵。會清宮大璫李監欲收小監以廣其徒，總兵遂納其妾之言，擬以敬獻於李璫。敬不可，總兵使人強鬪之，敬被鬪，死一日夜復蘇。當敬之被鬪則死也，總兵投敬尸於參馬之室，承業竊據敬尸而泣，敬蘇，呼承業名而語之曰：此何時何地，尙能作兒女子

態耶？汝不忘我今日之恥，汝作林清，我則闖進喜、劉得才也。於是承業與敬別，承業既悲周敬之志，復悲不能自比於林清，遂乃轉徙大河南北，而入當時之大刀、小刀、白蓮、紅蓮諸會黨以冀其一遇。忽忽三年，若所謂林清者，卒不可得。因至北京晤周敬，欲手刃王總兵以雪其憤，敬曰：此非敬志也，敬所望於承業者，必使瑞閣之制，不復見於中國。承業唯唯，乃又之天津，受僱於北洋醫學堂，越一年，仍無所遇。聞第六鎮在保定招募新兵，承業遂又至保定從軍，而以體質孱弱被斥，復受僱育德中學。承業在育德中學之第二年，悲所志之未遂，擬賈誼弔屈原賦以自遣，高等學堂學監某見之，因引承業爲該堂講義繕寫員。承業在高等學堂一年又半，仲寬與之同處一堂之中，固未一相過從也。予抵保定之前一日，仲寬亦由肅寧來保定，與敬遇於高陽，立談之頃，遂定交焉。敬於是舉其孤苦愁慘之身世與入宮之經過以告仲寬，且云：至友李承業現充油印錄事於高等學堂，亦願仲寬與之交友。是晚，仲寬到保定後，於是介紹敬與承業入共和會而晤予。時敬任清宮奏事太監已二年矣。其所汲引之太監可以同患難共生死者十有一人，此十一人乃組織一人社於清宮之中，擬聯絡宮內宮外太監以爲人社社員，然以不能取得當時革命團體關係，未之進行也。予與翟仲寬、周敬、李承業三人於是夜籌商決議人社機關於北京鼓樓大街，而以李承業爲共和會特派員，使之擔任經常聯絡，經費則由周敬等自籌。越數日，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覃秉清、錢鐵如等到保定，遂決定二月五日開幹事部長聯席會於高等農業學

堂之第四宿舍。時聞廣東新軍正月三日舉義廣州，其事雖不成，然影響於全國者甚鉅。二月五日晚會時，遂議決六事：一、爲正月初三日廣州新軍舉義死難之倪映典烈士散發傳單致悼。二、特別注意發展軍官學堂及陸軍方面同志。三、迅速成立各省會分會。四、總會以及各地分會支部所屬之同志，五、組爲一册，五册組爲一團，合若干團則爲一區，合若干區而屬於總會或分會支部之下。五、印發各種有關革命之書籍以資宣傳。六、本年四月初八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此次會議後，保定各學堂同志，以總會注意聯絡同志，向軍官學堂及陸軍方面發展，當軍需馬醫諸學堂招考時，以是考入之同志獨多。四月初八日所開之全體代表大會，僅軍官、軍需、馬醫三學堂同志，已有一百二十餘人，而第六鎮所加入之士兵，尙無論矣。是日大會所到之代表，天津則爲覃秉清、江元吉，龔善支；北京則爲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張先之、樊少軒、李承業；通州則爲蔡德辰、王丕承、張雅堂；保定則爲徐繼庶、王榮九、陳雄，徐炳文、張文、翟仲寬、熊得山、吳若龍、李堯衢、林伯衡、程芝田及子共十三人。因人多恐引起軍警注意，乃在保定西南郊外舉行，當通過共和會總章五十二條，並選舉子與熊得山、林伯衡、翟仲寬、吳若龍、程芝田、徐炳文等七人爲幹事，而推子爲幹事長。至交涉、軍事、政治、財政、宣傳五部部長，由李堯衢、張文、徐繼庶、趙海濤、陳雄等分任。五月，王超、畢錦棠、康仲甫等在太原成立共和會山西分會。六月，吳若龍暑假至粵省親，道武昌，遂與聶

松樵、劉鐵仙、王杰、陳用章、王國華、鄭心田等成立湖北分會。時共和會正式成立分會者，有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廣州、武昌等六處；成立支部者，有通州、荊州兩處。其他支部屬於總會者，則有保定城內西關東關北關等六處；屬於北京分會者，有北京內外城三處；天津分會者，有中國地租界二處；一年之間，分支各會，竟及於南北各省，而同志亦達一千三百餘人。是時各省諮議局聯合請願，召開國會，奔走呼號，遍於全國，而爭路爭礦風潮，亦與此相因而起，吾黨乘之，遂有保定、天津各學堂九月十七日以後之大罷課。先是，共和會之成立，與斷髮運動有密切關係。蓋人心之靜，有如止水，若不激之以勢，必永無潰決橫流之日，矧中國積弱，非一朝一夕所致也。故予等欲得一與民衆有關之運動以資號召而不果。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時許，予於農業學堂林科，聞鈴聲已上課矣。是堂所講者爲森林氣象學，教習曰人高橋太吉，命予至理化室取儀器以供試驗之用，予於教室外遇同學某君，告以東省學堂學生因爭礦將有罷課之舉，予曰：請願速開國會，不亦可以罷課作要求耶？某君曰然，予以爲機不可失，因急返教室，登臺一呼，而林科一班遂全體罷課矣。乃又與同志同學分途至農科師範各科說以罷課原因，而農科師範科亦相繼罷課。至此，高等農業學堂遂全堂罷課矣。直隸高等學堂與高等農業學堂僅一垣隔，高等學堂管教各員聞農業學堂罷課，欲捨門閉關，勿使兩堂學生通，農業學生，乃踰垣而入高等學堂，於是高等學堂亦全堂罷課矣。自農業高等以至育德中學，自西關以至城內，自城內以

至東關北關，舉保定所有學堂，爲時不及半日，全體均告罷課。即日晚，開各學堂代表大會於高等農業學堂，議決三事：一、不召集國會及爭礦爭路不達到目的時不復課。二、推舉代表至北京、天津、湖北、湖南等處聯絡，俾得一致行動。三、組織糾察隊，糾察行動不一致之學生，以十人爲一隊，視其學堂學生多寡組織之，但每一學堂至少應組織一隊。以上三事議決後，當推舉予爲赴北京、天津代表，熊得山爲赴湖南、湖北代表，李澧衢爲保定各學堂糾察隊總隊長。九月十八日，予由保定至北京，與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張先之、蔡德辰等晤，而北京各學堂亦即全體罷課以響應保定。九月十九日至天津，則天津各學堂亦罷課矣。予至天津晤覃秉清、江元吉等，會商發展共和會組織罷課糾察諸事後，擬由天津搭車回保定。九月二十一日，予至天津車站，忽見李承業追予踪而至，予見其神色倉皇，因問曰：周敬事得勿失敗耶？承業曰：周敬事竟失敗矣。予曰：周敬現在何處？承業曰：彼借上書房太監高福逃亡矣。予曰：何時？曰：今晨六時與我別時也。曰：何地？曰：楊村。曰：彼將泛運河而南下乎？曰：彼似泛運河南下也。承業言已而泣，若不勝其悲者。溯自李承業相從周敬由保定至北京時，即賃居鼓樓大街之北，設人社事務所其中，以爲聯絡清宮內外太監之用。然未幾即有二月二十二日黃復生、羅世勛十利海埋置炸彈案之發生。三月初七日，汪精衛、黃復生、羅世勛三人因以被捕。影響所及，以致周敬等聯絡同志計劃，無可進行，况周與另一奏事太監不相能，該太監每欲陷周敬於禍而不

得其策。一日高福偶與其他太監談及林清、閻進喜遺事，適爲該太監所聞，自此之後，禁城中不時發見粉筆所書林清來了四字於宮壁之上。有時，又書誰是閻進喜五字。清帝寢宮之西，有平房數宅，爲備貯藏上方什物之用，其一則鞭炮燄火，曰鞭炮庫，其一則煤油酒醋，曰油酒庫，出納均爲高福所司。周敬嘗指謂高福曰：他日革命黨舉事北京，此兩庫可用作起事時舉火標識也。高福亦極善周敬之說。九月十八日，予之至北京也，翌日，周敬聞予至，偕高福訪予於邱壽林寓所，於是時已到天津，適有某同志在壽林處，某同志固不假籌思而圖一逞者，謂北京罷課學生無慮數萬人，皆志在革命，吾與外城毅軍某營長善，可使之攻打禁城，若有內應，則大事舉矣。高福曰：如此，我焚燒鞭炮油酒二庫以爲內應。周敬、邱壽林頻止之以目，高福未之顧也。某同志因問高福在大內何職？高福曰：我上書房太監高福耳。別後，某同志卽作一函與高福，該函由郵局寄大內者。是日下午，周敬、高福復遇某同志於途，某同志告高福以信函事，周敬謂高福曰：禍至矣。嗟乎，數年之謀，敗於一朝，我將與汝去之深山以靜待革命之成。次日晨，周敬乃偕高福倉皇而逃。予於是問承業何之？承業曰：將與子同車經保定回肅寧耳，子遂與承業同車至保定【註五五】。

【註五五】按周敬偕上書房太監高福逃亡一事，係李承業於天津車站親口告予者。及民國三年，予晤承業族兄承鳳於北京阜城蔣寶丞將軍座中，承鳳謂周敬失敗後，與其同志十餘人，成爲清室凌遲慘戮，承業以予愛護周敬等備至，實告之，恐觸予之傷感，故譏稱逃亡云云。此又承鳳所述者，併識於此，以存予疑。

予至保定高等農業學堂，則見院門緊閉，而數荷槍者逡巡往來於院門之前，予就門隙

窺之，則院中張二營幕與數兵士徘徊其間，所謂同學同志者，竟不一見。予復至後院門，而後院門之緊閉，亦有如前院門者。久之，予於門隙中見一同學，呼而與之語，則知予赴北京之夕，學堂即爲軍隊所監視，熊得山則於軍隊監視中踰垣而入湖北，教務長黃立猷聞予在後院門外，驚惶來與予語，隔院門而斥予曰：汝至今尚未逃匿耶？汝名已被撫憲下令通緝矣。予聞黃教務長言，乃轉入城內投居一小客店中，時已囊底羞澀，所餘之資，不逮銀圓一元，因念五六日後，各學堂監視軍隊方可撤退，每日僅購一保定饅饅以食。九月二十五日，學堂監視軍隊撤退，同學許以栗、同志程芝田、李堯衢、吳若龍等先後來晤，有勸予前赴北京暫避者。以栗遂在農業學堂發起爲予籌旅費，以每一同學贖資五角，不一日，得一百餘元，以栗舉以贈予，予堅拒不受，以栗睹予窘狀，爲之哭泣陳說，予始受之。保定育德中學堂，爲直隸同盟會同志所創辦，學生受其影響，而傾向革命者亦多。育德中學堂學生劉仙舟、張在田，法政法律兩學堂學生許潤民、劉新茹、曾廣福等十餘人組織一革命團體，曰青年秘密會。芝田與新茹廣福善，且有河南同鄉之誼，以是芝田與青年秘密會同志往來頗頻，芝田嘗以共和、青年兩會合併說予，予未之應也。當罷課風潮失敗後，芝田復以合併爲言，並主張合併時，改選劉仙舟爲幹事長，吳若龍等咸反對其說。予曰：共和、青年兩會合併，今其時也。共和會自罷課至今，爲時不逾二月，同志發展已近三千人，在勢亦應開會改選。共和會負責者多外省人，一遇事變，則全會受其影響，故合

併時以改選劉仙舟任幹事長爲是。李堯衢亦贊成予說。十月十九日，開共和會改選會於育德中學堂，當選劉仙舟爲幹事長，熊得山、吳若龍、張在田、程芝田、劉新茹、林伯衡爲幹事。至交涉部正副部長則爲予與霍仲寬，軍事則爲張文、徐繼庶，政治則徐炳文、謝鍊伯，財政則許潤民、常介眉，宣傳則李堯衢、趙海濤是也。當此之時，與共和會同在北方號召革命者，有丁則燾【註五六】、孫諫聲之鐵血會，黎宗嶽、張榕之急進會，李季子，段亞夫之克復堂，雖名義各殊，而指歸則一。曩者予晤孫諫聲於北京逆旅，約以鐵血、共和兩會，彼此默識心通，徹底合作，將來機運成熟時，舉兩會以加入同盟會。而急進會之黎宗嶽、張榕與予接洽時，予亦許以相扶持，聯合共進，惟聞克復堂爲李季子等所組織，尙無一介與之往還也。季子聞共和，青年兩會合併，乃又欲舉克復堂、共和會而合併之，且欲去共和會之名而以克復堂名義相號召，因使段亞夫通其意於許潤民。予曰：共和會同志，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餘人，矧分會支部，今已遍於南北各省，若一旦改易其名，轉使各地同志，多所誤會，現不若以革命聯合會名義與鐵血會、急進會、克復堂等相聯合，殊途同歸，較爲得策。辛亥年正月二十六日，各革命團體代表，遂成立革命聯合會於北京平樂園之荊州會館。予自庚戌年十月共和會改選會成立，十一月初，即由保定來北京，至此，蓋已三月矣。此三箇月中，四至北京，兩至天津、保定，一至通州。而此北京、天津、通州三地，經予與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蔡德辰諸同志之奔走進行，共和



會之基礎，乃益增鞏固。

【註五六】一名小川。

予念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居長江之中，綰轂南北，爲他日革命所必爭之地。辛亥年二月初，予復由北京至保定，聞保定農業同學多有轉學江西高等農業學堂者，予遂又由保定至北京，經天津趁輪至上海。予由天津至上海，所趁者爲奉天輪船，此爲予渡海之第一次。船行一日而颶風大作，同船諸人，嘔吐不堪，衣被盡濕，每多以此致病者，予幸得以無恙。辛亥年二月十一日抵上海，十六日抵九江，二十日抵南昌，二十五日遷入江西高等農業學堂。農業學堂監督爲江西提學使所兼任，學生轉學時，例須提學使到堂出題面試。提學使試予國文題，爲諸葛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論，予交卷，提學使閱予文拍案而呼曰：說透武侯心事矣，予遂被取爲農業林科插班生。農業學堂在南昌城之近郊，距撫州門外約數里許，江西農會在其東。農場廣闊，苗圃叢生，而沼澤亦所在皆是。每當夏秋之交，蚊聲若雷，居其地者苦之。予至南昌時，已囊空若洗，不僅無防蚊之蚊帳，即驅逐蚊蟲之蚊香，亦無資購買，故予每於同學酣聲大作之際，則遍體爲蚊蟲嗜嚼而無由入夢。齋役吳叟士榮，嘗見予晨起入廚澆洗污血，意頗憐之，遂爲予每晚購買蚊香，且解其蚊帳與予。予於吳叟士榮與李華堂、富晉、孫俊福三君之風義，固刻之於予骨，銘之於予心矣。農業學堂宿舍，爲一列長房所構成，全列則分爲十餘宿舍，每宿舍可居同學六人或八人，予

所居者爲第五號宿舍。當予遷入時，僅鄺摩漢、劉式金、王寶珊、詹天祿四人，鄺於予遷入時，執禮甚恭，爲予檢點行李。蓋劉、王、詹三人，均爲予保定同學轉學來此，以是鄺於予在保定運動罷課情形知之有素也。予入農業學堂之第五日，鄺摩漢、劉式金、王寶珊三人即加入共和會。未幾，同學加入者，又有王振漢等十餘人。就中惟詹天祿一人經劉式金王寶珊數度游說而無效。詹適病痢，例防傳染，學堂獨居詹於病室中，無一人往顧，予獨爲視湯藥澆溺者十餘日，詹愈，甚感激予，予於詹亦無德色。辛亥年四月初四日，予與鄺摩漢、王振漢等擬開共和會江西分會籌備會於南昌郊外，予取出共和會文件於宿舍行李中，適爲詹所見，詹泣曰：我今日後以身許共和會矣，於是詹與予相偕至郊外開籌備會。是日到會者爲予與詹及鄺摩漢、王振漢、王寶珊等十餘人，當議決三事：一、四月二十一日開共和會江西分會正式成立會；二、推舉鄺摩漢、王振漢二同志負責籌備；三、爲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殉義諸同志散發傳單致悼。時聞清廷將下詔鐵路收歸國有，予意川漢鐵路當爲官民抗爭之導火綫，故擬於江西分會成立時，西行入蜀以組織四川分會，因即以此意函告保定總會。吳若龍見予函，寓書於予，云願從予行，並約予暑假時待彼漢上。辛亥年四月二十一日共和會江西分會成立後，予由南昌東裝至漢口，是時南昌共和會同志已四十餘人，大半爲江西陸軍小學、江西法政、南昌中學諸學堂學生所加入，蓋以廣州殉義諸同志致悼傳單一紙影響所致。而所選分會會長仍爲鄺摩漢、王振漢二人。予至漢口，寓後花

樓共和會之交通處。當此之時，湖北以革命相號召者，有劉家運、朱子龍、李良軒、張難先等所發起組織之日知會，林兆棟、鄧玉麟、蔣翊武、劉汝夔等之羣治學社；劉公、孫武、居正、劉英、焦達峯等之共進會，劉堯激、彭楚藩、蔡濟民等之振武社。迨辛亥年正月，蔣翊武復興詹大悲、孫昌復以及在獄同志胡瑛又成立文學社。但以上諸會社，皆以崇奉孫先生之三民主義，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中華民國爲惟一宗旨。當日知會之成立也，孫先生嘗命喬宜齋偕同法國武官到漢調查，而劉家運等乃於聖公會內開會歡迎之，事爲湖廣總督張之洞協統張彪所悉，劉家運、朱子龍、劉靜庵、殷子衡、李亞東、梁鍾漢、胡瑛等因以被捕，朱子龍且以是死焉。至林兆棟、鄧玉麟、劉公、孫武、居正等所組織之羣治學社、共進會，其聯絡同志，運動革命，則與日知會同一宗旨。羣治學社並於漢口發刊商務報以資宣傳。共進會原爲劉公、孫武等發起，孫武本名葆仁，字堯卿，至庚戌初彼忽冒稱係孫先生文之胞弟，更名曰武，世人未之疑也。劉公又益以報捐候補道之金而作革命之用，一時革命之士，入共進會者惟恐或後。以此，湖北新軍加入尤多。適當庚戌之夏，長沙買米風潮暴發，湖北派兵往彈壓，四十一標劉堯激、查光佛等擬藉此機會起義，卒以孫昌復由漢潛運炸彈至武昌，事洩失敗，而商務報亦被封。自此次失敗後，劉堯激以爲欲舉大事，仍當以新軍同志爲基本，因復投入四十一標充當士兵，於是乃與憲兵同志彭楚藩、二十九標士兵蔡濟民、甘績熙、高尚志、杜武庫、王杰、李子青、楊選青、夏一鳴、馬駿

雲，三十標吳醒漢、王憲章、張廷輔、蕭國寶、陳復元、徐達明、王文錦、趙守樸、羅良峻、馮中興，四十一標丁人傑、蔣翊武、唐儀支、李抱良、楊玉鵬、蔡大輔、廖湘雲、李達五、陳用璋、章榕昆、王國華，三十一標李建中、黃元吉、曾省三，四十二標張喆夫、劉化歐、邵文彬、黃鎮中、劉志陸，三十二標孫昌復、單道康、馬萬里、馮扶青、李成牧、朱潢強、向海潛，馬隊陳孝芬、江炳靈、饒中甫，砲隊黃鶴白、徐萬年、曹華丞、陳國楨、陳子龍，工兵營李乃斌、方英、金兆龍、熊秉坤、馬榮、何英、輪重營胡祖舜，陸軍中學堂席正銘、雷洪、侯源英、謝采，陸軍測繪學堂李翊東、朱樹烈、范義俠等成立振武社。而蔣翊武、孫昌復、詹大悲等恐無集中指揮，仍不足以盡武裝同志之用，乃又成立文學社於黃鶴樓以爲振武社之黨團。此予至漢口時，湖北各革命團體之大略情形也。時共和會同志不逾二十人，且黃杰、陳用章、王國華、高尙志諸同志，或由共進會而復加入振武社，或由文學社而又加入共和會，此種跨社跨會之事，大都爲湖北各革命團體一般之現象。因清廷防範甚嚴，革命機關頻遭破壞，而革命同志每與其團體之關係隔絕故也。予因與聶松樵、鄭心田、高尙志、陳用章等會商，擬借王杰、陳用章、王國華、高尙志諸同志之關係，以與共進會、文學社相聯合，而促成革命同志之大團結。且聞共進會、文學社雖經譚人鳳、宋教仁之調和，而猶未能相處無間也。予於是乃與劉公、孫武、蔣翊武、胡漢等晤，告以革命勢力之不可分，而胡漢尤深遂予言。會譚人鳳奉香港同盟統籌部命，統籌

長江一帶革命團體；居正、宋教仁、胡瑛則相與往來通信奔走聯絡於其間。湖北革命團體之團結，至此乃大告完成。是時，漢口已屆酷熱之期，聶松樵於天貺節夕，約予納涼聚餐於湧月樓中。予以辛亥年五月初二日到漢口，至此已是辛亥年六月初六日，蓋予在漢口已一月又四日矣。念吳若龍久不至，而西蜀之行，尙須還家典田籌旅費，以此縈迴於心而不能自決。湧月樓在黃鶴樓舊址之東，而湧月樓之東，則爲呂祖閣，爲胡公祠，爲奧略樓，爲抱膝亭。抱膝亭據蛇山之上，而湧月樓、呂祖閣、胡公祠、奧略樓咸羅列其下，故登抱膝亭四眺，則武漢城郭與兩江燈火，盡入眼底矣。予於宴後漫步抱膝亭下，見一老叟抱膝長吟亭間，數少年侍立其側，予進而與之語，則予師謝石雲先生也。辛亥年六月初八日，予遂從謝先生買舟至沙市回郝穴。予至沙市，而吳若龍亦至，乃相偕而至荊州開共和會荊州支部改選會於聖公會。是次到會者約五十餘人，當推選陳壽、胡謹猷二人爲荊州支部正副部長。是年譚虛谷師設私塾於公安縣之涂郭場，於是予又偕若龍至譚師處，成立公安支部。當開會於譚師私塾中，到會者亦五十餘人，推譚師虛谷、趙敦山、傅德鴻三人爲支部正副部長。予於是偕若龍至予家，擬籌資西上，乃聞公安長歲岡旱荒，而吾鄉又爲積潦所淹，以此田地難於典賣；且聞四川官憲自奉詔鐵路收歸國有後，防範革命黨甚嚴，而於入川青年尤甚，蓋恐鼓動風潮，引起革命也。予與若龍四川之行，遂亦因之作罷。辛亥年六月二十九日，予復與若龍由沙市買舟至漢口。時湖北共和會分會同志已發展至四十餘人，

就中所加入者，以兩湖師範第四陸軍中學學生分子爲多。辛亥年閏六月初七日，共和會湖北分會開改選會於武昌法政學堂，當改選吳若龍、聶松樵、陳用章三人爲湖北分會正副會長。予念北京、天津、通州各地分會支部，自正式成立以至於今，業已一年有餘，而同志之發展，較正式成立時已增加數倍或數十倍者，實亦有改選必要，故予於湖北分會改選會成立之第四日，即由漢口北上。辛亥年閏六月十七日、二十四日，七月初三日，北京、天津、通州，均先後開會改選，改選結果，北京分會正副會長，則爲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三人；天津則爲覃秉清、江元吉二人；通州支部正副部長，則爲蔡德辰、王丕辰、張雅堂三人。予於是乃之保定，因與劉仙舟、許潤民、熊得山、李堯衡等會商，擬發刊日報於漢口，以爲共和會宣傳機關。先是，有同志曾廣福者，河南光山縣人，保定法政學堂學生，賃居城內籌餉局之西鄰，而與籌餉局同一院門出入。一日，曾見該局弁役自天津運來印封木箱數口，曾問以箱中何物，弁役給曾曰：軍餉鈔票。是夜，曾踰屋盜出木箱一，迨運至同鄉劉新茹同志處啓視，則印花稅印花票也。時印花稅尚未通行，總會同志，以此若在北京、天津兜售，恐被清廷役吏查破，爰付予攜至漢口，藉作發刊日報基金之用。是時，河南分會亦急待成立。辛亥年八月十二日，予遂由保定至開封。予至開封之第五日，即辛亥年八月十七日，乃開共和會河南分會正式成立會於城內之福音堂，到會者有卜寶珩、施牧羣、程洛等十餘人，當推選卜寶珩、施牧羣爲河南分會正副會長。前者，予之由漢北上也，湖北

文學社、共進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曾相與決定於本年秋季永平會操前，聯絡各新軍同志在武昌舉義。當是時也，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等奉孫先生命，已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於上海。湖北各革命團體，得居正之聯絡奔走，在事實上，成已隸屬於中部總會之下。而譚人鳳、宋教仁、居正等復奉香港統籌部命，督促武漢同志積極籌備大舉。予與若龍、松樵約，武漢同志舉大事，予當南來，故予之在保定也，若龍已有電促予南下。迨河南分會成立之日，若龍、松樵復來急電促予，並約予至漢口時，會晤於大智門之鐵路第一賓館。故予於河南分會成立之翌日，即由開封買車南下，予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車到漢口，八月二十日下午渡江至武昌都督府。當予之抵漢口也，若龍、松樵久不至，予遂赴後花樓共和會交通處而詢焉。予至交通處，則室中閱無一人，而大門已為漢口警察局所封閉。蓋是時去俄租界炸彈爆發案僅一日，而彭、劉、楊三烈士之就義纔數小時也。予嘗以為俄租界炸彈之爆發與彭、劉、楊三烈士之就義，其影響於革命者至重且鉅。良以俄捕房不搜得名冊，則警察局巡警道，無由閉城大索，按冊拿捕；彭、劉、楊三烈士無捨生就義之事，則各軍同志，無由萬衆一心，志在必成，此殆所謂天助者也。當俄租界炸彈爆發之時，其事之瑰異，有可述者。蓋湖北革命同志，自得到譚人鳳、劉公等攜來統籌部接濟及個人私款後，遂遍設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俄租界寶善里，武昌小朝街、胭脂山、黃土坡等地，而以長清里、寶善里藏置槍彈炸藥，保存文書冊籍為總機關。時湖北官憲戒備

嚴，革命起義之日亦屢事改期，初擬以辛亥年八月初八日舉事，又改於辛亥八月十八日。迨至八月十八日，孫武在寶善里十四號總機關中，命人於長清里取來炸藥，預爲裝置炸彈以備是晚起義之用。適劉公胞弟劉同吸香煙於武側，無何香煙熱灰墮入炸藥中，炸藥爆發，牆壁傾圮，武面部亦被炸傷。事出，諸同志由前門逸去，武乃以長巾蒙面，踰屋後晒台而避入日人所設之同仁醫院。蓋出前門恐爲街頭巡捕所見也。巡捕丁志強因一革命同情者，彼見諸同志倉皇出走於爆發聲後，遂乘間而入革命黨之室，置其冊籍於炸藥爆發處，且引火而焚之，視其火起，彼始馳報俄捕長。俄捕長至，則火光仍能熊然，但所燒者非冊籍而爲衣被，此則非志強所及逆料者也。當是時，漢口警察局武昌巡警道得訊，閉城門，絕交通，禁止士兵請假，嚴令各官署軍隊憲兵警察按冊拿捕；而總督瑞澂統制張彪張皇尤甚，調特別巡警右路巡防隊馬隊以固守督署，命軍隊駐守兵工廠、火藥廠，巡查中和、省陽各門暨武漢各碼頭。而長江艦隊楚謙、楚同、楚有各艦，以及本省巡防艦隊楚材、楚安、江靖、江泰等一律停泊武漢江面，生足火力，以備非常。同日，彭楚藩以同志楊洪勝失踪，遍覓於小朝街各機關而不得，楚藩之踪，亦遂爲邏者所偵知而跟隨其後，而楚藩不自知也。迨楚藩得報知洪勝已在其家中被捕，乃與蔣翊武、劉堯激等聚會於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家籌議即日起事計劃。翊武重延避，堯激以槍指翊武曰：「事前以臨時總司令昇兄，兄若畏死不敢發難，請先受我彈。」楚藩急待下令，而大隊軍警至。堯激與軍警抗，擊



以炸彈，未爆發遂被捕。楚濬、翊武踰牆逸，爲後門守哨所執。楚濬服憲兵服，踰牆時頭部受傷，被監視甚嚴；翊武得乘間遁走京山劉英處。是役各機關被捕同志達三十二人，而瑞激遂於八月十九日晨殺彭楚瀛、劉楚濬、楊洪勝三人於湖廣總督署門前。當此之時，道路傳聞，各說紛紜，有謂革命黨朋黨，已盡入官府，所有武漢革命黨人，均將按朋籍捕殺者；有謂新軍士兵，除隸籍滿洲八旗者外，悉予誘變者；更有謂各學堂剪髮之教職員學生概以革命黨論者。因之謠言四起，人心亦惶惶不安。革命同志於此咸以將死之心，一變而抱決死之念。然處此禍變不測之際，無法逃避，消息又無人傳達，於是各軍隊同志，人各實槍彈，上刺刀，舉其所蓄錢財，沽酒市肉，以與同營交好豪飲放論，而作隨時成仁隨時起義之準備。湖北新軍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號爲革命淵藪（註五七），第八鎮統制張彪所轄爲步兵第十五協步兵第十六協兩協，騎兵第八標一標，砲兵第八標一標，工程第八營一營，輜重第八營一營，憲兵第八營一營，教練隊一營（註五八）；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所轄爲步兵第四十一標第四十二標兩標，馬隊第二十一營一營，砲隊第二十一營一營，工程第二十一隊一隊（註五九）。是時，湖北各軍，除分防襄陽、漢口駐守京漢鐵路、漢陽兵工廠外，其他多先後調往四川、湖南等處駐防。而留於武昌城內者，有步兵第二十九標之一二兩營，步兵第三十標第一營第三營兩營，工程第八營一營，憲兵第八營一營，步兵第四十一標第三營一營，教練隊一隊，馬隊一隊，機關槍一

隊；在城外者，有步兵第三十二標第二營一營，馬隊第八標一標，砲隊第八標一標，輜重第八營一營，馬隊第二十一營一營，砲隊第二十一營一營，工程第二十一隊一隊，輜重第二十一隊一隊。

【註五七】是時湖北兵力，除新軍外，尚有巡防營水師營，均分五路，每路分五營，每營有兵三百餘名，每路設一統領，而統領之上，又設有提督，由張彪兼領。計巡防營第一路駐武漢，第二路駐黃州府，第三路駐襄陽府，第四路駐宜昌府，第五路駐總安府。水師第一路駐漢陽，第二路駐黃州，第三路駐宜昌，第四路駐襄陽，第五路駐安陸。

【註五八】一鎮轄步兵兩營，一協轄兩標，一標分第一第二第三三營，一營又分前左右後四隊。當時第十五協協統爲王得勝，轄第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第一營營帶何錫藩，二營營帶戴鈞南，三營營帶張楚材；三十標標統楊開甲，第一營營帶鄧翔雲，二營營帶任光耀，三營營帶杜錫鈞。第十六協協統鄧承拔，轄第三十一標標統曾廣火，第一營營帶陳漢鍾，二營營帶李鶴標，三營營帶蕭調斌；三十二標標統孫國安，第一營營帶黃漢鳴，二營營帶楊正坤，三營營帶李玉魁。馬隊第八標標統喻化龍，第一營營帶吳連慶，二營營帶馬德才，三營營帶孫長林。砲隊第八標標統與光明，第一營營帶車占魁，二營營帶姜明經，三營營帶楊起鳳。工程第八營營帶王永泉，前隊隊官李占魁，左隊隊官吳兆麟，右隊隊官黃坤榮，後隊隊官羅子清，輜重第八營營帶顧安福，憲兵第八營完全旗籍。

【註五九】第四十一標標統爲易甲顯，轄第一營營帶顧壽山，二營營帶羅洪傑，三營營帶謝國超。第四十二標標統張永漢，轄第一營營帶陳鐵林，二營營帶樊毓英，三營營帶汪炳山。馬隊第二十一營營帶王祥發，砲隊第二十一營營帶張正基，工程第二十一隊隊官劉益龍，輜重第二十一隊隊官張子漢等。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砲隊第八標同志程國貞，第二十九標蔡濟民，三十標吳耀漢，工程第八營前隊徐兆斌，容景芳，管心源，左隊方興、馬榮、任正亮、張

玉山、羅炳順、孫元勝、汪長林，右隊楊金龍，後隊熊秉坤、金兆龍、程正瀛，工程第二十一隊及榴重第二十一隊李鵬升等，咸各與其基本同志商謀，決定於是夜發難。當晚七時許，工程營後隊排長陶璋勝巡查各棚，瞥見該隊目兵金兆龍、程正瀛，相與擦槍實彈，醉眼惺忪，亦若不知有長官之到來者。啓勝怒斥曰：何敢如此作？兆龍漫應曰：老爺高興如此作。啓勝愈怒，立命從者將兆龍網綁，兆龍奮身而前，曰：誰敢綁？啓勝曰：汝等今日竟敢造反耶？啓勝言未已，正瀛應聲從啓勝後猛以槍托擊其頭曰：老子們今日就造反。啓勝被擊死。左隊同志方興、馮榮等聞訊，遂出炸彈轟炸營房。熊秉坤亦呼令各隊同志集中操場，炸彈爆發，全營知有變，於是各隊同志咸奔赴操場。該營督隊官阮榮發，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等急到樓梯口拔刀阻止，榮發適與秉坤遇，揮令秉坤不得亂動，擬以指揮刀擊秉坤，詎榮發指揮刀未及秉坤，而秉坤飛腿起處，榮發應秉坤之腿滾落樓梯下矣。榮發至此，猶強起下令欲與革命士兵抗，兆龍槍擊之不中，會前隊同志徐兆斌右隊同志楊金龍等至，遂將榮發及黃坤榮、張文濤等一併殺之。當此之時，革命黨已完全佔領工營，工程營中士兵，以平時倚賴長官頗導久，一旦失其指揮之人，乃皇皇然相與擾攘於其間而不知所歸。徐兆斌、方興、楊金龍、熊秉坤、金兆龍等雖為革命黨目兵代表，然同為一營弟兄而與之相習，亦無可知河也。左隊司營生周定原，亦革命同志，慮全營士兵之潰散也，遂乃建議於衆曰：現駐楚望臺軍械局左隊隊官吳兆麟，為革命同志先覺，明敏沉

毅，能舉大事，曷集中是處與之一謀？衆從其議，遂由熊秉坤、金兆龍、方興等率領全營士兵向楚望臺出發。當熊秉坤、金兆龍等發難時，吳兆麟聞警，乃使馬榮偵之，知工程營已起革命，兆麟曰：營中無子彈，彼等事舉，必來就我也。於是兆麟乃預將所部區劃警備。已而兆麟聞大隊革履聲自遠及近，遂使馬榮向來者，呼以同心二字，蓋同心協力，爲革命黨所訂起義口號也。馬榮同心二字甫喊出，於是工程營士兵咸應以協力之聲。兆麟曰：事濟矣！出而與秉坤等晤，秉坤等遂一致舉兆麟爲革命軍總指揮，兆麟堅辭不獲，遂受革命軍總指揮職。當是時，去工程營之發難，已一小時有餘，而城內外各軍，尙無一應者。楚望臺西有憲兵營，北有三十標本部，所轄憲兵步兵咸旗人，實屬革命軍勁敵；且城內秩序完好，電話交通等物均未予以破壞，設清軍來攻，則於革命前途殊爲危險。於是總指揮吳兆麟以九事令於衆曰：一、本軍爲固守軍械局，先以猛烈火力撲滅憲兵營之旗人，同時，並擊散三十標之旗人；二、馬榮、金兆龍各領兵一排，由本局卽時出發，馬榮向憲兵營東而前進，金兆龍向憲兵營西南而前進，卽時撲滅之；三、曹飛龍領兵一排防禦本軍械局西北端，黃楚楠領兵一排防禦本軍械局東北端，同時，均向三十標猛烈射擊；四、熊秉坤率同楊金龍、徐兆斌、汪長材領兵一隊，卽時出中和門，促砲隊響應，並掩護其進城集合於本軍械局；五、程正瀛、楊雲開、孫元勝、羅煇順各領兵六名，將附近所有電綫，一律割斷；六、陳有耀、唐榮斌各領兵三名，到通淮門中和門附近一帶偵查情形；七、餘兵一

隊爲預備隊，在本軍械局西端集合待命；八、同心協力口號，所擬業經多日，今晚口號，應改爲興漢二字；九、本總指揮在軍械局南端。兆麟將以上命令發佈訖，時正下午八時有半也。當九時之際，兆麟得報，金兆龍、馬榮進攻憲兵營，斬殺旗籍憲兵十餘名後，即將憲兵營佔領。兆麟復命金兆龍領兵一排防禦中和門，馬榮一排出發中和門接應砲隊之掩護隊。當是時，駐紮武勝門外之第二十一混成協工程榴重等隊士兵李鵬升等於自動發難後，焚燒其所居營房，率領七十餘人，繞道通湘門以集中楚望臺。中和門內步隊第二十九標二營排長蔡濟民，亦於發難後率領士兵二十餘人與方興所領測繪學生八十人先後向楚望臺集合。而熊秉坤率領步隊出中和門掩護砲隊程國貞等集中楚望臺者，途遇馬榮之接應，亦安全達到，時下午十時也。於是兆麟於決定進攻督署之前，以三事與革命將士約：一、革命將士，須絕對服從命令，不得自由行動；二、革命將士，不得侵害中外人命安全；三、革命將士，不得破壞各財政機關。兆麟與將士約後，乃佈置進攻督署，以鄺杰爲第一路隊長，領工兵一隊，經王府口向督署進攻；以馬榮爲第二路隊長，領工兵一隊，經水陸街向督署進攻；以熊秉坤爲第三路隊長，領工兵一隊，經保安門正街向督署進攻；以程國貞指揮砲隊第八標，在中和門城樓及蛇山兩處佈置放列，向督署射擊；以蔡濟民領步隊二十九標已響應之一隊掩護砲隊在蛇山放列後，即將電報電話兩局電綫予以割斷破壞；以方興、任正亮領測繪學生一隊，防禦中和門正街及通湘門，以周榮棠、徐槐三等八人，分途送信至

未響應之各營同志，促其迅速響應；以李鵬升指揮預備隊，率領二十一混成協輜重工程兩隊，在楚望臺兩端空地待命。先是，第二十一混成協工程隊輜重隊與該協砲隊第二十一營駐紮之地，僅相距咫尺，及輜重工程兩隊發難，砲隊營長張正基乃據以報告該協協統黎元洪，黎復告知兵備處總辦鐵忠，鐵忠飭令張正基就近勦滅，張權所部砲隊有變，未之應也。迨熊秉坤掩護第八標砲隊進城時，鐵忠復令駐紮砲隊近鄰第三十二標標統孫國安派兵追勦，且以夷滅九族脅孫，孫不得已，派旗籍隊官楚英帶兵一隊追擊，適與馬榮遭遇於武泰間，馬榮自率一部據武泰間之險與楚英戰，復以一部沿武泰間河岸之東隔河以擊楚英所部之後，楚英懼，仍退回三十二標營內，於是熊秉坤等所掩護之砲隊，乃得安抵楚望臺。又工程第八營起義之初，總督瑞澂統制張彪等聞變，以楚望臺爲軍械子彈儲藏之所，飭令第八鎮督練公所參謀吳兆祺，軍務幫辦李克果，科員劉繩武，馬祖全到軍械局視察情形。李克果知兆麟已據軍械局發難，當即潛逃；兆麟遂將劉繩武、馬祖全看管；而兆祺爲兆麟之兄，乃舉督署防守情形以告兆麟。時城內外兵多不應調，督署僅有教練隊一營，馬隊一隊，巡防營一營，李襄林指揮之機關槍六座，故兆麟於進攻督署之計劃，早已勝利在握也。惟是夜十二時之際，天忽微雨以風，加以全城電線割斷，黑雲密布，愁慘無光，中和門城樓蛇山等處砲隊迷於方面。督署防禦甚嚴，環署圍牆，咸佈有槍眼，革命軍進攻之前進，極感困難。而鄧杰所部之第一隊，因之逗留不前，旋退返楚望臺。第二第三兩路，亦

停止進攻。兆麟得報，命殺鄭杰以警衆。會以鄭杰自承其罪，諸同志哀免乃止。於是兆麟乃令方興、李鵬升留守楚望臺軍械局，令周定原、曹飛龍、黃楚楠於預備隊中挑選勇敢者百人，親自督率前進，沿途取得煤油引火物品，行經王府口至督署後側時，遂下令衆兵士縱火，俄頃之間，火光燭天，兆麟即命各隊士兵借著火光向督署施以猛烈射擊。同時，又通令中和門城樓蛇山等處砲隊俱向火光附近處發砲。當此之時，風益猛，而火益烈，因之革命軍之士氣益大振，砲聲震撼全城，砲彈疊疊如連珠自督署而下，而總督瑞澂，則於砲攻督署時，急穿署後圍牆逃逸。馬隊第八標喻化龍，步隊三十二標孫國安，聞得瑞澂逃遁，遂相與率其馬步各隊退往李家橋。泥成協砲隊營張正基則退往青山，而步隊四十一標第三營隊官胡廷佐，亦即於此時率領全營響應革命軍。就中惟二十九標第一營營帶何錫藩，知革命軍進攻督署甚急，則率領全營避於寶陽門內一大菜園中，以示中立。至夜五時許，未響應革命軍各營，既已完全退出城外，革命軍後顧之憂既除，得以一意進攻督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拂曉，革命軍遂將督署佔領。革命軍佔領督署之後，中和門外陸軍中學堂陸軍學生約千名，遂自動整隊荷槍進城到楚望臺集合。城內外各協標營留守士兵，亦先後齊集楚望臺。步隊二十九標一二兩營，亦同時來歸。但所來隊伍，均無長官，咸由其目兵率領集合楚望臺聽候指揮者。兆麟乃將全城各門劃定區域，命各部隊分區防守，開放城門，免礙交通；且將砲隊配置各城門，以協同各步隊防禦；又編陸軍中

學堂學生爲數隊，分守藩庫官錢局造幣廠及各財政機關，而工程第八營仍回軍械局防禦。惟步隊三十標之旗兵，雖於十九日夜被革命軍擊散，但其殘部尚潛伏於賓陽門內附近及蛇山東部各地，兆麟遂派兵圍擊，計擊斃旗兵約四百餘名，俘獲旗人官兵約三百名。八月二十日上午七時，革命軍遂將武昌城完全佔領。是役革命軍死十九人，傷十餘人，督署守兵死四十餘人，傷三十餘人，旗兵死五百餘人，俘虜三百餘人。兆麟念武昌城雖已完全佔領，而清軍猶近在咫尺，若無資深望重者爲之鎮懾號召，則革命前途仍未可料。昨夜發難同志中，多各營弟兄目兵，無一具有革命領袖資格者，況以軍隊階級言，蔡濟民、吳醒漢、黃楚楠、曹飛龍四人，僅一排長，周定原、程國貞則一司書生耳。彼等之就我指揮，以我在軍隊中階級高於彼等而爲隊官，今後事，實非我一隊官所能勝任。兆麟至此，乃與蔡濟民、熊秉坤諸同志籌議，敦請各機關革命同志及城中耆紳父老於上午十時齊集諮議局，開會討論進行辦法。當此之時，適馬榮、程正瀛截獲二十一混成協繳運箱籠護兵，知協統黎元洪匿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宅，兆麟得報以告濟民、秉坤、濟民、秉坤等咸主張張元洪爲都督，於是兆麟復命馬榮、程正瀛偕同各軍代表十餘人，率兵一排至黃土坡迎護黎元洪到楚望臺。先是，第八鎮統制張彪，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聞得城內工程第八營城外工程輜重兩隊之變，張彪適在其私邸文昌門內，黎元洪則親自鎮守四十一標第三營中，張彪猶時以電話傳諭各營，囑其竭力維持；及聞砲隊響應，而電話又不通，



故只得閉戶自守。及天將放曉，督署騎兵隊長朱明超，率領二十騎至張之私邸，告以督署被革命軍佔領情形，同時，平湖門外第八營督隊官安祿華，請張彪到該營暫避。於是張彪率同朱明超、安祿華等乘機逃於滬重營，又從該營長蕭安國之議，遂將該營既殘破隊伍集中漢口劉家廟。黎元洪所鎮守之四十一標第三營，則與步隊第三十標留守兵同一營房。會三十標留守兵排長吳醒漢等亦響應革命，元洪知該營之不可久居。適革命軍派赴四十一標接洽同志周榮榮率軍入營，爲其左右捕獲，元洪詢明情由，卽手刃之，刃折，榮業不死，仍高呼革命，左右亂刀齊下，移屍溝中。後遂借其執事官王安瀾，參謀劉文吉避匿於黃土坡劉文吉家，復易便衣，再由劉文吉家遷避謝澗超宅。當元洪偕其執事官王安瀾與馬榮、程正編等抵楚望臺時，兆麟命將士吹笛伐鼓迎之，元洪見兆麟，卽面責其革命之非，馬榮在側，既憤元洪手刃其同志周榮業，復恨其面責革命總指揮吳兆麟，拔刀欲殺元洪，兆麟阻之，王安瀾見此情形，嘗謂馬榮不得如此無禮。馬榮復拔刀欲殺安瀾，亦爲兆麟所阻。兆麟勸元洪在革命士兵前少言，元洪自是遂不復言。時已上午十時，兆麟等所敦請之革命同志耆紳父老湯化龍、劉公、張振武、劉廣藻、胡瑞霖、楊玉如、蔡濟民、徐達明、王文錦、吳醒漢、鄧玉麟、劉鐵仙、李國鑑、李作棟、陳宏誥、蘇成章、徐榮廷、邢伯謙、向訐謨、趙學魁等數十人已至諮議局。兆麟偕元洪至，於是相將到會議廳，公推湯化龍主席，當議決九事：一、改中國爲中華民國；二、以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爲紀元；

三、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四、舉黎元洪爲鄂軍都督；五、改前清諮議局爲鄂軍都督府；六、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七、照會駐漢各國領事，請守中立；八、軍政府暫設參謀、軍務、政務、外交等部，舉楊開甲參謀部正部長，吳兆麟、楊蠶章副部長，孫武軍務部正部長，張振武，蔡紹忠副部長，湯化龍政務部長，餘部從緩陸續設置；九、設招賢館，招納國內賢士。會議畢，衆推黎公爲鄂軍都督，成立都督府。此爲中華民國都督府成立之始。都督府爲前清諮議局〔註六〇〕，在蛇山之麓，面臨閱馬廠，都督居都督府東南隅樓上之一廣室。當衆舉黎公爲都督時，黎公堅拒不受；蔡濟民、湯化龍等合辭婉勸，黎公始不復言辭；然自此以後，卽緘口不發一言。時軍務部長孫武又因而傷留醫院療養，參謀部長楊開甲政務部長湯化龍，亦未到府任事，而負都督府全責者，則爲參謀部副部長吳兆麟，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二人。

〔註六〇〕湖北諮議局，成立於前清宣統元年九月初一日，議員定額八十名，候補議員十四名。九月初一開成立會時，議員互選吳慶燾爲議長，湯化龍、夏濟康爲副議長，劉安濬等十七名爲常駐議員。未幾，吳慶燾辭議長職，乃又改選湯化龍爲議長，夏濟康、張爾溶爲副議長。

八月二十日下午六時，予至武昌都督府謁見黎公，適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及李作棟等多人在側，有人報告黎公，謂漢口、漢陽，亦先後爲革命軍所收復，予遂進而說黎公曰：方今最急之事有二：卽遣兵扼守武勝關與解除楚豫等軍艦武裝是也。蓋武勝關不守，清軍有京漢路之利，可以長驅而入漢口；楚豫等軍艦武裝不解除，彼可游弋於長江上下游，而

武昌、漢口、漢陽時時在砲火威脅之下。乃黎公開予言，僅略頷其首而不答。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請予至軍務部，曰：同志所談者軍務部事，願與同志一籌之。予至軍務部，於是道寒溫，問里居，予示以一予名刺，振武亦以一名刺報予，軍務部中同志，一時環而觀者十餘人。予與振武據案談，忽一同志趨前訝曰：此胡先生名刺，烏得到此？詢之，則劉鐵仙也。鐵仙爲共和會同志，與予晤面此爲第一次，予與鐵仙語，始知吳若龍等之無恙，甯敦武於工程營發難後，率領學生軍佔領藩署保衛官錢局也。是晚九時，三十一標第一營清軍管帶邵翔震，率兵二百分三路攻都督府，振武率馬榮等禦於閱馬廠，邵翔震督促所部進攻頗急，振武等抵死抗拒。李作棟、朱樹烈營衛兵數名，遂偕都督黎公暫避蛇山後麓。予乃指揮府中役司，盡熄樓上下燈火，以避射擊目標。會陸軍中學代表耿丹率領陸軍中學生數百人來援，邵翔震軍死傷枕藉，始潰散退走，黎公回府。參謀部副部長吳兆麟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爲統一都督府事權，禁止軍人擅殺，偵取清軍動向，請黎公於都督府內設立秘書處一處，高等偵探科、軍法科、軍需科、庶務科等四科。其原有之偵探、諜報、稽查等科，亦並存不廢。當以予任高等偵探科長。八月二十一日，予得報知長江水師有歸順意，遂率同第一課長鄧尙志，第三課長孫汝玉，步探長龔春發，高等偵探黎玉山，暨衛兵等乘楚威小火輪巡視襄河一帶，招降長江水師統領王朝銀，歸途並偵取停泊長江日租界下游楚豫、楚有等六軍艦動態。當是時，都督府所屬武漢各軍，咸由其目兵代表或舊日隊排長帶領，彼

此自爲風氣，毫無統紀可尋。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以爲軍不建制，則號令不專，無以應敵；於是請於黎公，將武漢所有各軍，編爲四協，而以吳兆麟、何錫藩、陳炳榮、張廷輔四人爲第一二三四協協統。是日清廷諭令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赴鄂，以陸軍大臣蔭昌爲督師，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各軍，均歸調遣，又令海軍部加派兵輪，由蘆鎮水督率前往，又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八月二十二日，予渡江至漢口巡視軍政情形，所見各處軍隊於捕獲旗人官僚漢奸後，則多就地自由斬決；因歸而言諸黎公，請其下令通告各軍，嗣後凡所捕獲，應交都督府軍法科辦理，不得自由處分，違者卽拿捕問罪。又予以巡街士兵，連日查抄現款頗多，武昌起義後，各省尙無響應。武漢各學堂中，不乏外省同志，現值學堂停辦之時，外省教員學生有願回籍運動本省響應者，卽以此抄獲現款，作爲教員學生回籍旅費，俾得回到各該省，促其從早響應。又武漢各界代表今日在教育會開代表會議，討論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湯化龍主席，託言該條例係孫先生文在海外親手所草訂者。先是，化龍提出該條例時，各界代表多反對之，及聞爲孫先生所手擬，遂一致通過。是日，都督黎公，命予兼攝都督府軍法科長，八月二十三日都督府接得各方面報告，稱瑞澂、張彪圖反攻武漢甚急。蓋是時張錫元所部三營已由河南開抵漢口，瑞澂匿居楚豫軍艦上，張彪設大本營於劉家廟車站，皆欲於蔭昌未南下時，圖謀戴罪立功也。黎公於得報後，因令第二協協統何錫藩在漢口嚴爲防範。同時，又命蔡德懋所部砲隊一標開至漢口

受何錫藩指揮，命黃冠羣率領馬隊一營，李忠孝率領工程一隊至漢受何錫藩調遣。於是革命同志中，咸主於清軍未大集漢口以前，革命軍應先事出兵將其擊退。而黎公以前第八鎮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日本士官生，嫻戰術，俟明晨召張邊江商討後再決之。是日清廷以袁世凱爲湖廣總督，時世凱尙謫居彰德。八月二十四日，黎公召張景良至府，詢以漢口進攻敵人前之佈置，詎張景良欲劫黎公以叛革命，遂抱黎公大哭，居正、蔡濟民等厲聲喝斥景良，景良不聽，鄺杰等乃挾景良出都督辦公室，而拘於軍法科看守所中。八月二十五日晨，譚人鳳來晤，適張振武、李國鏞等在座，相與言及張景良劫持黎公情形，懼黎公無以繫望於軍民也，於是籌議於二十六日登壇誓師，藉以鎮懾人心而重都督威權。是日下午，予渡江至漢口前綫視察，偕同協統何錫藩至蔡德懋之砲兵陣地，適有敵人兵車一列，經京漢鐵路南下至劉家廟者，蔡部擬發砲射擊之，德懋以請於錫藩，錫藩不語，蔡部竟發砲射擊之，兵車中砲翻覆，車中清軍，死傷枕藉，我革命軍各線士兵，聞得我軍砲擊清軍，咸開槍向敵人射擊，於是清軍大敗。八月二十六日拂曉，都督黎公於登壇誓師前，署名公佈各界代表會在教育會所通過之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該條例計分軍政民政兩大部，均由都督統轄之。軍政設戰時總司令一人，由都督兼攝，下分參謀軍令軍務三部；民政設民政長一人，下分外交內務理財司法各司。該條例公佈後，黎公御元戎服，策赤騎馬，登壇誓師，並以犧牛醇酒，昭告於始祖黃帝之靈，籲請中國革命首領孫先生文回國主持革命，完成

共和。誓師畢，全軍舉槍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四萬萬同胞萬歲，黎都督萬歲，一時歡聲雷動。革命軍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是日上午十時，英國領事館館員潘恩，代表英、法、德、俄、日五國駐漢領事謁見都督，而呈該五國領事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公函，並說明該五國領事自送達公函之日起，對於革命軍清軍戰爭兩方面，當嚴守中立諸事。蓋該領事等，以漢口革命軍昨日砲擊清軍兵車，全綫開火，具有交戰團體資格也。黎公於執行誓師典禮後，繼以英、法、德、俄、日五國之承認，極爲欣悅，當命秘書處備文五份，並派湯化龍偕同翻譯夏維松到漢答復各國領事，代表政府表示謝意。下午，予與張振武、李國鏞在都督處談及漢口昨日炮擊清軍兵車事，予謂楚豫等六艦停泊劉家廟下游，實爲革命軍將來進攻清軍之大患。夫有革命軍之砲擊清軍兵車，乃有各國之承認交戰團體，革命軍若能立將瑞澂、張彪驅逐於湖北境外，則各省亦必聞風響應。蓋以瑞澂現仍匿居楚豫兵艦之上，張彪設大本營於劉家廟車站，其職雖被清廷罷免，但仍意圖戴罪立功。今當都督誓師，各國承認交戰團體後，宜將武昌、兩望、青山與漢口、漢陽劃爲一大戰區，將瑞澂、張彪所率領之兵艦清軍逐走而佔領其地，俾樹立革命軍之聲威而使各省得以聞風響應，否則漢口清軍日集，其勢將復張，此所謂坐失時機也。時振武、國鏞亦贊同予說。黎公曰：衆意既然如此，俟今晚軍事會議時，提出大家討論。晚九時，開軍事會議，黎公說明開宗會旨後，卽由予報告上述情形，討論結果，一致公舉予爲鄂軍水陸總指揮，指揮武

漢水陸師於二十八日拂曉向清軍海陸進攻。八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時，予奉到都督命令委任狀各一件，委任狀爲委字第一號，蓋自都督府成立以後，凡軍政府所有人員，咸爲白布襟章齊官階人民鈐都督印於其上，無所謂委任狀者，中華民國之有委任狀，自此始也。委任狀云：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爲委任事，委任胡鄂公爲鄂軍水陸總指揮，有指揮鄂軍水陸師之全權。此狀。未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命令，蓋所以令予督武漢水陸各軍者。予奉到命令委任狀後，當成立鄂軍水陸總指揮部於都督府，並請指派李國鏞爲鄂軍水陸副指揮，陳瀾爲參謀長，吳若龍爲左參贊，聶松樞爲右參贊，鄭世和、林朝海爲海軍顧問，黃寶泉、段玉書爲陸軍顧問。同時又命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砲隊第二標標統尙安邦，水師統領王朝銀等於是日下午十時以前集中紅關託呢廠待命。上午十時，予召集副指揮參謀長左右參贊海陸顧問會議於都督府總指揮部，討論進攻敵人步驟。下午一時，發出命令如下：一、據各方報告，停泊劉家廟下游楚豫楚有等兵艦六艘。特集劉家廟、大智門、漢口、祁家灣等地清軍，計有張彪所屬馬隊一隊，楊重第八營一營，張錫元之河南新軍兩營，巡防軍一營，馬繼貞之第二鎮殘敗步隊一標，擬俟南下大批援軍到漢時，海陸聯合大舉向我進攻。同時，瑞澂仍匿居楚豫兵艦之上，張彪設大本營於劉家廟車站，以冀戴罪立功。二、本總指揮胡晨即二十八日拂曉，指揮武漢各軍，驅逐瑞澂、張彪，擊走楚豫等兵艦出境，擊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而佔領其地。三、砲隊第

二標標統尙安邦率所屬砲隊並砲八門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四、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五、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砲船於今日下午十時集合新開河、紅關一帶，該統領於同日同時到紅關氈呢廠待命。六、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漢口各軍，仍以戰鬥形勢準備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開到隔江兩望、青山間砲響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時，下令漢口全軍立起應戰，離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並佔領其陣地。七、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步隊爲預備隊、與第二協協統何錫藩在漢口取得嚴密聯絡，準備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何錫藩所部進攻敵軍時，在後援應。八、其餘俟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開始進攻敵人前，聽取本總指揮命令。九、本總指揮今日下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紅關氈呢廠，十二時以後，在兩望江岸陣地。下午十時，予偕李國鏞、陳濤、吳若龍、聶松樞、鄭世和、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暨衛隊等至紅關氈呢廠，而步隊協統陳炳榮，砲隊標統尙安邦，水師統領王朝銀等已先至，予於授以攻擊防禦方略後，當發出準備攻擊命令如下：一、砲隊第二標標統尙安邦，率所屬砲隊即時出發，前赴兩望至青山一帶沿隄佈置放列。青山置砲二門，兩望沿隄置砲六門，迅速將防禦工事準備。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射擊楚豫兵艦暨對岸劉家廟江岸之敵，其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等敵艦，彼不發砲向我進攻時，我亦無用發砲射擊。二、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即赴兩望、青山沿隄一帶，掩護砲隊放列，並嚴行防禦。



對岸之敵，在青山、兩望一帶沿江偷渡上岸。三、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砲船在紅關、新開河一帶待命，並派小艇多艘，偵查楚豫兵艦對岸沿江敵軍情形，隨時具報。四、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步砲各隊，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聞得兩望我軍發砲射擊敵艦，暨劉家廟江岸之敵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時，立起向敵人進攻，用猛烈砲火將劉家廟、大智門一帶敵軍擊走，並佔領其陣地。當其進攻時，步隊中宜多配置機關槍，俾作衝鋒掃射之用，所有敢死隊，悉分配於各路進攻步隊之後，督令前進，不准後退。五、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預備隊、緊隨第二協協統何錫藩進攻部隊之後，以便隨時補充援應。六、此次革命軍向敵軍開始大舉進攻，漢族存亡，所關至鉅，若有非戰爭同志妄議於軍前者，即以擾亂軍心就地處決後，再行具報本總指揮備案。七、本總指揮明日即二十八日拂曉以前在兩望陣地。予於該命令發出後，略事佈置，已夜半十二時矣。是日，宜昌駐軍，步隊四十一標一營排長唐儀支，響應革命，據宜昌宣布獨立。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一時，予偕同參謀長左右參贊海陸軍顧問至兩望、青山視察沿隄江岸一帶布防情形。是地在武昌省城下游，適當大江之南，與漢口大智門江岸劉家廟等地僅一水隔。上午三時，予復由青山回至兩望，所有砲位防禦工事，咸已佈置完畢，而掩護砲隊之步兵隊，亦已分段臥列於沿隄後身，蓋藉隄岸掩護以避敵軍海陸射擊也。當予等視察兩望砲位時，遙見楚豫軍艦之側，有哨艇一，隱隱與楚豫互易泊地。時江中所泊軍艦，楚豫之外尚有楚有、楚材、楚

安、江靖、江泰等五艦。江靖、江泰緊接日租界下游江中，去江靖、江泰里許，則爲楚安，次之則爲楚材，再次則爲楚有，楚有之下，則爲楚豫，瑞激則匿居於楚豫之上以指揮各艦。其以哨艇互易泊地者，所以防革命軍夜襲也。予因令步砲諸將領識之。上午四時，予忽奉到都督令，囑於射擊楚豫諸艦時，切勿中其要害，致令全艦沈沒毀壞，其謀國愛物之心，使予深爲感動，命令云：海軍軍艦，製造維艱，吾國自甲午戰敗於日，現有船額頓量，數極微弱，凡我國人，理宜愛護；該總指揮指揮所部砲擊楚豫諸艦時，僅可及於艦面肉塔浮植諸物或艦頭艦尾，切勿中其要害，致令全艦沉沒毀壞，是爲至要等語。上午五時，予遂下令攻擊，命以兩砲射擊楚豫，四砲射擊對岸敵軍漢口陣地。漢口敵軍陣地，受砲攻擊，以爲砲彈發自我漢口革命軍者，於是敵軍前綫士兵自動向我漢口革命軍開槍射擊，我漢口指揮第二協協統何錫藩，聞得我兩望砲聲與前綫敵兵槍聲，遂亦下令所屬步砲各隊全綫官兵立起向敵軍進攻，一時砲聲機關槍聲步槍聲震屋宇，敵軍多從睡夢中驚醒應戰，然軍心不固，逃竄四走，我軍因以猛烈砲火向敵營壓迫，衝鋒吶喊，追奔逐北，敵軍死亡枕籍，遂大敗。戰至上午八時餘，我軍乘勢追擊，敵軍則退至三道橋及漢口一帶，適敵有後援隊伍由北來會，敵軍始堅守三道橋之北端，革命軍遂在三道橋南端與之對峙。當予下令之攻擊楚豫軍艦也，連發八砲射擊楚豫，楚豫以啓碇不能還擊，而楚有、楚材等五艦視楚豫之受擊，咸作壁上觀。革命軍所發之砲，一彈中楚豫艦頭，兩彈中其艦尾，迨楚

豫還擊，予於是命射擊對岸劉家廟等地敵營砲，咸集中向楚豫射擊，沿隄掩護砲隊步兵亦開槍射擊楚豫以助威，楚豫不能支，向下游逃逸，而我革命軍青山之砲，亦向楚豫迎擊追擊，楚豫大恐，遂順流經團風望田家鎮江西方面駛去。是役，我軍在兩望者，僅參謀長陳壽一人左脚爲彈片穿傷，敵艦有誣死傷不得而知。在漢口者，我軍死五人，傷十六人，敵軍則遺屍二百六十餘具，聞其傷者，約在千人以上。而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等五艦，於楚豫受砲逃逸時懸白旗以示投降。予擬由兩望至紅關，偕李國鏞等率領水師砲船由紅關前往接收該降艦；詎至紅關，都督黎公已派專使持令至，謂該艦等既懸白旗投降，應徐爲接洽，俾易就範，不可迫之太過，致生他變。予奉命躊躇間，而該艦等遂駛近租界江流中矣。時已上午八時有半，予當偕副指揮李國鏞至都督府，經過筷子街漢陽門長街一帶，則勝利之旗，已遍滿市廛。予見黎公，報告作戰經過情形。黎公曰：一戰而逐走瑞澂、張彪，降服五軍艦，佔領劉家廟、大智門諸地，此爲革命軍與清軍初次戰爭之大捷，亦即我革命戰史之第一頁。予曰：五軍艦之懸白旗，意在避免革命軍當時之砲擊，特詐降耳；若不使之受編而爲我用，或逐彼於湖北境外，終必爲我之大患。黎公曰：將奈何？予曰：武勝關、田家鎮，爲湖北水陸之門戶。武勝關不取，則漢口被兵；田家鎮非我所有，則敵艦可以自由往來。今武勝關已噬臍無及矣，而田家鎮尙有可圖。予擬請於都督，明日至該鎮察看虛實，然後率兵將其佔領。彼時，該敵艦雖不投降而爲我用，亦不得繼續停泊

於湖北境內以威脅我武漢也。黎公曰：善，恣汝爲之。予於是爲黎公一面擬就告捷電報，一面命秘書處起草佈告，將驅逐瑞澂、張彪擊退漢口敵軍情形，通電全國，張貼通衢，俾各省得以聞風而起。下午二時，軍務部長孫武，由醫院具函都督，舉張景良爲漢口前敵指揮官，並請將張立予開釋。蓋武以何錫藩聲望日增，故起張於幽囚之中以代何，俾張他日得爲己用也。予至黎公處，黎公以武函示予，予曰：何錫藩淵穆冲夷，能用人之長，故一舉而克復劉家廟、大智門諸地。今以戰勝之餘，遽以張景良代之，恐不足以服諸將士之心。且張欲立功以自贖其罪，可盡力於革命之處甚多，又何必在於漢口前敵指揮也。黎公亦極以予言爲是。迨十時，武復具函黎公，促成其事。黎公於是諭予立將張釋放。同時，並委張爲漢口前敵指揮官，蕭開桂爲參謀長，且發表命令，於張到劉家廟車站成立司令部時，立時準備向敵進攻。當是時，馮國璋所部已開抵漢口，革命軍雖已擊敗清軍，然以清軍應援南下日衆，五軍艦之後患方殷，今忽起張景良於羣疑積嫌之中而授以漢口前敵指揮，故識者憂之。八月二十九日晨，予偕英人亨利，左參贊吳若龍，第一課長鄒尙志，步探長彭春發，高等探員黎玉山暨衛兵數人乘楚威輪船赴田家鎮，是日，卽張景良到漢成立前敵指揮部於劉家廟車站之日。同日，漢口軍政分府詹大悲，亦奉到都督命，因派呂丹書、葉達三、黃之根等設第一糧臺於劉家廟，第二糧臺於大智門，存儲糧秣子彈，以俟張景良下令進攻。至是日上午十一時，張竟抄錄都督所發攻擊命令原文送達各隊伍，囑照命令行事，

各部將領見之大譁。適蔡濟民、蔡國光、徐達明、楊璽章等奉命到漢調查張佈置進攻敵人情形，蔡濟民等知張毫無計劃，遂由楊璽章代張擬就命令七條。張景良於此卽就楊所擬命令呈報都督，通知各部隊。無如各部將領於張已失信仰，然以革命成亡所關，又不能不勉爲執行。於是轉運糧秣械彈於前方，封泊大小民舟輪船於劉家廟江岸，擬如命令所云明日拂曉潛進隊伍達到掩護目的接近敵人時，其餘隊伍卽乘民舟輪船渡過對岸向敵人左右翼進攻，此卽張景良到漢就任前敵指揮官第一日之情形也。是日晚，予所乘楚威輪夜泊黃石港。八月三十日，天未曙，楚威輪船啓碇下駛抵田家鎮時，約上午九時許。予等先泊舟江南岸，咸獵服荷槍相與登半壁山。至最高處，見懸崖如削，與北岸釣魚山對峙，兩岸相距僅一百七十餘丈，扼束東流之大江有如匹練，俯瞰之則置身高可千仞。遙望西塞，屹若重關，真天險也。山下荒壘數十，彌望成行，皆太平軍與清軍百戰之遺跡。清軍初不能守，太平軍乃得據有武昌；其後清軍攻克武昌，遂以全力爭奪此山矣。歷覽既竟，遂下半壁山渡江而北至田家鎮，環視釣魚山一週，所見砲隊要塞防守清軍，皆頹廢不振，因顧左參贊吳若龍曰：湖北陸有武勝關，水有田家鎮，此天假革命軍以利攻守，及今不圖，則水陸諸險盡失矣。若龍曰：此非所以語於黎公也。予曰：予亦知黎公之不能語於此者，然又不能不盡予力以赴之也。因於下山時，書釣魚山題壁一紙以檄田家鎮清軍守關之將士。至此，楚威輪船遂鼓輪西旋。舟至武昌黃州，已是夜深九時，予等是夜遂泊舟武昌下游。是日我

漢口進攻軍隊，於先一日晚佈置清楚後，拂曉，第二協謝元愷之一標潛行經由三道橋南端陸續向滸口前進時，清軍步哨鳴槍拒之，謝標斬殺多人，及進至三道橋北端，敵用機關槍掃射，謝標死傷甚衆，猶復衝鋒前撲，敵仍不退，而謝標死傷更多。於是退回二道橋與敵相抗，敵復用大砲機關槍向我猛擊，謝標乃退回原地。至此兩軍途在三道橋南北兩端互用砲擊。第四協前進隊伍由藤子岡附近乘船多艘渡至滸口右岸，因地勢於我軍不利，難以前進，且清軍防禦嚴密，遂在該處停止。旋以我軍正面退却，因亦退回原地。張景良見各軍退回原防，於是命砲隊仍佔據原防向三道橋北端敵人射擊，而令各步隊防禦造紙廠一帶，遂將不能前進情形報告都督，竟於是日上午十一時，發出防禦命令。是役，謝元愷所部隊伍進攻三道橋之際，因地勢關係，不能展開，且目標顯著，故被清軍射擊，死傷甚衆。事後調查，死二百餘人，傷七十餘人。自此以後，兩軍步槍失效，僅用砲戰，革命軍與清軍則對峙於三道橋南北兩端，徹夜固守。九月初一日，楚威輪船復由武昌、黃州西行。舟過陽邏時，見楚有、楚材五軍艦已移泊於此，若龍曰：此敵艦欲以襲擊我也，故先爲不可襲擊之勢。予曰：有是哉。下午七時，舟抵武昌，遂爲黎公言敵人之謀所以進攻我者，請以敢死兵三百奪取田家鎮脅迫五軍艦降我。黎公躊躇有頃，遽起而謂予曰：田家鎮距武昌遠，無海軍以資聯絡，孤軍深入，此死道也。予曰：然則於楚有、楚材諸艦將奈何？黎公曰：我將下令青山砲隊監視之，使該艦等不得上駛。予知黎公終無進取意，遂不復再言田家鎮

事。是日，湖南軍響應革命，在長沙獨立，舉焦達峯爲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同日，陝西西安獨立，舉張鳳翽爲都督。九月初二日，予辭去鄂軍水陸總指揮，黎公命予爲都督府總科長，總理府內各科事宜。是日，江西軍響應革命，在九江獨立，舉馬毓寶爲都督。九月初三日，江西湖口砲臺亦相繼獨立。當是時，革命軍諸將士，以湖南、陝西、江西響應革命，先後獨立，皆緣我革命軍戰勝清軍所致。故於三道橋之敗，志切反攻。自初一日以後，每有所請，黎公咸委之於張景良，而張景良則又婉詞不決，致使敵軍得以從容佈置。九月初四日，黎公召張景良詢問前線情形，並諭以當即準備進攻，張竟無所可否而去。九月初五日拂曉，敵艦楚有、楚材等五艘，於午夜偷渡漢家磯後，敵軍遂由三道橋向我軍進攻。一時步砲機關槍齊發，而指揮官張景良得報後則置若罔聞。我前線步砲各隊奮勇抵抗，敵已不支，向後退却，我軍乘勝前進時，敵艦忽由漢家磯駛近造紙廠江岸，向我軍防禦陣地側面開砲射擊，我軍死五百餘人，傷百餘人，我前線進攻隊伍，開後方被兵艦夾擊，遂後退。漢口敵軍，見兵艦開始向我軍射擊，於是督同機關槍隊由隘路前進，敵軍進至第一道橋，見我前線隊伍後退，乃用機關槍跟踪掃射，大砲猛擊，我軍以後援斷絕，無力抵禦，敵軍遂將造紙廠佔領。敵軍於佔領造紙廠後，旋又掩護在後敵軍繼續前進，我軍退至大智門一帶始佔領陣地。至此，自造紙廠至劉家廟一帶，完全爲敵軍佔領，敵艦亦於其任務達到時，旋即駛回陽邏。但我青山砲隊始終不知也。當革命軍自造紙廠退至大智

門佔領陣地時，約上午十時前後，我革命軍知敵艦已退回陽邏，遂重整隊伍，誓死向敵反攻。蓋以我前線官兵，憤楚有、楚材等艦之無恥，以該艦等投降後，不僅不守中立，反策應敵軍偷襲我後方防地，致有此敗。惟是時指揮官張景良不知退往何地，我前線各隊官兵以急圖恢復計，遂自行集合，決於下午一時開始向敵進攻。謝元愷率領該部打前鋒，步隊第三協右翼，步隊第四協左翼，齊向劉家廟猛進，呼聲震天地，士氣悲壯，所向披靡。清軍於劉家廟以機關槍頭強抵禦，益以造紙廠西邊大砲轟擊。革命軍於此槍林彈雨中，勇往前進。及至距劉家廟五六百米遠之地，各部隊均刺刀衝鋒。於是喊殺聲與銜銜銜聲相應，聲徹遐邇，衝至劉家廟時，則與清軍肉搏，清軍不支後退，革命軍遂將劉家廟克復。時已日薄崦嵫，革命軍因終日苦戰疲勞，且清軍利用造紙廠掩護，而以機關槍大砲作成防禦線，若再窮追，恐傷亡過衆，遂於天將昏暮時在劉家廟佔領陣地防禦。計是役我軍死千人，傷七百餘人，而謝元愷部死者即五百餘人，其所遺棄之軍需品尤夥，於是識者知罪之有所歸矣。黎公長者，於接得前線各部隊報告時，即於當晚十時三十分召集會議，僉以青山砲隊瞭望疏忽，不能阻止敵艦上下，應由協統陳炳榮負責，著記陳大過兩次。海軍於投降後偷襲我軍，反復無信，由都督黎公致函薩鎮冰警告，並通知各處斷絕其糧煤。張景良事前事後應敵計劃毫無，今後若由其個人負前敵責任，恐有誤大局，著派姜明經到漢會同張景良處理一切。又以漢口各部隊死傷太衆，特派步隊第五協赴漢增援。同時派方興、



楊雲開兩敢死隊長率領敢死隊到漢督隊。又議決增加第六協一協，由楊載雄任協統，防禦武昌省城。會畢，已夜深十一時，當由都督根據以上所議決者發爲命令。先是，開會討論此次漢口革命軍被攻失敗責任問題時，張振武、朱樹烈、范義俠、詹大悲諸人，有以張景良與敵勾通，應槍決以警衆者；有以張景良嫌疑重大，應撤職查辦者。時軍務部長孫武已傷愈到部，張、朱、范、詹每有所言，則孫武必爲張抗爭開脫，而都督黎公，於張亦不欲予以深究，結果，僅派姜明經到漢會同張處理一切了之。予謂黎公曰：軍令無私，罪大而罰輕，此獎勵之道也。於是黎公又加派吳兆麟偕同姜明經深夜到漢警告張景良，命其迅將造紙廠一帶奪回，此後尤當謹慎從公，不可再事疏忽，致干罪戾。張於是夜奉到都督命令後，與吳兆麟、姜明經會商六日拂曉向敵反攻計劃，於是下令前線各軍依照命令行事。九月初六日吳祿直擬在石家莊響應革命，派王孝真爲代表，由石家莊秘密來鄂接洽。渡漢水時，爲革命軍前哨所執，已綁赴刑場矣，予提至都督府覆審，乃得不死。是日拂曉，我軍已準備向敵進攻，詎敵乘我軍未發動以前，一由造紙廠一山姑嫂樹，分兩路向我進擊，我軍在劉家廟一帶與之抵禦者，火力相持，雙方射擊猛烈。謝元愷率領該標前進，其餘我軍亦隨之前進。惟清軍所用機關槍管退砲射擊力較我軍優越，而我軍新兵又不善利用地勢掩護，死傷過多。其由姑嫂樹進攻我戴家山一帶之清軍人數至衆，而機關槍管退砲射擊力亦極強。我軍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督率所部，奮勇抵抗，已將清軍擊退，迨乘勝前進時，清

軍利用機關槍管退砲側面向我襲擊，張廷輔因之身受重傷。益以該協右翼傷亡太重，指揮無人，遂往後退卻，影響所及，而與該協右翼接近之隊伍，亦隨之後退。我軍退至大智門新停車場附近一帶佔領陣地時，清軍遂又將劉家廟一帶佔領。都督黎公得到以上報告時，當發出緊急命令，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受傷，以謝元愷接任第四協協統，謝元愷所遺標統一職，以胡效鷲補充。並派尙安邦率砲隊兩營，於當日下午一時到漢口增援。又派工程營敢死隊等，攜帶工作器具到漢，會同各部隊構築防壕堡壘。同時，嚴令張景良督率前線各部，將所失各地急圖恢復。我前線各部隊，於奉到都督命令後，當於下午四時以前，整理佈置就緒；而武昌之砲隊工程營敢死隊，亦經先後開到。迨下午四點四十分鐘時，清軍復由劉家廟向我大智門新停車場一帶防綫進攻，我步隊第四協協統謝元愷聞訊，當即通知前綫各軍，妥爲掩護，俟其接近二三百米達時，則傾壕衝出，與之白刃相戰。未幾，清軍漸漸接近我軍防地，我軍藏匿掩護壕內，亦不還擊。及清軍進至距離我軍三百米達時，我軍齊由防壕衝出，白刃相接，殺聲震天。而砲標蔡德懋則排砲射擊。前線各隊衝鋒號齊奏，全軍勇猛前進，與之肉搏。清軍不支，向後退卻。我軍跟踪追殺，緊迫不捨。清軍被擊，陣線混亂，咸畏死逃命，自相踐踏，死傷山積，我軍遂長驅直入，追至三道橋。於是劉家廟造紙廠一帶，盡爲我軍恢復，所獲大砲機關槍步槍軍需品至夥。時僅下午七時也。步隊第四協協統謝元愷，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第五協協統熊秉坤，砲隊第一標標統蔡德懋

以及敢死隊隊長方興、馬榮、楊雲開等方擬乘勝前進，將三道橋完全佔領；詎前敵指揮官張景良，忽下令焚燒大智門糧臺。張於下令焚燒糧臺時，並使人謊報謝元愷等，謂有大隊敵軍由間道侵入，佔領大智門，第二糧臺被焚。謝元愷等暨前線將領士兵，見火光燭天，槍砲彈響聲不絕，以爲敵軍確已佔領我大智門，焚燒我糧臺輜重，孤軍懸隔，不得不督率所部後退。敵軍見我軍後退，遂在後用機關槍追擊掃射，復以管退砲向我遙轟。無何，謝元愷被彈陣亡，何錫藩亦受重傷。前綫我軍以指揮無人，陣綫遂亂，敵軍見有機可乘，又益以大隊援兵追擊。於是蔡德懋、李忠孝、馬榮等亦先後被擊身死。至下午十點四十分鐘，我軍退至歛生路一帶，始佔領陣地，重將隊伍，堵禦敵軍，而歛生路之劉家花園附近以至大智門、劉家廟、造紙廠等地，遂完全爲敵軍所有。是役除何錫藩身受重傷，謝元愷、蔡德懋、李忠孝、馬榮等陣亡外，而下級將校與士兵之死傷，其數逾三千人以上。都督黎公，於接獲以上報告後，卽於是夜十二時召集緊急會議。到會約三十餘人。當由張振武報告今日戰敗經過。時戶外風雨淒其，張報告畢，皆同聲一哭。繼由子報告與祿貞響應革命計劃以及其代表王孝真本日到鄂情形，會衆於張與子報告畢，僉以爲此次漢口之敗，完全由張景良勾通敵人下令焚燒糧臺所致。於是一致議決，應由都督下令將張逮捕過江，處以應得之罪。一面命令漢口將士嚴守歛生路一帶，使敵軍不得前進。同時並調查在漢所有隊伍人數，俾便整理而圖恢復。九月初七日上午七時，予命步探長彭春發率領衛兵多人，攜

同都督命令到漢逮捕張景良。適值馮國璋縱兵焚燒漢口街市，秩序混亂。彭春發等冒雨渡江後，無由得悉張景良所在。嗣知漢口軍政分府是時亦派人緝張。緝捕者遇張於後城馬路，適張與前八鎮參謀官劉錫祺途中耳語，遂將張、劉二人一併逮捕。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於劉張二人略事審問後，即呈明都督，於當日上午十時就地處決。當是時，漢口革命軍所餘兵額尚有步隊第二協二千人，步隊第四協第七標一千人，步隊第五協二千人，步隊第一協全標，馬隊一營，砲隊一標，工程隊一營，敢死隊兩大隊，季雨霖團防兵一千人，漢口商團義勇軍一千八百人。黎公於張景良處決後，遂下令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重傷，著羅洪升代。標統姚金鋪病，著劉廷福代。代理第四協協統謝元愷陣亡，該協協統張廷輔傷勢不重，著仍回該協原職。又以漢口指揮官難得其人，擬派姜明經繼任，姜辭以疾，乃暫派朱錫全前往照料。此下午三時事也。四時，黃興偕同宋教仁、李書城、曾昭文暨日本陸軍大佐大元等十餘人，由滬抵漢，渡江來謁黎公，黎公因命同志多人率同軍樂隊到漢陽門外江岸歡迎，並令數騎持大白旗，上書黃興到鄂四字，分途游行武漢各街市，藉以安定一般人心。時蔡濟民、張振武、吳兆麟等以前綫指揮無人，遂請於黎公，委黃興為漢口總司令。是日清廷有旨，命蔭昌將第一軍交馮國璋統帶，俟袁世凱到任後，即行回京供職，即以馮國璋統第一軍，段祺瑞統第二軍。九月初八日上午，黃興偕同李書城、曾昭文、蔡濟民、楊璽章、徐達明、吳兆麟暨日人大元渡江，設漢口總司令部於滿春茶園。下午，與檢閱漢口

前綫隊伍。第一協第一標以運輸漢陽兵工廠槍械子彈至漢口事未能全集，與詢其故於該標楊標統，楊標統以上述情形告，與怒，立斬楊標統於滿春茶園總司令部前。是日，山西軍響應革命，在太原獨立，舉閻錫山爲都督。同日，袁世凱於清廷授以湖廣總督後，滯居彰德，使鄂人劉承恩爲代表，致函都督黎公，誘致鄂軍政府談判和平，鄂軍政府拒不答覆。九月初九日上午六時，漢口革命軍總司令黃興，諭其左右通告前綫將領向敵進攻，而不發佈命令，曾昭文、楊麗章議諍無效。前綫將士於奉到興口諭後，全綫無由策應，亦未能完成進攻任務。下午四時，興渡江與都督黎公晤，黎公婉言以諷之。九時，興召曾昭文、楊麗章等會議，始發佈防禦命令。是日，雲南軍響應革命，在昆明獨立，舉蔡鍔爲都督。同日，同盟會同志清山西巡撫兼攝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以馮國璋進攻漢口革命軍時，焚燒街市，因抗疏清廷，請嚴爲懲辦，並截留清軍運漢械彈軍需於石家莊。九月初十日漢口總司令黃興，正式發佈命令，翌日拂曉，向敵反攻。蓋自我軍退至沔生路一帶以後，佈置整理需時，而清軍亦震於黃興之名，在援軍未大集以前，不敢向我作戰故也。是日，湖南都督焦達峯，副都督陳作新，爲部下變兵所弑，湘人舉譚延闓繼任湖南都督。同日，江西軍響應革命，在南昌獨立，舉吳介璋爲都督。九月十一日上午五時，予偕同吳若龍等擬渡江至前綫參觀，甫至漢陽門，聞漢口槍砲聲機關槍聲甚急，予取時計願謂若龍曰：此敵人先我進攻也。先是，予得報，知清廷決於是日授袁世凱以內閣總理大臣，袁擬於是日南下視師。

孝感，以激勵前綫清軍，于是以知今日之必有大戰也。因急渡江晤總司令黃興，知此次敵人攻勢甚猛。時我軍利用隄防以爲掩護，相機與之應戰，進攻我之清軍，愈逼愈近，而我之預備隊亦向第一綫增加。總司令黃興，則率領敢死隊督戰於後，以此互相策應，陣綫穩固。清軍進至與我距離不遠時，畏我軍白刃與之肉搏，僅以大砲機關槍步槍向我射擊，士兵始終不敢與我軍接近。我軍亦因清軍大砲機關槍步槍火力猛烈，不能衝鋒前進。我與清軍相持至上午十時許，清軍一面則利用其優越武器不斷增加火力向我軍射擊，一面則利用敵生路正在焚燒房屋掩護其部隊隨着機關槍隊步步前進以逼近我軍右翼。我右翼軍隊受其猛烈火力射擊，死傷過衆，不得不向後移動。清軍於我右翼軍隊往後移動時，即乘機前進縱火，使我右翼軍隊失却掩護，攻守兩難。故自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敵生路附近房屋，被清軍縱火者，又復六七處，而清軍大砲，又復遙擊清軍縱火一帶，以震撼我右翼軍隊。清軍機關槍隊，亦與其步隊相率前進，用猛烈火力壓迫我右翼軍隊。我右翼軍隊，既蒙火焰之焦灼，又受猛烈槍砲之射擊壓迫，無法固守，不得不繼續後退。清軍見我右翼軍隊繼續後退，則緊迫其後，跟踪前進。我正面軍隊，見我右翼後退，亦隨之後退。我左翼軍隊，見我正面已退，亦同向後退。總司令黃興，率領敢死隊督戰第二綫，未審兩軍火力及其陣地形勢優劣以決定當進當守當退之機而指揮全軍，惟督率敢死隊以阻截各軍不得後退，後退者殺之。當各隊後退時，與喝令敢死隊殺退者，而退者仍不止。興怒，乃拔刀手刃諸退

兵，但退者仍乘隙潛退。因之陣容零亂，有非與敢死隊所能阻截者，卒至各部士兵爭相後退，而黃興與敢死隊亦不得不自動後退。迨下午二時，興始下令各部隊退至玉帶門一帶防禦。下午五時，各部隊已全數退到玉帶門，藉後隄以爲掩護，始佔領陣地防禦。清軍於我退出之街市房屋，懼我有埋伏也，或街市道路可以互相通達之處，懼我能繞攻也，又復各處縱火。故清軍所到之街市，無處不火矣。初予至敢生路附近黃興督戰地，適兩軍正相持，予語興曰：清軍地勢槍砲優於我，我與之久相持，必不利，曷出奇兵以突襲其左右翼，使彼無暇前進，待其氣衰力竭而擊之，勝則我可恢復失地，不勝而我陣地亦可固守。興不答。及我右翼向後移動時，予復語興曰：清軍砲火猛烈，我死傷多，曷下令退至第二綫。興仍不答，但瞋目視予。予至此，遂不再爲興言。興於玉帶門佔領陣地防禦後，其氣似不能平，因語予及其左右曰：士兵無戰鬥力，軍官無指揮力，士氣如此沮喪，萬難復用，不若退守漢陽，以待湖南援軍，再圖恢復。衆聞興語，無一應者。予曰：明日退守漢陽良是，望於今日軍報中速以此意向都督提議。予返武昌時，亦當爲都督言之。吳若龍聞予言大駭。予曰：以今日形勢觀之，漢口決難守，但漢陽阻水，遲則我軍恐難全渡，矧漢陽設防尙須時日耶？若龍意解。時下午六時矣。予遂偕若龍等返武昌，抵都督府，當報告漢口今日戰守經過，明日應退漢陽諸情形。黎公亦極以予言爲是。八時，黎公遂召集軍事緊急會，當議決六事：一、除電促湘軍赴援外，再電江西贛響應各省迅速派兵援鄂。二、

漢口各部隊仍應竭力固守，使敵軍前進遲滯，以便將所有軍需品運往漢陽。三、武昌、漢陽應趕築防禦工事，尤宜嚴密警戒，不可稍事疏忽，違者軍法從事。四、所有戰綫上隊伍，損傷缺額，一律補足。現有五協，各協趕練補充一團以便隨時補充，並再擴充兵額三協，以鄧玉麟、羅洪升、王國楨三人爲協統，即時成立訓練，俾作戰守之用。五、通電全國，歷數清軍縱火焚燒漢口之罪。六、多派船隻到襄河停泊，俾漢口部隊得以隨時渡到漢陽。會議畢，已夜深十一時矣。是日，清廷有旨授袁世凱內閣總理大臣，袁亦由彰德南下視師孝感。九月十二日，漢口總司令黃興於下午六時，下令漢口所有隊伍，陸續渡河退至漢陽。其前綫一部份隊伍，仍守原防，掩護退却。又命第一協協統宋錫全留守漢口，俟各部隊伍退完時，與掩護隊伍最後退却。總司令黃興，將以上命令發表後，當與其左右率領敢死隊一同渡過襄河而到漢陽。是日，清廷以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等，陳師灤州，奏請立憲，君臣震驚，遂命資政院起草頒布十九信條。九月十三日，鄂軍政府，築壇闕馬廠。上午七時，都督黎元洪，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同日，同盟會同志，在滬響應革命，佔領製造局，宣佈上海獨立，舉陳其美爲都督。先是，黃興之任漢口總司令也，其於革命軍將領，本素不相習，且昧於戰守形勢，固持己見而不從人言。是以臨陣輒多殺戮，卒至敢死之士，觀望不前。迨漢口失守，第一協協統宋錫全畏禍逃逸，而革命軍於死傷殘敗之餘，其得以渡襄河而至漢陽者，數不逾萬人。當此之時，麻黃去黎之謠，亦復乘時以



起，於是人心震恐，談者色變。有識之士，以大敵在前，乃相議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以弭紛亂，雖內爭少息，然人心之不安，仍如故也。及聞上海獨立，而中外觀聽，至此乃爲之一變。九月十四日，黃興設戰時總司令部於漢陽昭忠祠，以李書城爲參謀部長，王孝真副官部長，曾昭文軍需部長。是日，貴州軍響應革命，在貴陽獨立，舉楊善誠爲都督。九月十五日，戰時總司令黃興，以參謀部長李書城不諳湖北軍隊情形，使人言於黎公，請派參謀數人到漢陽助理一切軍務。黎公當允黃請，派參謀姚金鏞、賓士禮、徐達明、蔡濟民、吳醒漢、夏維善等渡江至戰時總司令部。黎公又以大別山、黑山、仙女山、扁擔山等處要塞關係重大，備文通知戰時總司令黃興，委予兼領大別山要塞監督，監督大別山、黑山、仙女山、扁擔山各地砲隊。予遂於大別山魯廟設大別山要塞監督署，並於昭忠祠戰時總司令部設鄂軍都督府軍法科漢陽辦事處。是日，江蘇軍響應革命，在蘇州獨立，舉巡撫程德全爲都督。浙江軍響應革命，在杭州獨立，舉湯壽潛爲都督。九月十六日，廣西軍響應革命，在桂林獨立，舉沈秉堃爲都督。同日，清廷納袁世凱及兩廣總督張鳴岐之議，釋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於獄。九月十七日，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在未入京就職前，賄使山西巡撫兼領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部下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等刺殺祿貞於石家莊車站，而六鎮參謀官張世膺副官周維楨等亦同時遇難。先是，山西軍響應革命，在太原獨立，清廷聞變，授祿貞山西巡撫，命率其所部第六鎮往攻，祿貞軍次石家莊，屯兵不前。及第二十

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等陳兵灤州，電請立憲，清廷復命祿貞前往宣撫，祿貞至，則與紹曾、天蔚等密謀三路進攻北京，再以一軍由京漢路南下而截斷漢口清軍歸路。會袁世凱賄誘所部六鎮往攻山西革命軍，祿貞在灤州得報，馳返石家莊，叱令六鎮將士勿得前進。遂單騎至娘子關以與晉軍都督閻錫山約，擬聯合晉冀諸軍協力圍北京，則取清軍南下輜重以厚軍實，並親率山西革命軍五百餘人至石家莊，而以山西革命軍就撫報清廷。蓋是時可以制袁世凱死命者惟祿貞耳。祿貞死，世凱遂得以由彰德款段入京，獨攬清政，統一冀、魯、豫三省師旅，而與革命黨勢均力敵也。同日，援鄂、湘軍標統王隆中、甘興典奉湘軍都督焦達峯之命，率湘軍四十九標五十標抵武昌，分駐兩湖書院及平湖門外乙棧。戰時總司令黃興聞訊，派唐正前往慰勞。是時漢陽計有蔣肇鑑、張廷輔、熊秉坤、胡效齋、曾繼吾、李占魁、胡恢漢等之步砲輜重工程各隊三協一標一團兩營，其員額槍枝彈藥被服諸事，均已補充完足，俟湘援軍至，即準備開始向清軍進攻。先是，焦達峯、孫武等奉同盟會命之由日本回國組織共進會也，焦於湖南，孫於湖北，均以聯絡新軍加入革命為唯一任務。及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焦與陳作新諸同志遂於九月初一日率領湖南新軍在長沙獨立。翌日，各界集議諮議局，於是舉焦為湘軍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並由諮議局議長議員等組織議事機關。時譚人鳳在鄂，聞得湖南獨立訊，遂請湖北協濟器械，都督黎公當允助譚步槍三千枝，餉銀二十萬元，並命營長劉佐龍護送前往。譚至長沙，見諮議局耆紳把持湘

政，都督命令不得諮議局議決，不能執行。譚以爲軍事時期，軍令政令，應統一於都督之下，力主解散之。其事雖未見實行，而諮議局都督府以此遂不相協。及梅馨由宜陽督隊還省，焦都督令梅率所部山株萍鐵路攻江西，梅不應命，焦陳兩都督被刺之禍遂作。焦陳兩都督之被刺爲九月初十日，距王隆中、甘興典援鄂之令纔兩日，此亦革命之大不幸也。是日，江蘇軍響應革命，在鎮江獨立，舉林述慶爲都督。九月十八日，戰時總司令黃興，以漢口清軍，陸續增援，現有隊伍已逾二萬之數，若一旦向我進攻，則危險實甚。且我援鄂湘軍，已由武昌開至漢陽防地。因發出防禦命令如下：一、現在漢口，清軍約二萬人左右，於劉家廟至橋口上關與花樓並黑山對岸等地，構築掩堡。更於沿江江岸一帶，設有砲位，而孝感至新溝各處，亦有清軍出沒。馮國璋亦已進駐大智門。惟我江西雲南貴州浙江上海等地，已響應革命，宣布獨立，均擬派兵援鄂。二、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該協於南岸嘴至兵工廠附近佔領陣地，且派一部掩護我右側。四、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鑑，率該協佔領陣地，右翼與第四協聯絡，左翼至鋼藥廠西端附近。五、步隊第四標標統胡效齋，率該標與步隊第一協聯絡，須於黑山至割綫口附近佔領陣地。但以上各部隊須利用時間構築強固防禦工事。六、湘軍第一協協統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在十里舖、鍋底山附近佔領陣地，構築強固防禦工事，且派一部警戒琴斷口、三眼橋附近。七、砲隊團統帶曾繼梧，率該團在大別山、黑

山、仙女山、扁擔山附近等處選佔陣地，以能射擊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及琴斷口、三眼橋附近爲要。八、步隊第五協統熊秉坤，率該協在七里舖爲豫備隊。九、各部隊給養，派員在歸元寺糧臺領取糧秣。十、本總司令在漢陽昭忠祠。同時，興復訓令糧臺司令官王安瀾、輜重第一營營長胡恢漢云：一、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防禦。二、該糧臺司令官王安瀾、輜重第一營營長胡恢漢，須按照在漢陽本軍所轄各部隊準備糧秣，以便各部隊派員領取，並須先在本司令部計劃各部隊報來人數妥籌辦理。三、本總司令在漢陽昭忠祠。是日，安徽軍響應革命，在安慶獨立，舉朱家寶爲都督。同日，北京資政院，執行清廷所頒布之十九信條，投票同意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九月十九日，同盟會同志冷公劍，代表北京同盟會同志註六一與京、津、保等處之共和會、鐵血會各革命團體，來鄂謁見黎公，擬請派予北上主持革命。黎公以此問於予，予曰：以目前形勢論，推動北方革命，實有迫切需要，究竟以何人前往爲宜，此則另一問題也。冷以本月初四日由北京起程，乘京漢車至孝感後，步行十日始達武昌。蓋自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至九月初四日冷由北京起程到武昌，北方情形已三變矣。當武昌起義之初，清廷君臣聞訊震恐，束手無策，而八旗官民與夫九門軍警，尤相互驚擾惶懼，宵夜聞販賣聲，輒遺械而走。當此之時，若得數百人於正陽、宣武、天安諸門間，奮臂狂呼，則不血刃而北京可得也。迨袁世凱起用爲湖廣總督，近畿軍政大權，漸入袁氏腹心之手以後，以此人心稍爲安定。然閻錫山獨立於

太原；山西巡撫兼領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陳兵於石家莊；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陳兵於灤州。且相與協議三路進攻北京，南下截斷漢口清軍歸路之策。使此議果成，袁氏即可就誅於彰德，而北京亦可犁庭掃穴也。乃不幸吳祿貞爲袁世凱所暗殺，致使北方軍政大權統一於袁氏一人之手，而北方革命，遂日趨於暗淡。故推動北方革命，實有迫切需要也。黎公亦唯唯稱是。是日，廣東響應革命，在廣州獨立，舉胡漢民爲都督。胡未到廣州前，舉蔣尊簋爲臨時都督。同日，廣東潮汕，亦宣布獨立。又江陰要塞駐軍，響應革命，亦於是日宣布獨立。九月二十日，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使蔡廷幹、劉承恩二人爲代表來漢，擬與革命軍談判和平。此爲袁世凱對於鄂軍政府第二次之探試。蓋第一次爲九月初八日之信，卽袁世凱使劉承恩一人具名而發者，而此次袁氏所派之代表，則爲蔡廷幹、劉承恩二人，且有袁氏致黎公一函，語皆謬妄，比擬亦多不倫，故先之以駐漢英領事之介紹。當是時，響應武昌起義而宣告獨立者，已有湘、滇、黔、贛、皖、蘇、浙、粵、桂、秦、晉諸省，故各省來電，有議設臨時政府者。於是黎公召集緊急會議，而於袁氏派來代表是否接見，亦一併討論之。開議時，到會者甚衆。關於組織臨時政府事，則一致決議由都督具名通電與各省籌商。至袁世凱代表是否予以接見袁函是否答覆一事，予獨主張於拒絕接見答覆後，由黎公通電各省以揭發袁氏陰謀。卒以贊成孫武、胡瑛接見代表作兩答覆之議者多，會衆遂指定湯化龍爲黎公代擬覆函。並由孫武、胡瑛會集湯化龍、孫發緒、胡瑞霖等二十餘人於

都督府，以與蔡廷幹、劉承恩辯論共和君主之是非得失。此爲袁世凱與革命軍議和陰謀初步之成功。同日，戰時總司令黃興，以不得口供而怒殺漢川蕭叟夫婦及其子媳幼孫一家五口於漢陽昭忠祠戰時總司令部。予爭之不得，遂撤銷昭忠祠都督府軍法科辦事處而回都督府。其事詳予所著辛亥革命武昌三十五日記。

【註六一】時同盟會同志在北京者有吳友石、楊時傑、冷公劍等數人，以吳所辦之國風報爲中心。吳本姓白，名逾桓，友石者蓋化名也。

九月二十一日，戰時總司令黃興，以清軍謀攻漢陽日急，因於前綫各軍有所調整後，復發出防禦命令如下：一、綜合各方報告，清軍主力仍在漢口至孝感附近一帶。另有一部軍隊，似由新溝方面南下。二、本軍擬仍在南岸嘴至三眼橋一帶防禦。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該協仍在原陣地防禦，並須利用時間加築防禦工事。四、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率該協第九標，右翼與步隊第四協聯絡，須於兵工廠至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五、步隊第四標標統胡效騫，率該標於鋼藥廠及黑山西麓佔領陣地，須與步隊第五協聯絡。六、湘軍第一協協統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之兩隊，右翼與步隊第四標聯絡，須於割絲口至琴斷口附近佔領陣地。七、湘軍第二協協統甘興典，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之兩隊，於美娘山、三眼橋至扁擔山附近佔領陣地，並與湘軍第一協聯絡。但須派偵探搜索蔡甸方面之敵情。八、砲兵團仍佔領原陣地，以能射擊漢口新停車場至東亞製粉工廠一帶以及

三眼橋附近爲要。九、步隊第六協統楊載雄率所部在七里鋪，步隊第十標在歸元寺附近爲預備隊。十、各隊給養，仍派員到歸元寺糧臺領取糧秣。十一、本總司令在昭忠祠。同日，同盟會同志楊時傑代表京、津、保等處各革命團體，繼冷公劍之後，由北京來鄂，請予北上主持革命。楊於謁見都督後，晤予陳述來意，予因挽楊居於別中，與冷同住一室。楊以本月十八日，由北京附京漢路車起程，若以平常行車時間論之，僅遲一日到鄂。蓋自革命軍退守漢陽後，火車可直達漢口也。是日，福建軍響應革命，在福州獨立，舉孫道仁爲都督。山東獨立，舉孫寶琦爲都督。奉天獨立，舉趙爾巽爲保安會長。九月二十二日，都督黎公，宴京、津、保各革命團體代表楊時傑、冷公劍等於府。席間相與談及予北上主持革命事，黎公卽以此意徵詢於予，予以袁世凱自暗殺吳祿貞後，彼已統一近畿軍政大權，可與革命軍勢均力敵。故爲革命策安全計，惟有北上運動京、津、保、滬、通軍民同志響應革命，推翻清室，動搖袁氏本根，實爲目前迫切要圖。予於是允以北行。是日，黎公召集軍事會，決議二事：一、爲派李雨霖爲襄陽招討使；二卽派予爲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帶，主持北方革命，並由國庫項下撥款萬元，作爲辦公之費。到北方後，如有急需，當陸續匯寄。同日，停泊鎮江之鏡清、保民、聯鯨、楚觀、江元、江亨、建威、通濟、飛鷹、楚同、楚泰、楚謙及張字魚雷艇共十三艘，宣布獨立，聽候軍政府調用。同日，江蘇都督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代表姚桐預、高爾登通電，請各

省派代表到滬會議，組織臨時政府。蓋彼等尙未接到黎公主張成立臨時政府通電也。同日，上海都督陳其美轉到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名電，倡請各省公舉代表，集議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九月二十三日，都督黎公，以戰時總司令黃興，在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鑑調防武昌後，發布防禦令，於漢陽防區，有所調整，影響所及，武昌防區，亦有調整必要，因亦發出防禦令如下：一、清軍漢口兵力，約二鎮以上，其第一綫，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但有一支隊出新溝經蔡甸南下。另一支隊則由黃陂向陽邏前進，我漢陽各部隊，仍沿襄河一帶由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防禦。二、本軍擬防禦武昌省城。三、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該協防禦武昌城，但派一部須附砲兵一隊騎兵一排防禦東湖門附近。四、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該協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五、步隊第一協及其餘各部隊，均在武昌城內待命。六、本都督在都督府。是日，予奉都督令，命以卽日起程北上。時願從予行者，有吳若龍、冷公劍、陳濤、鄺慶漢、王振漢等五人。吳定安因與吳若龍識，亦願同行。時陳濤以脚傷在醫院診治，鄺慶漢、王振漢，擬俟陳濤脚愈再行起程，故與予同時起程者，僅吳若龍、吳定安、冷公劍三人。同日，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由彰德入北京，就職內閣總理大臣。蓋距吳祿貞之被刺身死，僅六日也。予以九月二十四日渡江至漢口，乘怡和公司輪船東下，二十八日至上海。當與宋教仁訪晤滬軍都督陳其美於滬軍都督府，相與商討革命軍進取南京後，分路北伐策應諸事；而陳都督，殷



殷以武漢同志對於袁世凱和戰之意旨是問。子曰：處今日而言革命，其最可慮者，則爲以大總統餌袁世凱而推翻清室。夫自吳祿貞被刺身死後，北方軍政大權，已入於袁世凱一人之手，是與革命軍爭天下者則袁氏也。袁氏果爲革命軍所敗，清室何能獨存。武漢同志中，固有一二人嘗爲是說者，予猶以爲圖功之心太急所致。今則上海各省之代表亦如是云云，此則大可駭怪者。陳都督聞予言有頃，呼教仁之字而歎曰：嗟乎鈍初，此則革命成敗之所繫，吾所以有是問也。爲今日計，惟有會師速取南京而促成早日北伐，使北方同志響應於內，吾等進攻於外，庶幾可以擊敗袁氏而消滅清室，舍此則無他策。教仁曰：以予所見，孫先生若能由海外回國，或易於圖功。陳都督曰：此則守株待兔之論耳。若袁氏之勢已成，雖有智者，亦無所施。於是相與感慨而別。十月初四日。予抵天津，卽與吳若龍、吳定安寓天津法國租界紫竹林之長發棧。冷公劍徑赴北京國風報。是晚，孫諫聲、華明軒、陳之驥、胡伯寅、李孝通，白毓崑、凌鏡諸同志來會。孫諫聲自是晚以後，卽留居于寓，與予規劃京、津、保、灤、通各地革命進行步驟。十月初五日，孫諫聲復集華明軒、陳之驥、胡伯寅、李孝通，白毓崑、凌鏡諸同志於予寓，討論灤州駐軍第二十鎮七十九標第一第二第三各營響應革命事。同志中有主張派人聯絡各營士兵者，諫聲曰：灤州各營士兵，什九均已加入鐵血會，而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三營長亦箇別先後加入革命團體。然以彼此情懷不通相互猜嫉，故各於其部下監視隔別極嚴，不得協議舉事之機。九月初十

夜之失敗，卽以此也。今欲策動灤州各營起而響應革命，惟有使施、王、張三營長協力共進，或可有成。予曰：派胡、李二同志秘密至灤調查該標官兵現狀後，再行決定如何？諫聲曰善。於是決定派胡伯寅、李孝通卽赴灤州調查該標官兵情形。次則討論海陽鎮駐軍第二十鎮八十標第三營營長馮玉祥響應革命事。同志中亦有主張派人前赴海陽鎮與之聯絡者，諫聲謂玉祥多謀而無學，多言而無信，非可以共死生者。七十九標第一營營長施從雲知彼最深，將來可與從雲商之，現勿用派人前往。議未終，而汪兆銘使人由北京來津，索予銀圓二千八百元，謂作十月初九日夜北京同志起事進攻清室之用。予當允由吳若龍、吳定安二同志卽日攜款赴京交兆銘。白毓崑曰：此必袁世凱用以威服愛新覺羅氏族人。予曰：何以言之？毓崑曰：吾聞黃復生、羅世勛、汪兆銘等之出獄，爲袁世凱、張鳴岐所保釋。時世凱在彰德，乃電使其子克定告黃復生曰：望君等勿他去，宮保來京時，尙欲一見汝等也。復生、世勛聞之大驚，當促兆銘避之他處，曰：此嫌疑地，不可留也。兆銘不聽。於是黃復生兼程往滬，羅世勛則匿居天津，獨兆銘留北京以待世凱之來。世凱到京就職內閣總理大臣後，則使兆銘與楊度、汪大燮並發起國事共濟會以搜刮諸親貴財貨。近又欲以責任內閣之名，要挾清帝罷免載灃、奕劻、載洵、載濤等之軍政大權。故爲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喜，世凱則假此以脅服之。革命之費，烏可資敵用也，曷拒之？予曰：此非所以疑於精衛也。是日下午仍使吳若龍、吳定安二人攜款入京交兆銘。當是時，革命同志之在

天津者，除孫諫聲、華朗軒、陳之驥、胡伯寅、李孝通、白毓崑、凌鏡諸人外；而男同志尙有江元吉、覃秉清、薛成華、張先培、賈以鋪、鄭筱蘭、張英華、羅世勛、陳國璽、曾正宇、張在田、周子覺等三十餘人。女同志則有杜黃、鄭雪雁、鄭毓秀、孫蔚強、章以保、汪固、李芬、徐修廣、陳心、周一、黃石、汪芸、張鴻翰等二十餘人。其他散居於天津近郊楊柳青、馬廠、北倉、軍糧城、西沽、新農鎮各地之共和會、鐵血會同志亦有五十餘人。十月初六日，予以鄂軍政府代表名義，偕同孫諫聲至各處慰問，並在津分區租定機關住宅十餘所，指定同志司理宿膳。約以每星期二五兩日，予與負責同志，至各住宅開會討論革命進行諸事宜。十月初七日上午，予俟吳若龍、吳定安於天津老龍頭車站。未幾，北京開來火車抵津，若龍、定安下車，而汪兆銘、白逾桓等亦與若龍、定安俱來。予見兆銘而訝曰：汝今來天津，九日北京事，其誰主之？兆銘曰：九日之進攻清室大內，自有運籌指揮之人，吾輩勿用留京冒此危險也。予曰：汝所云運籌指揮者何人？兆銘曰：項城耳。予曰：袁世凱耶？兆銘曰：是也。九日之事，實造意於世凱，世凱資助吾黨發動費五千二百元，同志以爲不濟，聞君到津，故予使人索二千八百元以足之，約以九日晚十時由吾黨鳴砲爲號。砲響，吾黨同志即發難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以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東華門以應之。是則吾黨僅負發難之責，留京奚爲？予因念白毓崑前日之言，亦不與之辯。是日四川軍響應革命，在成都

獨立，舉蒲殿俊爲都督。同日，下午二時，漢口前綫清軍，於我漢陽革命軍撤退武昌後，完全將漢陽佔領。於是京津道路傳說，有謂鄂軍都督黎元洪於漢陽失守清軍佔據大別山砲擊武昌時自殺者；有謂戰時總司令黃興於漢陽失守後，主張棄守武昌，挾鄂軍都督黎元洪，逃入兵艦順流東下者。一時人心惶惑，真僞莫辨。十月初八日晨，白逾桓送來天津日文報紙，載清軍佔領漢陽事甚詳。適白毓崑、華朗軒、薛成華、張先培、羅世勛、吳若龍、吳定安等在座。孫諫聲朗誦訖，乃相與大哭於予寓。予強言以慰之。先是，革命軍之退守漢陽也，黃興設戰時總司令部於漢陽昭忠祠，予爲興言：清軍槍砲優於我，我當於漢水上游長江下游時出奇兵以擾其後，使無暇攻我漢陽，待其兵疲氣衰而擊之，攻堅非可致勝也。興曰：所言良是。但我兵少不足以應敵，擬先乘其不備處而攻之。予以九月二十四日離漢北上，興乃於二十六日下令在漢水上游琴斷口，藉東亞製粉公司房廠掩護，用帆船以造作浮橋。橋成。二十七日拂曉，湘軍二千鄂軍六千悉渡漢水而達北岸。湘軍先渡，展右翼；鄂軍繼進，展左翼。湘軍沿漢水而下，抄襲清軍右翼後路至羅家店，逮至博學書院附近，清軍發覺，始用砲互擊。鄂軍進至博學書院東方之隄岸，知湘軍爲清軍砲兵壓迫，遂亦發砲擊清軍。清軍見鄂軍勢衆，乃集中大砲機關槍火力禦鄂軍，鄂軍不支後退，湘軍亦退。總司令黃興見我軍孤懸敵境，聯絡將斷，乃下令湘、鄂兩軍全退。時湘軍已進至韓家店，得令乃與鄂軍相繼渡漢水而退漢陽。二十八日，清軍以革命軍悉渡漢水退漢陽，遂

趕築三砲壘於東亞製粉公司後，以禦革命軍再渡。二十九日拂曉，革命軍海琛、海容、海籌、江貞，魚雷艇湖鵝諸艦奉鄂軍都督黎元洪命，由九江駛陽邏，蓋所以策應湘鄂兩軍渡漢水時夾擊漢口清軍之用也。當戰時總司令黃興下令漢水上游琴斷口造作浮橋，湘、鄂兩軍渡漢時，鄂軍都督黎元洪使人告興曰：俟海軍諸艦由九江駛抵陽邏時下令築橋渡漢。然興命令已於前一時發出矣。迨九江諸艦至陽邏，而湘、鄂兩軍已於先一日退回漢陽。諸兵艦於是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猶以猛烈砲火轟擊江岸一帶清軍砲兵陣地。清軍砲兵，悉爲所殲。海容、湖鵝兩艦，且載運機關槍大砲卸至黃鶴樓下而返。清軍漢口陣地，幾全部爲之搖動。十月初二日，清軍乘我不備，潛渡漢水佔領蔡甸。革命軍於初三初四初五等日，雖與之血戰，然爲清軍大砲機關槍所扼，迄難制勝，以是漢陽附近諸山隘險要，亦陸續爲清軍所據。至初六日，清軍遂長驅十里鋪，革命軍亦於是日開始向武昌撤退。然以大別山砲隊與清軍作殊死戰，故革命軍得以悉數渡江。初七日下午二時，革命軍棄守大別山，於是漢陽乃悉爲清軍佔領。十月初九日，陳濤、鄺慶漢、王振漢、易宜等由武昌、漢陽先後至津。陳濤易宜當留居於天津子寓所，鄺慶漢、王振漢信宿即轉赴北京。是晚，北京同志踐汪兆銘與袁世凱之約，發難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而宣武門發難同志之至西華門者則又分三路前進。十時，砲響，而世凱子克定與禁衛軍第四標均不應。會軍警探諜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高新

華、陳雄以此憤而自殺，漢傑亦以此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崑過老西開吉祥里十四號，扣子扉而呼曰：世凱、兆銘果相濟爲好，以殺我北京革命同志矣。予與吳若龍、孫諫聲、陳濤、易宣等咸驚起以詢毓崑，毓崑曰：此則趙秉鈞於昨夜京、津長途電話中告楊以德也。以德有文案名周緝陔者，與我居於比鄰，故爲我言之如此。毓崑言竟，舉室爲之惘然。下午，天津同志開會於老西開吉祥里之九號，擬成立津軍司令部。到會者有孫諫聲、陳之驥、華朗軒、易宣、白毓崑、胡伯寅、白逾桓、汪兆銘、黃以鏞、吳若龍、陳濤、吳定安、江元吉、覃秉清、薛成華、張先培等二十餘人，衆議欲以津軍司令昇子。兆銘知子將固辭也，乃越座趨子而耳語曰：座中人堪勝此任者，惟我與君耳，君辭其誰繼之？子曰：諫聲，北方健者，彼與二十鎮將士相習，該鎮官兵之傾向革命，什九皆受彼之影響，予意則當屬於諫聲也。兆銘不言而還於座。開會討論結果，遂舉孫諫聲爲津軍司令，陳之驥參謀部長，華朗軒副官部長，易宣理財部長，陳濤交通部長，白毓崑外交部長。會未終，兆銘與在座諸同志以次握手先別去。白毓崑曰：兆銘此去將自爲之也。子曰：何以知之？毓崑曰：兆銘嘗以吾黨之在京、津、保語諸世凱矣。世凱告兆銘曰：汝能持之，則團體之發展，暗殺之組織，恣汝爲之可也。兆銘之謁世凱，每謁必以一人，必以暮夜，兆銘偶不去，世凱亦必使人召之。迨至十月初二日，兆銘忽強外交部主事魏宸組同謁世凱，宸組固留學法國時加盟同志，於謁世凱辭出後讓兆銘曰：汝欲我助世凱以殺革命

同志耶？何與之綢繆爲也？兆銘曰：吾將畀汝以炸彈殺世凱於外交部，故使汝先識之。宸組曰：暗殺事則非吾之所素習。兆銘曰：不能暗殺，何言革命？宸組曰：吾不革命，吾亦不助世凱殺革命同志也。宸組以此遂不再見世凱。予曰：此亦楊以德文案周縉陔之言歟？毓崑曰：非也。蓋世凱祕書張一塵以告趙秉鈞，秉鈞以告華世奎，世奎以告朗軒，吾則聞之於朗軒也。至宸組之與兆銘所言，則爲宸組自述於馬鳴謙，鳴謙以之告我也。予曰：宸組之於兆銘，兆銘亦曾爲我及諸同志言之，但未及於同謁世凱一事。世凱欲用兆銘以殺革命同志，固也，吾不信兆銘果甘爲世凱用者。毓崑曰：我亦不欲兆銘甘爲世凱用也。姑言之，以俟其後。是日，山東都督孫寶琦，取消獨立，仍以巡撫名義維持該省秩序。十月十一日下午九時，汪兆銘擬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於天津義租界寓宅。上午，兆銘乃使黃以鏞告予與孫諫聲、吳若龍，白毓崑等四人曰：精衛有事約會，屆時希爲蒞止。九時，予偕諫聲、若龍、毓崑至兆銘寓所，而白逾桓、黃以鏞、李獻文、呂超、趙鐵橋、彭家珍、曾正宇、鄒憲文等亦在座。當由兆銘說明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之意義與其組織內容。並由兆銘、逾桓、以鏞等互推兆銘爲支部部長，白逾桓參謀部長，彭家珍軍事部長，李某財政部長，黃以鏞交通部長。會罷，予等將歸寓，兆銘乃以粵語止若龍勿去，謂有他事待會議【註六二】。諫聲、毓崑、若龍與予曰：同盟會支部已成立，尙有何事待會議者？毓崑曰：彼或更組織暗殺團體，俾有領袖實行派同志之名，藉有以報於世凱也。未

幾，若龍返寓，果如毓崑言，兆銘與若龍、獻文等七人，組織暗殺隊，隊員名額以二十人爲限，兆銘自爲隊長。是時，各省代表已由上海集湖北，奉鄂軍都督黎元洪爲大都督，鄂軍政府爲中央軍政府。清軍在漢口江岸龍王廟、漢陽、大別山所築砲壘用以威脅我武昌者，已爲我陽邏海軍與大小青山、黃鶴樓、楚望臺砲台所控制。是日，大都督黎元洪由卓刀泉回武昌，適駐漢英國領事介紹袁世凱代表蔡廷幹、劉承恩至武昌向鄂軍政府三次請和。張振武、吳兆麟主拒絕，孫武、胡瑛主談判。都督黎公曰：現各省代表在漢口，此非湖北所得自專也，可交各省代表議決之。於是，蔡廷幹等與各省革命軍代表會於漢口。由駐漢英領事保證，自十月十一日起，停戰三日，雙方均無條件。是爲袁世凱代表清廷與革命軍談判和平之始。同日，外蒙古在俄人策動下獨立於庫倫。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時，熊得山、李堯衢、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黃之萌、張先之、林伯衡、王榮九、趙海濤、程芝山、謝鍊伯、徐炳文、蔡德辰、王丕承、張雅堂、耿世昌、戴國棟、鄭玉成等應予之召，先後由北京、保定、通州、石家莊來天津，開共和會京、津、保、通代表會於老西關吉祥里十四號。而覃秉清、江元吉、薛成華、龔善支、孫炎生、張先培等亦代表天津分會與會。吳若龍因有憤於昨晚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開會時汪兆銘獨壟斷自專，乃主張成立共和會總部於天津，舉予爲會長以自爲號召。到會者咸同意其說。予與熊得山、錢鐵如獨以爲不可。予曰：孫先生首創同盟會以教國人革命，蓋教國人知革命必先知團結



也。故凡革命者，皆得爲同盟會會員，此則非汪兆銘一人所能自私者。當此舉國起而革命之時，吾等猶立共和會以別之，是吾等自外於同盟會也。予與孫諫聲等昨日之代表共和會、鐵血會加入同盟會，此吾等當日在保定成立共和會時已言之矣，諸同志於此其勿自疑。於是到會同志一致議決加入同盟會。下午二時，開京、津、保、灤、通、石家莊各地革命同志代表會於北洋醫學堂。除上午開會列席同志全體到會外，而孫諫聲、華朗軒、陳之驥、白毓崑、胡伯寅、易宣、吳定安、羅世勛、陳國璽、曾正宇、張在田、孫蔚強、汪四、李芬、黃石、陳心、周一、徐修廣、張鴻翰等亦同時參加，到會者計共五十餘人。大會爲集中革命力量，統一革命指揮，決定設鄂軍代表辦事處於天津，設京、津、保、灤、通、石家莊總指揮處。總指揮由鄂軍代表兼領，下分秘書處，參謀軍事交通聯絡四部，以熊得山爲秘書長，孫諫聲參謀部長，陳清軍事部長，白毓崑交通部長，吳若龍聯絡部長。同時，於北京、天津、保定、灤州、通州、石家莊、任邱各地成立總司令部。設總司令一人，指揮數人，以便各地分路負責指揮。當選定錢鐵如爲北京總司令，邱壽林、李堯衢、羅明典、張先之、李孔支、武子展、張先培、林伯衡、羅定文九人爲指揮。劉仙舟爲保定總司令。許潤民、王榮九、劉新茹、趙海濤、程芝田、徐炳文、謝鍊伯七人爲指揮。施從雲爲灤州總司令，孫諫聲、白毓崑、李孝通、熊朝霖、胡伯寅五人爲指揮。蔡德辰爲通州總司令，王丕承、張雅堂、徐雲谷、黃之萌、萬谷生五人爲指揮。尹漁村爲石家莊指

擁。耿世昌爲任邱指揮。天津總司令，業於初十日開會舉定孫諫聲，不再議。是日，清北洋巡防大臣張懷芝會同天津奧國租界巡捕房逮捕革命同志王熙普。熙普新由上海來津，爲諜者所悉，白逾桓、劉子良、陸金浦、曹恩祥、朱靖、童俊等六人往會，故一同被捕。同日，蘇、浙聯軍將南京城完全佔領。清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相偕而由漢西門逃逸。

【註六二】吳若龍，湖北大冶縣人，以其父宦於粵，在粵居住久，故能粵語。

十月十三日，江兆銘由天津早車過赴北京。是夜十二時，張懷芝奉袁世凱命槍斃王熙普於其官署前。白逾桓、劉子良、陸金浦、曹恩祥、朱靖、童俊等六人取保釋放。說者謂兆銘之赴京，係奉世凱之召，與處決王熙普有關者；又有謂世凱之召兆銘，於議和進行事有所諮詢者。諸同志咸爭相爲予言之。予於兆銘，至此不能無所疑也。當兆銘今晨早車赴京前，馳車至予寓而告予曰：清我兩軍漢口談判，現已停戰議和，吾黨同志，在此停戰期內，幸勿有所行動，致啓背約之責。予曰：信如子言，則世凱已背約矣。兆銘曰：於何徵之？予曰：於王熙普、白逾桓等七人之被捕徵之。兆銘聞予言猶強辯曰：王鏡聲耶？此一無行之伶人耳。或因干租界之禁而被逮，奚足以語於革命。言罷大笑而去。葉季高者，爲予肄業保定高等農業學堂林科時之同學，嫻於英吉利、德意志、俄羅斯三國語言。家北京時，嘗往來東交民巷各國使館中，故各使館中人，無不知有葉季高。季高喜遠謀而不耐瑣

務。已酉冬，予等成立共和會於保定，季高亦欣然加入。但於各種會議不一至，以此同志多非之，季高不顧也。予此次由鄂到天津後，季高聞之，遍覓予不得，乃徘徊於意、法租界沾河兩岸以俟之。十月十四日，予由老西開經天津橋至奧租界某同志處，季高見予，狂呼曰：吾待公於此已五日矣。予曰：何急乃耳！季高曰：吾有兩事當言於公者，故不能待也。予問其一，季高曰：汪兆銘也，吾聞之英使館人云：兆銘已受袁世凱之撫。現世凱正挾清廷以謀我，兩姦相濟，吾革命黨其有幸乎？予曰：此非所語於甘石橋下謀炸載灃之汪精衛也。季高曰：兆銘在獄時，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肅王善耆。善耆又命兆銘勸黃復生、羅世勛，復生、世勛不從，故在獄中受盡囚犯痛苦，而兆銘獨得優待。予復問其二，季高曰：需手槍炸彈諸物否？予曰：所需甚急。季高曰：法租界現有五響轉輪手槍兩百隻，盒子砲註六三百隻，鋼壳雷管炸彈百五十枚，小型白朗寧二十五隻，且，俄浪人用以售於蒙匪者，予值萬元即可購得也。予曰：予之資力，僅能及其半，奈何？季高乃出其所懷銀行七千元存摺與予曰：此家君授我以遊學美國用者，不濟，則以此款足之。時爲上午九點三刻。季高曰：吾兄弟現擬省親吉林，約以十六日附津奉車出關。聞此批手槍運存津地久，是否受潮，吾等須於事前在天津郊外試放後，以便明晚啟交。下午七時，季高送來五響轉輪手槍十隻，盒子砲白朗寧各兩隻。夜，季高即宿於吉祥里十四號予之寓宅，與予詳談汪兆銘在獄出獄前後情形。是日，蔡廷幹等在漢口與革命軍各省代表商定繼續停戰

三日。

〔註六三〕又名自來得。

十月十五日，天將曙，予偕季高暨孫諫聲、陳濤、易宣、薛成華、張先培、孫炎生、覃秉清、江元吉、吳若龍、吳定安、張在田、曾正宇等乘津浦車至楊柳青，而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張鴻翰三人亦同行。予等至楊柳青時，適清軍某鎮於十六日在該市招商購馬，故市上集有駿馬數十，予等賃得十四騎。於是相將策馬出郊外，而使女同志汪固等俟於市上。時則晴空一碧，萬里無雲。予等出市約五六里許，遙望孤堡古樹上，寒鴉數點，有老鷹盤桓於古樹上空，似欲擇肥而噬者。予因命孫諫聲、陳濤等十二人分爲兩隊，而以諫聲領左翼，陳濤領右翼，季高從予而居於中路。左右翼聞予號槍聲，急馳如飛。頃刻間，逼近孤堡兩側，寒鴉驚飛四起，老鷹亦逐鴉欲遠揚。孫諫聲、陳濤、易宣等咸馳馬擊鷹，鷹中彈落於孤堡前。季高顧予而笑曰：可也。我他日當爲公繪射鷹圖以紀念之。予等於是聯翩由楊柳青而返天津。是日下午，季高設宴利順德飯店，爲予介紹法國駐津領事署員郭林，蓋爲槍彈由津運京便利計也。席間約以翌日上午齊集利順德後，相與攜同槍彈同車至京。是晚，季高偕同孫諫聲、陳濤、易宣等將所有手槍炸彈運存吉祥里十四號，始珍重別去。十月十六日晨，予與孫諫聲、陳濤、易宣、吳若龍等隨帶五響轉輪手槍八十隻，炸彈五十枚，盒子砲三十隻，白朗寧十隻，至利順德會晤郭林後，遂一同赴老車站乘京津

車至北京。予至北京，寓於平樂園荆州會館錢鐵如處。當驅車往晤汪兆銘、李煜瀛於鎮江胡同煜瀛寓所。予問兆銘曰：此間政情變化如何？天津謠言多，謂清室內閣自相殘，得無有利於革命乎？兆銘曰：今晨監國攝政王引咎辭職，大慙已去，此後軍政大權應集中內閣，和議談判當較易進行。停戰時期，或可繼續延長，此則於革命有利耳。予曰：武昌起義五十餘日，而響應獨立者十有餘省，是不啻我拒絕未獨立各省之響應也。此則有利於世凱，於革命何有？兆銘曰：世凱今已傾向共和，世凱之利，亦即革命之利。予不答。兆銘復問予以北方各地同志邇來情趣如何？予曰：終日相與議論停戰議和，他無所事。兆銘色喜曰：吾同志於此，今後或可小休矣。言已，大笑。予歸荆州會館，適蔡德辰、王丕承等由通州至，予當畀以五響轉輪手槍三十隻，炸彈三十枚，盒子砲十隻，白朗寧三隻。予顧所餘槍彈告錢鐵如曰：此則屬諸北京也。鐵如謂北京炸彈二十枚何能濟？予曰：女同志鄭毓秀與比國副領事高貝夫人善，明日高貝偕其夫人暨鄭毓秀由天津來北京，當更有炸彈三十枚送來也。時邱壽林、李堯衢、羅明典、張先之、李孔文、武子展、張先培、林伯衡、羅定文，毅軍代表殷惠臣、楊峻峯、孫漢三、丁子誠，禁衛軍代表周敬孚、劉竹坡等已先後集於荆州會館。聞清軍將攻我井陘、娘子關，因相與討論十九日京、津、通三地同志前赴保定會商舉義任邱，俾各處響應藉便牽掣事。會畢，已夜十一時矣。是日，革命軍各省代表開會漢口，討論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所開停戰議和條件。先是，袁世凱擬有停

戰議和辦法四條，於十五日電達蔡廷幹等轉交革命軍各省代表。該條件如下：一、停戰三日期滿，續停戰十五日。二、北京不遣兵向南，南軍亦不遣兵向北。三、總理大臣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與南軍各代表討論大局。四、唐紹儀充總理大臣之代表，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但以上所言南軍，秦晉及北方土匪不在內。革命軍各省代表接獲該條件後，遂一致決議改該四條爲兩條：卽一、停戰三日期滿，續停戰十五日。全國民軍清軍，均按兵不動，各守其已佔領之土地。二、清總理大臣，派唐紹儀爲代表，與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十月十七日，予偕孫諫聲、陳濤、易宣由京乘早車返天津，留吳若龍於北京，俾與北京、通州兩司令部暨汪兆銘處經常取得聯絡。予至天津，得日僑山本介紹，復購盒子砲四十二隻，木鞘五寸刺刀五十柄，電氣手套二十副。張英華介紹購白朗寧二十隻，予念所攜萬元之款，行將告罄，因致電鄂軍大都督黎公，請匯款三萬元來津，以應急需。同志徐秋谷，爲天津電報局電員領班。秋谷與煙台局上海局某君善，每晚收發電報停工後，秋谷則與煙台局上海局某君可以私電往返。該電卽由煙台局某君轉達上海局，上海局抄呈陳滬軍都督，陳滬軍都督再轉達黎公也。十月十八日晨，予與孫諫聲、陳濤、易宣、薛成華、熊得山、覃秉清、張先培、孫炎生，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徐修廣、張鴻翰、李芬等於天津老站登車逕赴保定前，檢得炸彈二十枚，五響轉輪手槍四十隻，盒子砲四隻，白朗寧四隻，而以其半數分裝於數手提皮包，由孫諫聲、陳濤、易宣、

張先培等帶至保定交尹漁村、耿世昌運往石家莊、任邱。餘半數運保定交劉仙舟、許潤民者，則或由予與熊得山、覃秉清、孫炎生、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徐修廣、張鴻翰、李芬等分藏身邊，或由薛成華以手提皮包隨孫諫聲等同行。因諫聲攜有秋操時清陸軍部所發護照也。予等抵保定後，分寓城外西關數旅館中。未幾，錢鐵如、邱壽林、李楚衢、羅明典、林伯衡、蔡德辰、王丕辰等亦至。保定同志劉仙舟、許潤民、劉新茹、程芝田等聞訊，咸來予所寓旅館中，籌商明日上午開會應討論諸問題。商竟已夜深十二時矣。是日，唐紹儀代表袁世凱乘京漢車赴漢口，郵傳部大臣楊士琦同行。而世凱長子克定偕汪兆銘送紹儀、士琦至長辛店後，始附北上車返北京。蓋唐紹儀、楊士琦、袁克定、汪兆銘等所乘花車，即掛於錢鐵如、邱壽林等所搭京漢南下列車後也。同日，袁世凱背約使曹錕、盧永祥率師萬人，乘我不備，分兩路進攻我井陘，我軍退守驢嶺。十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京、津、保、灤、通、石家莊、任邱同志開會於保定西關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到會者有孫諫聲、陳濤、易宣、薛成華、熊得山、覃秉清、張先培、孫炎生、錢鐵如、邱壽林、李楚衢、羅明典、林伯衡、蔡德辰、王丕承、劉仙舟、許潤民、王榮九、趙海濤、劉新茹、程芝田、尹漁村、耿世昌、鄭玉成、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徐修廣、張鴻翰、李芬等二十餘人。首由予報告漢口停戰議和暨袁世凱此次背約進攻山西井陘以及十二日在天津捕殺同志王熙普等情形，次由到會同志一致議決二十八日舉義於任邱，京、津、保、灤、通、石家莊各地立

起響應，藉以牽掣袁世凱進攻山西之師。再次則由到會同志張先培、薛成華等提議，組織暗殺團刺殺袁世凱、張懷芝以除革命障礙而作報復。刺袁暗殺團，由張先培負責組織；刺張暗殺團，由薛成華負責組織。散會，接吳若龍由北京來電，譯其隱語，謂汪兆銘囑彼告子，良弼知子赴保召開革命會，已使諜者踪捕，速他避。諸同志咸促子即日返天津。子念捕革命黨人，此民政部趙秉鈞事，非良弼之職。且劉仙舟、許潤民等不習施放槍彈，約子明晨試演於西關郊外，何能遽去。於是乃先令孫諫聲、陳濤、易宣、薛成華、覃秉清、張先培、孫炎生、錢鐵如、邱壽林、李堯衢、羅明典、林伯衡、蔡德辰、王丕承、女同志李芬等乘是日漢口北上車回天津、北京。子與熊得山、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徐修廣、張鴻翰等六人仍留保定。下午，子偕熊得山、程芝田步行城內城外東關北關間，所過法政、法律、警察、馬醫、軍需、師範諸學堂，咸闕無一人。蓋自武昌起義後，學堂停課，學生均還家四散，或留居北京、天津。故予在保定時，共和會同志逾三千人以上者，今則不滿一百，因相與感慨而歎惜之。十月二十日天近曉，劉仙舟、許潤民、劉新茹、程芝田等集於子寓。子與熊得山、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徐修廣、張鴻翰遂相偕徒步至保定車站鐵道外，僞爲上墓祭掃事，乘三驛車以行。時則晨風大作，塵沙彌空，去鐵道西南三四里，子等便舍車步行谷道間。所謂谷道者，道路低窪，有若深谷，車馬行走其間，道外之人，無由見之，故曰谷道。步行約半小時，計去車已遙，登路傍平地四顧，則茫茫風沙，一無所



見。予遂於谷道交會處試演手槍正反平握槍之術，臥立蹲行射擊之術，上下反正平描準之術，炸彈順逆高下側平拋擲之術。予等立於道側北坡下，距南坡遠近約三十餘丈，南坡之間，則以程芝田所御風帽以爲鵠。予每試一術，必發一槍。予前後計發六槍，而芝田之帽，則穿六穴。予試竟，芝田急起取帽大呼曰：吾帽不堪再御矣。諸同志咸相與大笑。予於是置所攜炸彈於南坡間，使諸同志遠避，予於北坡下臥發一槍不中，槍再發，而炸彈中槍彈爆發，轟然一聲，則彌空塵沙逐北風而去。予與諸同志至此亦過歸西關。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予偕熊得山、女同志汪固、孫蔚強、徐修廣、張鴻翰等由保定附漢口北上車至北京。蓋恐汪兆銘所云謀者要我於津保車上也。予等所乘爲三等車，忽一少年逐予側而坐，予覺，改乘二等車，而少年亦追予跡而至。抵北京車站，呼人力車至平樂園荊州會館，而少年亦以車隨之。車至正陽橋頭，予命車改至西河沿金臺賓館，少年亦至金臺賓館，入予所居之室索予革命費，予與少年原非相識，苦無以應也。會有緝子軍警至，少年驚，逸去，軍警截留少年寓樓下，詢以予之姓名，少年則以趙懷慈對。蓋予此次在保所用之名爲趙懷慈故也。予於是得以化險爲夷。蓋無少年不足以釋軍警緝捕之疑；無軍警不足以解少年追逐之苦。至此，予始知禍福相依之無端矣。是日，唐紹儀代表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抵漢口。鄂軍大都督黎元洪代表伍廷芳，因兼攝上海外交事宜，不能遽之漢，紹儀允赴上海就廷芳。於是改以上海爲議和地。十月二十二日，予與熊得山、女同志汪固、孫蔚強等

早車返天津。是日上午，荊州會館被軍警圍抄。蓋以予至北京，必寓荊州會館也。予返天津，因念邇來新興革命團體多，以汪兆銘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咸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予於是與白逾樞，白毓崑，趙鐵橋，孫諫聲，易宣，吳若龍，熊得山等會商，擬聯絡各革命團體以組織北方革命協會。十月二十四日，遂成立北方革命協會於天津英國租界小白樓。屆時到會者，同盟會代表，爲予與白逾樞，白毓崑，趙鐵橋，吳若龍，熊得山。鐵血會代表孫諫聲，易宣。振武社代表丁削嶂未到。孫諫聲代。急進會代表張格。克復黨代表段亞夫。北方革命總團代表張幼臣。共和革命黨代表趙步揚，鄧超如。北方共和團代表胡伯寅，凌鉞。女子北伐隊代表章以保。女子革命同盟汪因、張鴻翰等十八人。於議決簡章九條後〔註六四〕，並推舉予爲北方革命協會會長。同時，又舉白逾樞、孫諫聲、丁削嶂、張格、段亞夫、張幼臣、趙步揚、胡伯寅、章以保、汪因等九人爲評議。又以任邱已決於二十八日獨立，予與孫諫聲擬於翌日前往灤州南青坨兩地以與施從雲、王金銘、丁削嶂、馮雲峯等接洽，俾得立起響應。

〔註六四〕北方革命協會簡章：第一條，本協會由北方各革命團體聯合組織而成，以協助革命軍北伐。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定名曰北方革命協會。第二條，本協會由各團體中公舉會長一人，總理本協會對內對外一切事宜，以期行動統一。第三條，本協會每一團體得推舉評議一人，協助會長處理本協會一切事宜。第四條，本協會暫不設部，但得分設秘書、軍務、外交、調查、會計各科。其科長均由本協會會長任用之。第五條，本協會對於參加協會之各團體，得協助其存在，以期增進革命力量。第六條，本協會一切經費，概由諸

軍政府與其他軍政府接濟。各團體所需之款，本協會亦接濟之義務，但各團體應道其有無。第七條，關於舉義時，各團體所需軍械，概由本協會發給。但無故不得攜帶。第八條，本協會會址，以本協會會長所住之地址爲地址。第九條，本簡章有未完善處，有三團體以上提議，得隨時修改。

十月二十五日，予遂偕同孫諫聲、胡伯寅、李孝通、卜寶珩、樂邦彥等由天津起程赴灤。臨行時，並攜帶炸彈十二枚，以便灤州起義時，作爲信砲之用。予與諫聲、伯寅等抵灤，寓於城內泰昌酒店。是夜，第七十九標第一營營長施從雲、第二營營長王金銘來會，予告以二十八日任邱起義灤州響應事。從雲曰：灤州北門外師範學堂駐有七十九標一二三三營，自隊排長以至士兵，十九皆傾向革命。但以標統岳兆麟監視嚴，而第三營營長張建功則又陰險反復，二十八日響應任邱之事，我與王營長當盡力爲之。然以日期迫促，殊難必也。予遂告以予與諫聲明日當赴唐山轉道南青坨晤丁削嶂、馮雲峯諸情形。伯寅、李通、寶珩，邦彥留此，望經常與之接洽。從雲、金銘唯唯退。十月二十六日，從雲於予與諫聲赴唐山前復來晤予於泰昌酒店，謂彼擬以灤軍司令一席讓金銘。予問其故，從雲曰：總司令一席，最好屬之標統岳兆麟，岳以反對革命，而天津會議則畀之於我，我與金銘建功同爲一營長，誰願出人下者？予曰：革命軍職守時，總司令最關重要，不可輕與人者，今以金銘爲都督，建功副之，子仍爲總司令如何？從雲曰：謹如命。我當持此以與金銘、建功謀也。予曰：此特藉以舉其事耳。灤軍無開府之力，灤州非開府之地，屆時必欲組府分部，則是資敵暇日以自困，是不可不豫爲注意者。從雲曰：謹如命。予於是與從雲別。

是日，予與諫聲抵唐山時，日已暮，乃賃得太車宵行。南青坨爲甯河縣之一小集，距唐山可半日程，然以車隔四洞，朔風刺骨，而道路又崎嶇難行，迨抵削嶂家則天已近曉矣。十月二十七日，予卽與孫諫聲、丁削嶂、馮雲峯、李蘭廷、陳熙泰、唐白起、黃際隆、龐希德等十餘人，會商於削嶂家，決議由振武社馮雲峯、李蘭廷、陳熙泰等二十八路領袖分途集合關內外有槍會員千人前來灤州、天津，俾爲發動時衝鋒進攻之用。蓋振武社爲削嶂、雲峯、蘭廷、熙泰等所創辦，舉凡奉、吉、黑、熱、察、綏以及內外蒙古均有分社，意在團結當地綠林豪傑使之盡力於革命也。予問削嶂每人由其集合地至灤州或至天津，而需安家費旅費數若干？削嶂謂百元已足。諫聲曰：千人之款，數約十萬，武昌攜來萬元，今已告罄，如何？予曰：可分期爲之。每一期以五十人至灤州或天津，如此則緩急可濟矣。惟一二兩期之人，當先至灤州，此萬元之需，一時無備耳。削嶂謂彼可任之。於是集合有槍會員分期前赴灤州、天津之議乃決。是晚，削嶂宴予與諫聲、雲峯、蘭廷、熙泰，自起、際隆、希德等十餘人於其家。雲峯、蘭廷、熙泰豪於飲，鬪酒飛祭，聲達戶外，削嶂家釀無多，一甕之物，頃刻立盡。削嶂使使者求之於肆，肆主人問使者曰：舉人家所宴者得勿貴客耶？何以所需咸珍物也？使者答曰貴客。曰：來自何方？曰遠方。於是市人轉相傳語，咸謂丁舉人家有遠方貴客，適爲削嶂仇者所聞，曰：何來遠方貴客？此必革命黨，吾當訴之官耳。仇者遂走報於甯河縣。削嶂知之，問策於在座諸客，雲峯、蘭廷曰：是

又何慮？甯河縣官來，吾輩卽爲汝手刃之。予曰：不可，此所以禍削嶂也。是夜，予與諫聲又宵遁於唐山。十月二十八日，予偕孫諫聲由唐山返天津。是日，直隸義師五百餘人獨立於任邱，耿世昌任指揮，分其部爲六大隊，而以馮傑、戴國棟、李啟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等六人爲隊長。拂曉，以三路進攻，該地駐軍響應，遂將任邱城佔領。先是，予等之議商任邱起義於保定也，事爲汪兆銘所悉，迨予與諫聲至灤州南青坨，兆銘遂使人四出阻止。並語於諸同志曰：背約寒盟，自我實爲不祥。以此之故，任邱起義，京、津、保、通、石家莊無一響應。同日，唐紹儀代表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伍廷芳代表鄂軍大都督黎元洪，換驗文憑，開第一次會議於上海。伍代表之參贊爲溫宗堯、王寵惠、鈕永建、胡瑛、王正廷。唐代表之參贊爲楊士琦。此外世凱並派舊屬官僚冒稱北方居留之各省代表亦與紹儀、士琦同至上海。因革命軍代表拒絕，故未列席。十月二十九日，予聞得任邱獨立訊，當召集孫諫聲、陳濤、易宣、白毓崑等會商，擬卽晚奇襲總督衙署，以爲策應。毓崑曰：敵已有備，此失敗之道也，遂亦不果。是日，我任邱革命軍出城進攻淮軍於城郊。指揮耿世昌，隊長馮傑、戴國棟、李啟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等身先士卒，斬首數十，敵軍後退，我軍截獲軍需糧秣無算。會總督陳夔龍趕調重兵至，與淮軍前後夾擊我軍，我軍不支，遂退守雄縣。十一月初一日下午一時，開天津暗殺團成立會於天津英國租界小白樓。到會者有孫諫聲、白毓崑、熊得山、陳濤、易宣、薛成華、尹漁村、樊少

軒、周希文、張在田等十人，而張先培亦於北京暗殺團成立後來津參與。蓋以保定大會開會時，北京、天津兩暗殺團體，由先培、成華分途負責進行也。當議定薛成華、尹漁村、樊少軒、周希文、張在田五人爲天津暗殺團團員，又由團員互推薛成華爲團長。至此，天津暗殺團始正式成立。會畢，予宴請全體團員及到會者於小白樓上，酒至半酣，希文取夷筮擊之，毓崑歌荊軻易水之歌，其聲鬱抑蒼涼，聽者皆涕泣相向。陳澹、易宣起立拔劍而語衆曰：此何時，尙能作兒女子耶？遂對舞梅花落一闕，舞罷，則夜深十一時矣。是日，清軍圍攻我雄縣革命軍，我革命軍守禦嚴，清軍屢攻不得入。迨下午，清軍復以大砲猛轟，城陷，我軍遂失敗。耿世昌、馮傑、戴國棟、李啟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及士兵諸同志，一時死難者百餘人。同日，唐紹儀、伍廷芳等復開第二次會議於上海。先是，伍廷芳代表革命軍提議，自十九日議定停戰以後，凡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等省革命軍所在之地，均應一律停戰，不得進攻，宜電袁內閣有確實回電承諾後，始能開議。至此，唐紹儀以袁內閣已飭各軍隊遵守信約，停止進攻之回電至。故於是日下午三時繼續開第二次會議，當議決二事：一、議停戰展期七日，自十一月初五日早八時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止。二、伍代表提議，必須清內閣承認共和，方有開議之餘地。十一月初二日，予偕張先培由津赴京。蓋北京暗殺團擬於初三日宣誓龍泉寺也。予抵北京車站，吳若龍來迎，爲言汪兆銘在鎮江湖同，俟予晤談，予遂偕若龍至兆銘

處，兆銘曰：現當停戰議和之時，吾黨京、津、保一帶同志，自宜遵守諾言，不可有所行動。惟於暗殺一事，在必要時仍須執行耳。予曰：請聞其說。兆銘曰：吾等京、津、保各處同志，亦猶各省之革命軍，現各省革命軍既已停戰，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動。但有阻撓和議於此停戰議和時者，是即破壞革命之人。故於必要時，暗殺仍須執行也。予曰：破壞革命之人，應與以暗殺者是也。然和議非革命，不能謂阻撓和議即為破壞革命之人。且伍、唐所議停戰範圍僅及於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諸省，而無京、津、保等地，我雖停止行動，彼仍逮捕槍殺奈何？兆銘曰：此過慮也，望為我轉告諸同志曰：項城期望於和議者甚殷，且治軍嚴，當無如此軌外行動。予姑應之曰：予即持此以轉告諸同志也。十一月初三日，天將曉，大雪彌空，予起身盥洗時，地下之雪，已盈寸矣。是日，到龍泉寺者，為予與張先培、林伯衡、羅明典、張先之、邱壽林、黃永清、黃之萌、陶鴻源、李獻文、李懷遠、覃秉清、曾正宇、許同華、楊禹昌、傅思訓、蕭聲、薛榮、吳若龍等十九人，以雪故，至前門東車站後分乘五驛車往。首則予與先培、伯衡為一車，次則明典、先之、壽林、永清為一車。之萌、鴻源、獻文、懷遠為一車，秉清、正宇、同華、禹昌為一車，最後一車，則為思訓、蕭聲、薛榮、若龍。予與先培、伯衡所乘者為張姓之車，以其驢黑，故人呼之曰黑驢張。先培家世行伍，喜與驢馬近，故於予等上車之時，而於諸車之驢，有所優劣。黑驢張曰：是皆驚材者，焉能以與吾驢擬。及就道，

所謂黑驃張之車，則蹣跚遲不前進，過正陽橋，而明典、之萌等之車，已馳越於予與先培伯衡乘車之前。迨予等所乘之車至驃馬市大街，明典等之車已折入煤市橋之南，而向南橫街馳去矣。黑驃張於此似未之見，惟惜其驃在風雪中而相依與之綢繆。先培不能耐，呼黑驃張曰：曷鞭策之使前，如何？黑驃張曰：吾驃當壯盛時，嘗與我役於肅王爺之門，年致千金，今老矣，吾猶食其力，尙忍鞭策耶？先培聞黑驃張言，曰：吾過矣。吾以凡馬視此驃矣，恣汝爲之可也。及抵龍泉寺，而方丈印心已與明典、先之諸人設黃帝位於後殿之東廂，位前立壇，壇下燔燎火，壇上供以清水素食。蓋印心初亦同盟會同志也。宣誓時，予與印心壇左右立南向，先培北向跪燔燎前，明典等以次跪先培後。先培讀誓詞，讀畢，投燒燔燎中，禮成。印心復爲予等備有素食兩桌。當予等入席進食時，黑驃張遽入以告先培曰：民政部所屬此間地方官，竟以黨人視公等矣。先培曰：胡云此？黑驃張曰：頃有二諜者問予公等何自來，予告以自王府來；諜者問來此何事，予告以爲王祈福耳。今諜者去，故敢來告。先培以語諸同志，諸同志欲散去。印心曰：畢食。黑驃張以善御嘗爲肅王所重，黑驃張所言，諜者不疑也。予等遂於畢食後散去。是日，安慶軍政同志，復舉孫毓筠爲安徽都督。十一月初四日，予召集北京軍隊代表同志會於永光寺湖北旅京中學堂。到會者有錢鐵如、邱壽林、李堯衢、羅明典、張先之、李孔支、武子展、張先培、林伯衡、羅定文、殷惠臣、郭永學、尙玉臺、余岐山、師魯賓、楊峻峯、周翼卿、馬遜齋、王永清、



吳墨如、孫漢三、栗振魯、楊敬仙、王子和、姚瑞卿、石敬齋、楚見龍、劉少泉、丁子誠、李崑山、馬登雲、錢墨林、李清選、劉竹坡等三十餘人。十一月初五日、召集通州軍隊代表同志會於通州張家灣王丕承宅。到會者有蔡德辰、王丕承、張雅堂、徐雲谷、黃之萌、萬谷生、陳東閣、李肅齋、陳金堂、盧竹村、謝魁武、馬鼎軒、劉泉甫、姜乾一、劉學絲、王得勝、潘孝初、沈壽山、沈桂臣、楊壽臣、楊素臣、袁廣振、孫寅昶、朱登瀛等二十餘人，意在加緊各軍聯絡，準備於武昌匯款到津時，京、津、保、滬、通同時舉義也。茲將北京、通州各軍番號及擔任聯絡人及其駐在地列表如下：

一、北京

被聯絡軍營	任 職 者 姓 名	駐 在 地
殺軍許營	右哨官殷惠臣、前哨官郭永學、左哨官尙玉齋。	駐北京外城善果寺。
殺軍方營	中哨官余岐山、前哨官師雲賓、左哨官楊峻峯。	駐北京給孤寺。
殺軍田營	後哨官周翼翔、帶帶馬選齋。	駐北京永定門外。
殺軍張營	左哨官王永清、教練官吳墨如。	駐北京十八半截胡同。
殺軍鄭營	後哨官孫漢三。	駐北京齊化門外。
殺軍王營	帶帶栗振魯、排長楊敬仙。	駐北京阜城門外。
殺軍李營	中哨官王子和。	駐北京寶泉局。
殺軍姚營	營官姚瑞卿、帶帶石敬齋、前哨官楚見龍、司書生劉少泉。	駐北京黑寺。

二、通州

殺軍 殷營	右哨官丁子誠。後哨官李岷山。	駐南苑萬字地。
殺軍 崔營砲兵	前哨官馬登雲。左哨官錢應林。	駐南苑。
殺軍 張營	中哨官李青蓮。	駐南苑。
禁衛軍第四標	同敬孚。劉竹坡。	駐北京西直門外。

被聯絡軍營	任 職 者 姓 名	駐 在 地
殺軍 馬營	帶帶陳東閣。後哨官李肅壽。庶旗陳金堂。教習張雅堂。醫官盧竹村	駐通州南關外。
殺軍 劉營	中哨官謝魁武。左哨官馬鼎軒。教練官劉泰甫。	駐通州西倉。
殺軍 姜營砲兵	營官姜乾一。	駐通州西倉。
殺軍 米營	排尾劉學絲。	駐通州西倉。
殺軍 王營	前哨官王得勝。右哨官潘奉初。後哨官沈壽山。	駐通州西倉。
殺軍 李營	左哨官沈桂臣。	駐通州四倉。
殺軍 尤營	帶帶楊壽臣。	駐通州大操場。
殺軍 楊營馬兵	哨官楊素臣。	駐通州東關。
殺軍 袁營	營官袁廣振。	駐通州大操場。
殺軍 衛營	後哨官孫寅純。	駐通州北關內。
殺軍 殷營馬兵	前哨官朱登瀛。	駐通州北關。

十月初六日，予由通州經北京回天津，而馮雲峯、程芝山，亦由灤州保定來。所言第一期集合關內外豪傑五十人，業於初四日抵灤州。第二期五十餘人於初七初八兩日，亦可完全到達；而保定駐軍之加入革命者亦有一營三排。此後所期望者，則集合關內外振武社會員三四五期到天津耳。是各處準備同時起義之舉，已大致就緒，今所急需者，則爲發動費。但武昌匯款久不至，是否前電未能達到，亦無由而知。故予於通州、北京返津後，復擬就致鄂軍大都督黎公一電，促其即日匯寄，該電仍交由天津電報局同志徐秋谷拍發。同日中國革命領袖孫先生文，由美經歐洲歸國抵上海。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時，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見汪兆銘於內閣總理官署，使兆銘之滬，以革命黨人立場，斡旋於伍、唐兩代表間，以免和議之局，因孫先生歸國而中變。於是授兆銘以議和代表參贊之名，俾得盡力協助紹儀，但對外祕不發表。同日下午七時，世凱復見兆銘，其子克定亦相偕至。世凱遂命其子克定與兆銘約爲兄弟。先是，袁世凱之見兆銘，每見必以一人，必以暮夜。蓋是時世凱所資以利用兆銘者，則爲京、津、保革命黨人之控制與聽取南方革命黨人內部之情勢，藉以操縱捭闔耳。及聞孫先生歸國，則知非紹儀之外交所能勝任，遂使兆銘南下以周旋於內。當兆銘、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室中預設盛筵以俟之。兆銘、克定見世凱，四叩首。世凱南而坐，兆銘克定北向立。世凱顧兆銘、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後異姓兄弟也。克定長，當以弟視兆銘；兆銘幼，則以兄視克定。吾老矣，吾以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逾

於骨肉。兆銘、克定二人恥合辭以進曰：謹如老人命。於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畢，兆銘、克定作世凱食，食罷而退。十一月初八日，汪兆銘遂由北京經天津乘津浦車至上海。是晚子方解衣臥，吳若龍、羅明典來自北京，告以兆銘詣附世凱、克定之情形。子問以何日事？若龍、明典答以昨日。子曰：何知之速？若龍、明典曰：此程克問之於趙秉鈞者。有頃，白毓崑來，亦謂兆銘奉袁世凱命，業於今日乘津浦車南下。子曰：何去之速？毓崑問以故，子遂舉若龍、明典之言以告。當是時，北方革命同志，固主張貫徹全國革命，反對中途與袁世凱議和者。比聞孫先生到滬，以領袖有人，故主張貫徹全國革命反對與袁世凱中途議和之意尤爲積極。十一月初九日，北方革命協會，召開各革命團體代表會於天津英租界小白樓，一致議決籲請孫先生文制止各省代表與袁世凱中途議和，領導各省軍民同志，掃平偽滿，肅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體，以貫徹全國徹底革命初旨。電文交由徐秋谷同志拍發。十一月初十日，丁削嶂、李孝通等由灤州來天津，爲言李蘭廷、陳熙泰所集合關內外同志一二兩期百人已完全到達灤州。並攜有王金銘、張建功、施從雲等致子與天津各革命團體快電，擬請天津革命同志至灤，指導革命，組織灤軍政府。蓋於初九日晚，從雲方取得金銘、建功同意，允於灤州獨立時，出任灤軍都督副都督也。是日，灤州駐軍官兵全體通電主張共和。同日，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到奉天代表吳景濂，直隸代表谷鍾秀，河南代表李繼，山東代表謝鴻燾，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劉懋

賁，陝西代表張蔚森、馬步雲，江蘇代表袁希洛、陳陶遺，安徽代表許冠堯、王竹懷、趙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趙士北、王有蘭、俞應龍、湯漪，浙江代表湯爾和、黃羣、陳時夏、陳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蔭，廣東代表王寵惠、鄧憲甫，廣西代表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藩、廖名楷，湖北代表馬伯援、王正廷、楊時傑、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蕭湘、周代本，雲南代表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等。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爲限。到會代表十七省，孫先生文得十六票，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日，唐紹儀代表袁世凱，伍廷芳代表革命軍，開第三次會議於上海，協定條款有三：一、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二、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經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新借洋款。三、自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起，所有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處之清兵，五日以內，一律退出原駐地百里以外，祇留巡警保衛地方，民軍不得進佔，以免衝突，俟於五日之內，商妥罷兵條款後，按照所訂條款辦理。其山東、河南等處民軍已經佔領之地方，清軍不得來攻，民軍亦不得進取他處。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北方革命協會，復召集各革命團體代表會於天津法租界生昌酒店樓上，告以王金銘、張建功、施從雲等，電請天津同志赴滬，指導革命組織政府諸情形。當決定由白毓崑、熊炳霖、孫諫聲、陳濤等十餘人分批前往。下午，施從雲派李蘭廷、陳熙泰二人由滬持函來告：謂灤州駐軍官兵，決擬於十四日獨立。予念武昌匯款未

至，發動費無着，屆時欲舉京、津、保、通與灤州同時獨立，殊難辦到。因與熊得山、孫諫聲、陳濤、易直、孫炎生、李國靖、孔壁如、吳若龍、程芝田等會商於起發馬店，欲於灤州獨立時，使天津、北京、通州、保定駐軍起而牽掣。於是決定天津由李國靖、孔壁如二人率領該軍所部響應，而以孫炎生任聯絡。蓋國靖、壁如爲良王莊淮軍營長隊官，炎生爲韓柳墅營副故也。北京、通州、保定，則由吳若龍、程芝田、錢誠如、蔡德辰、劉仙舟等擔任。若龍、芝田於散會後，當分途過赴北京、通州、保定，俾得往就鐵如、德辰、仙舟等協商辦理。是日，唐紹儀、伍廷芳復開第四次會議於上海，協定條款有四：一、國民會議，由各處代表組織，每一省爲一處；內外蒙古爲一處，前後藏爲一處。二、每處各選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若有某處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三、開會日期，如各處到會之數，有四分之三即可開議。四、各處代表，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發電召集，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甘肅、新疆，由清政府發電召集。並由國民政府電知該省諮議局。內外蒙古及西藏由兩政府分電召集。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卽滿清入主中國最後之一日，白毓崑於晨光未曦登車赴灤前，問予以灤州革命戰守之策於小白樓。予曰：此難言者也。灤州南鄰京、奉鐵路，無山河關隘以自固，京、津、遼、滬之敵，朝發而夕至，屆時言戰，則無可戰之地；言守，又無可守之資，此可慮者

一也。施、王、張三營，可戰之士，不逾千人，况建功以比肩之勢，而存猶豫觀望之心；一旦敵人來攻於外，建功或起而叛變於內，必至戰守兩失，此可慮者二也。敵人知濼州駐軍之傾向革命，蓋自世凱奏罷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刺殺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時已可見之，非必有待於濼軍獨立而後知也。其所以遲遲未予討伐者，以協標分離不相聯屬，且領袖無人，又有岳兆麟輩可爲牽掣，是敵人謀我，早已盡其包圍攻取之計，尙何有待於我獨立時而策戰守哉？此可慮者三也。有此三慮，予故曰此難言者也。毓崑曰：然則將奈何？予曰：是惟有避實以就虛耳。毓崑曰：公試爲我言之。予曰：濼州不可戰，我惟有於獨立前，掘昌黎、雷莊之路軌，毀濼河之橋，以阻敵軍前進。濼州不可守，我惟有於獨立後，則引軍而北以至長城，擇其可以休息之地而休息之，使敵無力遠攻，我於此則俟京、津、保、通之變以爲策應。此則予所謂避實就虛耳。毓崑笑曰：如公所言，誠爲革命戰守策謀之上者。然公言之可也，若言之自我，則人將叱其不勇矣。言至此，毓崑遂與予別。是日，唐紹儀、伍廷芳繼開第五次會議於上海，協定條款有五：一、山西、陝西由兩政府派員會同前往，申明和約。二、張勳屢次違約，且縱兵燒殺奸擄，大悖人道；唐代表允電袁內閣查辦。三、皖、鄂、蘇、山、陝等處，清軍五日之內，退出原駐地百里以外，祇留巡警保衛地方，民軍亦不得進襲，須由兩方軍隊簽字遵守。四、伍代表提議國民會議，在上海開會，日期定十一月二十日；唐代表允達袁內閣，請其從速覆電。五、上海通

商銀行，日前收存兩京解來銀約一百萬元，現兩代表擬定將此款撥出二十萬元，交與華洋義賑會，爲各處災區義賑之用。黃帝紀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中國革命領袖孫先生文，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以是日爲建元之日，改用陽曆，稱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以紅黃藍白黑五色爲國旗【註六五】。

【註六五】武昌起義，揭開血旗。漢粵桂相立，川同盟會背天白日。然鐵血旗義兩於漢，青天白日旗則爲黨旗。蓋大局略定，臨時總統選出，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及宋教仁等創爲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蓋根據中國文化五教之習慣，以表舉五族共和之至德也。

是日晨，孫諫聲、陳濤將由天津赴溧州。前夕，熊得山勞以隻雞斗酒，席間各自道生平，感慨唏噓，咸涕泣不能自已。夜半，予被酒假寐，諫聲滯毫中紙擬爲壯士之歌七解。稿成，陳濤起舞雙劍於室中，諫聲和而歌之，歌音如出劍映。予偕得山起視，則諫聲與陳濤，已載歌載舞矣。其初也，若新月之騰海，遠山之雨霽，若春花之乍放，曉露之婉啼。其繼也，若游龍之行空，長虹之透迤，若簾婦之夜哭，寒蟲之鳴壁。迨至歌聲磅礴，舞劍割鳴，則若虎嘯獅吼，雷電震霹。又若風雨驟至，山崩海立。於是得山歎曰：大哉，壯士之歌也，吾於此觀止矣。時天已報曙，諫聲、陳濤擬起行，予贈以夷銃各二。當舉予昨日言於白毓崑者以告諫聲、陳濤，陳濤曰：大局如斯，溧州之戰守，固無關於革命之得失也。於是諫聲、陳濤遂行。正月二日【註六六】，孫炎生自良王莊來告，李國靖、孔璧如等所部一營，業於今晨五時奉命調防馬廠。予聞以故，炎生曰：靖國於昨晚七時奉到調防



令，限以十小時內全營開拔，由王懷慶監視。馬廠友軍多，索禦亦多，國靖、璧如無術發難矣。予聞炎生言，知京、津、保、通策應灤州之事，已徒托空言，遂與熊得山、孫炎生、丁削嶂、吳定安、易宣等籌商，擬召開各團體代表會後，予前赴南京，面謁大總統，請指撥北方革命經費，再事來津，以圖大舉。得山、炎生、削嶂等咸謂大沽口現被積冰封鎖，各公司輪船，均已停駛，此去上海，惟有由天津乘津奉車至秦皇島乘搭運煤輪船，始可達到。但袁世凱耳目多，李國靖、孔璧如之事，決定於十一日，而十三日即被調馬廠，此去宜秘密，開會討論，殊有未是。予於是決於翌日晨秘密起行。是日，灤州駐軍三營，宣布獨立，舉第二營營長王金銘為灤軍都督，第三營營長張建功為副都督，第一營營長施從雲為灤軍總司令，白毓崑為參謀部長兼外交部長，孫諫聲軍務部長兼理財部長，朱幼葆民政部長，陳濤前敵指揮使，劉漢柏城防衛戍司令，熊朝霖灤軍總司令參謀長。又組織都督府，以穆奎賴為秘書長，李振廷為偵探長，凌鉞為敢死隊長。

【註六六】即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二日，亦即辛亥年十一月十四日也。按陰曆稱一月為正月，自民元改用陽曆以後，則少有稱之者。惟是時初改陽曆，故仍以正月稱之，據事實書也。

正月三日【註六七】予偕女同志孫蔚強、徐修慶由天津乘津奉車至秦皇島。念灤州非可守之地，又無可守之兵，而白毓崑、孫諫聲、陳濤諸同志，必欲興清軍一戰，此危道也。故擬於火車經過灤州時，留灤一日，以興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白毓崑、孫諫聲、陳

濤、熊朝霖等再度商討，俾得全師向長城撤退，而免爲敵所乘。意既定，因囑孫蔚強、徐修廣兩同志曰：車至灤州，當呼我一同下車落站。蓋予於此數日間，宵旰鮮暇，上車後卽入睡鄉也。惟予等此次所乘之三等車，車列次於最後，皆南向坐。孫、徐兩同志，以第一次乘坐津奉車，而昧於灤州之遠近，當火車抵站時，予尙在酣睡中，及開車爲汽笛驚醒，則車已鼓輪離站矣。意者秦皇島與灤州相距甚邇，翌晨乘搭早車來灤未爲不可，於是予等仍至秦皇島下車。是日，臨時大總統孫先生文，滄代表會，交議中央行政各部組織及其權限案，議決後，卽依法提出國務員九人，請同意，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鍾英，外交總長王寵惠，司法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陳錦濤，內務總長宋教仁，教育總長湯壽潛，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程德全。經代表會先開會審議，宋教仁以主張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故，多數反對之。代表會又示意程德全宜長內務，湯壽潛宜長交通，教育總長缺，宜別提相當之人，餘如原案。大總統遂提出蔡元培長教育，內務交通兩總長如代表會意，遂定議。同日，各省代表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

【註六七】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五日。

正月四日上午【註六八】，予至秦皇島車站購買灤州票。據站中人告予，現以運兵繁忙，全路已停止售賣客票。詢之沿路各站交通電報電話，則謂照常通行。予以是知灤軍於鐵橋鐵軌，並無損毀，清軍向我進攻之勢甚易也。是日下午，予等遂於秦皇島登運煤輪船南下。

同日，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致電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謂嗣後關於和議應商事件，請貴代表直接往反與本大臣電商云云。蓋是時汪兆銘已到上海，唐紹儀已引咎辭職也。先是，紹儀與廷芳談判，會議已達五次，所商各款，進行亦頗順利。當各省代表選舉大總統時，適汪兆銘到滬，而局勢乃爲之一變。兆銘見有機可乘，遂一面致電世凱，以紹儀交涉失敗爲言；復一而嘲世凱於紹儀，謂世凱非可與圖國事者。於是世凱來電斥紹儀，謂紹儀交涉失敗，其所談各款，已越出職權範圍，紹儀遂憤而電世凱引咎辭職。此則兆銘與世凱相因以爲奸，而世人不察，猶以紹儀辭職後，和議中輟，豈不大可悲乎！當兆銘之由北京來滬也，寓廷芳所寓之觀渡廬，日周旋於廷芳紹儀間，廷芳身任革命軍議和代表，其於各省革命之情僞以及與紹儀所折衝者，無不告兆銘，以兆銘甘石橋一役爲世所重也。紹儀身任世凱議和代表，其於世凱之情僞與夫所以折衝於廷芳者，亦無不告兆銘，以兆銘爲世凱所使也。故兆銘於紹儀辭職後，乃得以革命黨人地位代表世凱與廷芳繼續進行議和，世人不察，猶以和議中輟，遂使世凱得以藉口進攻山、陝，煽兵穎毫，豈不大可悲乎！

【註六八】即辛亥年十一月十六日。

正月五日【註六九】，予所乘之運煤輪船已航行一宵，然以是輪無艙房之設備，乘客棲息寢處於甲板上，藉幕篷以避風雪，海風徹骨，夜不能寐；曉起，則衣被之上，皆蒙堅冰，同舟人咸咨嗟怨歎。予以北方革命事，繫於腦際而不能釋，故雖處此風寒浪捲中，亦竟不

知所苦。是日，開平鎮總兵王懷慶，指揮淮軍，沿鐵道兩而向我灤州革命軍夾攻，我灤軍前敵指揮使陳濤，因地作戰，屢挫清軍。會懷慶以大隊鐵甲火車來襲，我指揮使陳濤在湯河發砲轟擊，我灤軍城防衛戍司令劉漢柏，率領別動隊相與策應，清軍中砲車覆，死傷枕藉，我灤軍城防衛戍司令劉漢柏復截擊之，清軍遂大敗，獲大砲輜重無算。先是，懷慶領兵數十營駐開平。當灤軍獨立之翌日，世凱遣命懷慶前往視察。王金銘、白毓崑等遂挾懷慶贊助共和，而金銘並以都督讓懷慶，懷慶佯爲許諾，以使金銘等不疑。但未幾，則從數騎假口踏看灤郊險阻遁去。

【註六九】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七日。

正月七日【註七〇】，懷慶復傾開平鎮淮軍沿鐵道南北夾攻，我灤軍總司令施從雲，我灤軍政府軍務部長孫諫聲，我指揮使陳濤力戰擊潰之。

【註七〇】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九日。

正月八日【註七一】，懷慶合曹錕軍於拂曉大舉圍攻，而七十九標標統岳兆麟、第三營營長張建功復叛變於內。我灤軍都督王金銘，我灤軍總司令施從雲，我灤軍政府軍務部長孫諫聲，我灤軍前敵指揮使陳濤，我灤軍城防衛戍司令劉漢柏，與敵血戰一晝夜，革命軍死傷慘重，不得已，遂向昌黎退却。

【註七一】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日。

正月九日〔註七二〕，懷慶、曹錕復以大軍進逼昌黎。當是時，革命戰鬪之士，扶傷裹創，僅二百餘人，然一呼殺敵，從者四應。卒以敵軍所來愈衆，我漢軍都督王金銘，濶軍總司令施從雲至此亦先後戰死，遂失敗。我漢軍政府軍務部長孫諫聲，我漢軍前敵指揮使陳濤，見大勢已去，乃單騎馳入敵陣，橫槍四射，見者披靡，及至彈盡力竭，創傷備體，始殉於難。清軍嫉二人之勇，竟於死後剖其腹，裂其肢體，其殘酷有如是者。

〔註七二〕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正月十日〔註七三〕，予由秦皇島抵上海，寓於平江旅館。

〔註七三〕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正月十一日〔註七四〕，晤滬軍都督陳其美於滬軍都督府。陳都督當告以王金銘、施從雲退守昌黎事，予始知灤州已爲清軍攻陷矣。予復叩以唐紹儀、伍廷芳上海議和事，陳都督曰：我大總統現在積極規劃北伐，誰復談此，願不識北方革命有能繼灤州而起者否？予曰：京、津、保、通所聯絡之軍隊官佐士兵，其數且多於灤州十倍，然以無發動費，無力舉事耳。陳都督因問所需發動費幾何？予曰：二十萬足矣。陳都督曰：此幾幾者非難事也，可至南京呈請大總統指撥之。月前武昌黎都督曾爲君匯款三萬元到滬，我因不識君天津住址，當寄由汪兆銘轉交矣。

〔註七四〕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正月十二日【註七五】，予至伍廷芳之觀渡廬，兆銘見予而曰：灤州獨立失敗矣。予曰：灤州不守，昨已聞之於陳都督，但未識退守昌黎後如何？兆銘曰：天津同志，鮮有由昌黎生還者。孫鼎臣、陳洪慶死時尤慘，但未詳當時情形如何耳。予復詢以陳都督所言武昌匯款事，兆銘曰：有之。君返天津時，可至李石曾處取用。石曾，李煜瀛字，故云。是日，龐希德率死士數十人，攻開平鎮署以營救唐自起、黃際隆，失敗，希德、自起、際隆同殉於難。先是，自起、際隆、希德於灤州失敗後，憤王懷慶之無狀，乃相與集合死士數十人，擬潛入開平，於刺殺懷慶時，即乘機以攻開平鎮署。事洩，自起、際隆被捕；希德聞訊，當率領所部攻入署，卒遭淮軍圍擊，遂同及於難。

【註七五】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正月十三日【註七六】，予至南京，偕陸軍總長黃興，謁大總統於總統府，爲言南來請款事。大總統接閱予所具節略曰：滬軍都督陳其美，昨晚來電，亦謂北方革命，現在極宜推動，不可有所瞻顧，所言甚是。旋顧予與興曰：此二十萬元，即由陸軍部撥付，他日若有急需，可再來電匯寄。北方革命運動，固重於目前一切也。興與予唯唯稱是而退。

【註七六】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正月十四日【註七七】，予循興約至陸軍部取款，適汪兆銘在座，相與談及予攜款避海北上事，兆銘力主由陸軍部代爲匯寄，以免予中途危險。於是商定由興代寄天津小白樓日人

川本代收。蓋予等所居之小白樓，卽由川本洋行租得也。

〔註七七〕卽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正月十五日〔註七八〕，予與孫、徐兩同志遂由上海買輪而北。是日，有通州余臨江之變，清軍圍攻張家灣王丕承住宅，此爲北方革命史上空前之不幸事件。當灤州獨立之前三日，吳若龍、程芝田，由津銜命前赴北京、通州、保定，以與錢鐵如、蔡德辰、劉仙舟等協議策動各該地駐軍響應事。若龍、芝田至京，鐵如、德辰以爲一部軍隊之起義索挈，不若聯合北京、通州、保定以圖大舉。於是議以正月十二日在通州發難。屆時，擬以吳若龍、蔡德辰、黃之萌、武子展、王丕承、張雅堂、徐雲谷、萬谷生、謝練伯等率領通州西倉南關東關北關大操場等地毅軍，與毅軍退伍士兵三百餘人所組之敢死隊，於午夜自通州向北京進攻，以興李堯樞、羅明典、鄺廉漢、王振漢、張先之、林伯衡等所督率之南苑毅軍，按時到京會合於永定門，直趨東城外交部以包圍內閣官署。邱壽林、楊禹昌、周敬孚、劉竹坡等指揮西直門外禁衛軍第四標攻入西直門，以進攻西華門。錢鐵如、覃秉清、張先培、羅定文、李孔支發動內外城毅軍與珠巢寺車夫千人與之會合後以環攻禁城大內，而劉仙舟、許潤民、王榮九、劉新茹、趙海濤、程芝田等則聯合西關路警東關駐軍千人，以遙應於保定，此其佈置大略也。迨得予南下訊，以發動費無着，且聞灤州已失敗，遂又改期再議。時通州司令邵密設張家灣王丕承宅。有余臨江者，初本共和會同志，及至共和

會改組爲同盟會後，嘗爲汪兆銘奔走於京、津、保、通間。正月十四日，余臨江遂指揮毅軍十二營管帶馬松澗訪晤蔡德辰，稱奉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汪部長命，調查革命機關，傳諭停戰議和時，不得妄動；德辰與之抗論，兩不相協而散。十五日晨，余臨江遂指揮毅軍十二營管帶馬松澗統領毅軍馬隊兩百餘騎，包圍張家灣，鳴槍示警，捕去蔡德辰、王丕承、楊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張雅堂、王斌等七人。袁世凱得報，嘗急電上海，告汪兆銘以通州機關破獲經過。是日晚，錢鐵如、張先培、吳若龍等知蔡德辰被捕，擬召集同志討論辦法；適羅明典、張先之聞得袁世凱翌日早朝訊，遂開緊急會於荊州會館。到錢鐵如、張先培、傅思訓、許同華、黃永清、陶鴻源、黃之萌、李懷遠、李獻文、蕭聲、薛榮、曾正宇、楊禹昌、覃秉清、邱壽林、吳若龍、羅明典及女同志鄭毓秀等十餘人。討論結果，決於翌晨分爲四組出發。

【註七八】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正月十六日【註七九】，爲袁世凱早朝之期。第一組張先培、傅思訓、許同華、黃永清、陶鴻源等隱匿於三義茶葉店樓上。第二組黃之萌、李懷遠、李獻文、蕭聲、薛榮等則爲祥宜坊酒樓。第三組錢鐵如、曾正宇、楊禹昌、覃秉清、邱壽林等則在東安市場之前。第四組吳若龍、羅明典、鄭毓秀等三人各駛馬車游弋於東華門、王府井兩大街之間。當是時，東華門、王府井軍警夾道林立。至上午十一時三刻頃，世凱乘雙馬車，擁大隊騎兵於前





【註八〇】即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正月十九日【註八一】，予由上海抵大沽口，祇以堅冰未融，輪船不能前進，乃上岸附津奉車以行。到天津時，已日暮矣。是晚適熊得山、吳若龍、丁削嶂、李孝通、易宣、薛成華、尹漁村、吳定安、孫炎生、阮琴風，女同志汪固、張鴻翰等爲北京、任邱、灤州、開平、通州、北京東華門殉難諸烈士致祭。若龍、削嶂、孝通等述諸烈士慘烈之狀於予，痛哭失聲。時京、津、保、通各軍同志，以通州機關破獲，名冊被抄，咸欲即日舉事以圖自救。熊得山、丁削嶂等於予南下後，所定購之步槍五十隻，五響轉輪手槍一百隻，炸彈一百五十枚，因無的款，迄未成交，而李煜瀛又在北京、武昌所匯之三萬元，亦無由取得。於是諸同志遂決定由吳若龍到京促煜瀛來津時再議。

【註八一】即辛亥年十二月初一日。

正月二十日晚【註八二】，得北京傳來消息，謂民國司法總長伍廷芳代表政府忽擬具清皇室優待條件，滿、蒙、回、藏人優待條件各五條，電交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於是自唐紹儀辭職，談判停頓已久之國民會議諸問題，至此忽以清帝退位爲和平解決之捷徑。予是以知汪兆銘在觀渡廬用力之專，滬寧道上奔走之勤，各省代表因循苟且者之多，所謂傑出之士欲置身其間，藉以爲竊取高位之手段者，則大有人在也。予等聞悉世凱接到廷芳提議後，因集北方革命協會各團體代表開會討論，僉以爲惟有於我大總統前，揭破兆銘、世凱

陰謀，使彼相緣爲奸輩，無由竊發。四日之間，電凡三上【註八三】。終以阻於宵人而未能上達。蓋其朋比之勢已成，即達亦無所獲施也。

【註八二】即辛亥年十二月初二日。

【註八三】予等前後所上大總統電，咸由天津電局同志徐秋谷經燬台、上海交陸軍總長黃興轉呈者，以予與興原有密電之約也。

正月二十二日【註八四】，我大總統始提出最後協議五條，交由民國政府伍廷芳轉告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請轉知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旅滬領事轉達亦可。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三、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後，即行辭職。四、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總統。五、袁被舉爲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授受事權。

【註八四】即辛亥年十二月初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註八五】，予等開會慰唁王勉直【註八六】。討論四次具電大總統時，天津保衛警察隊長同志劉應福來告，謂營務處統領張懷芝，將於二十六日上午快車由京返津。適薛成華、尹漁村等在座，於是刺殺張懷芝之議乃決。

【註八五】即辛亥年十二月初六日。

【註八六】通州殉難王烈士丕承之子，王烈士斌之兄，北京醫學館學生。善篆刻，北方革命協會印、北方總司令印、京、津、保、滬、通各都督印，均爲其一手所刻。

正月二十六日上午〔註八七〕，薛成華、尹漁村、樊少軒、周希文、張在田五人俟張懷芝於天津新車站。成華謂漁村、少軒等曰：邇來官家所乘車，訖無定處，或列貨車之前，或列車首之後，吾等五人，與其散處全站，臨時難於奔赴，不若追隨衙署接車者之後，或可易於張羅。有頃，接車者到站，成華等即侍立其側。懷芝下車，成華當投以一彈。彈爆發於兩車接聯間，知不中。成華復於煙霧迷惘中再投一彈，而漁村、少軒、希文、在田等聞得炸彈聲，亦開槍以助成華勢。車廂受彈傾仄，傷戈什哈一人，懷芝受震昏仆於地，軍警開槍還擊，漁村、少軒等棄槍而逸。成華知不免，與軍警戰，遂被捕，押解警務處，當晚即處以凌遲死刑。同日，彭家珍假得崇恭名刺謁良弼於北京紅羅廠。適良弼由外歸，甫下車，家珍投以彈。彈發，爆下馬石，良弼應聲騰空而起，斷一足。家珍當被碎石裂腦以殉，良弼亦以重傷繼家珍而死。

〔註八七〕即辛亥年十二月初八日。

正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註八八〕，李煜瀛已由北京來天津，予遂召開北方革命協會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於西開織布局之中國同盟京、津、保支部辦事處。到白逾桓、趙飛橋、黃以鏞、李煜瀛、呂超、熊得山、吳若龍、錢鐵如、丁削嶠、易宜、張榕、段亞夫、張幼臣、趙步揚、鄧超如、胡伯寅、姜賜卿、劉竹坡、孫茂春、劉皋甫、吳墨如、楊峻峯、殷惠臣、孫漢三、孫炎生、李崑三、馮雲峯、李蘭廷、陳熙泰、程芝田、張在田、沈桂臣、

王勉直、尹漁村、劉應福、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覃秉清、崔文藻、石國材、羅明典、張先之、李孔支、女同志杜黃、章以保、鄭毓秀、孫蔚強、汪固、張鴻翰、徐修廣、陳心、周一等五十餘人。蓋自子由滬軍返津後，各地革命同志代表該團體咸以時相集於此，擬開會討論同時大舉也。開會次第，分報告討論二種，其屬於報告者：一、爲子報告到軍謁見大總統經過。二、爲各團體代表報告該團體現有同志人數與現存款項槍彈等數量及其所聯絡軍警之駐地番號名目。其屬於討論者：一、爲討論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二、爲選舉北方總司令。三、爲討論天津舉義及京、保、通各地響應日期。於此有足述者，女同志杜黃，於同盟會支部，職掌庫藏，乃四川名進士杜德輿若洲之夫人（註八九），書法小藝，文宗六朝，其旨多有類於滑稽突梯。伊登臺報告曰：本支部部長汪兆銘，固主張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於同志之活動，軍警之聯絡，槍彈之購置，向不措意。現所存手槍九枝，鋼壳炸彈數枚，直隸都督銅質關防一顆，多爲同志黃復生豫刺載灃之用者，以爲時久，故手槍子彈之大小，多不合於口徑，本支部軍務部長同志呂超亦嘗與彼抗爭之。呂同志之言曰：革命者，所以爭取被革者軍政大權而代之之謂也。今乃欲於推翻清帝後，而清帝所遺之軍政大權，仍爲當日役於清帝之臣僕所代有，此與父死子傳兄終弟繼者何異？吾未見其爲革命也。呂同志又嘗擬爲近畿革命計劃，具保狀於本支部，謂當竭一月之力，使近畿各軍，起而傾覆袁世凱，不濟，則向支部同志負責以自刑。蓋近畿各軍下級官

佐，多呂同志陸軍同學。呂同志與若輩相習久，固非空言所自欺者。但本支部部長汪兆銘卒不聽，而呂同志與支部同志亦無可如何也。杜黃及團體代表以次報告畢，繼則討論起草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當由主席指定白逾桓、丁削嶂、熊得山、黃以鏞、易賓等五人擬爲大綱五條，於大會通過後，予遂被選爲北方革命軍總司令。該大綱如下：一、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得領有順天、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以及內外蒙古等區域革命軍之指揮全權，俾得協助以上各區域都督或總司令之革命軍起事獨立。但爲統一以上各區域革命軍起見，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得兼攝各該區域軍政府參謀部長陸務部長，或由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就各該區軍人同志中選任。二、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得於以上各區域中選擇一地爲總司令部駐在之所。總司令部得設秘書處、參謀、軍務、政務、財政、交通、聯絡各部。秘書長、參謀、軍務、政務、財政、交通、聯絡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均由總司令委任之。三、北方總司令部所轄各區域之財政，劃爲國家收入、地方收入二種；其屬於國家收入者劃歸總司令部，屬於地方收入者劃歸各該區軍政府。四、北方總司令爲集中北方革命力量起見，所有加入北方革命協會之各革命團體槍彈軍械經濟存款等物，一概繳存於北方總司令部。各革命團體於必要時，得申請北方總司令部核發。五、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及其總司令部，至協助以上各區域完全獨立或清軍勢力完全消滅時，始行撤廢。最後，討論天津舉義及京、保、通各地響應日期。討論結果，僉以爲事關軍事秘密，應由北

方總司令決定。會議畢，煜瀛遂遵守大會決議當場交出武昌鄂軍都督匯款三萬元所餘之一萬九千五百元於北方總司令，其不足之一萬零五百元，據云：已移作其他革命之用矣。當散會後，黃以鏞、趙鐵橋與予偕行於途，以鏞謂予曰：京、保、通各地，既不能與天津同時舉事，則天津發難，吾未見其能響應也。予曰：天津地位重要，其影響與北京同。天津舉事，京、保、通自易響應。鐵橋曰：然則灤州獨立時，其影響何以不及於天津、北京、保定、通州也？予曰：當此灤州、開平、通州、北京、東華門、紅羅廠、天津車站事變之餘，人心憤張，爲北方從前所未有。且京、津、保、通軍警同志，知通州之變，機關名冊，已爲清廷官吏抄去，其心皆驚惶不安。此正所謂一夫夜呼，亂者四應之時，矧天津舉義獨立以爲倡耶？以鏞、鐵橋遂唯唯不復再言。是日下午二時，予復與白逾桓、熊得山、吳若龍、錢鐵如、丁削暉、易宜、姜賜卿、劉竹坡、孫茂春、孫漢三、王勉直、尹漁村、程芝田、張在田、劉應福、邱壽林、李堯衢、覃秉清、羅明典、張先之、李孔支等會商於吉祥里十四號，討論天津舉義，北京、保定、通州響應步驟。予嘗告以以鏞、鐵橋途中所以語予者，劉竹坡曰：此蓋未知夫京、津、保、通一帶毅軍淮軍所受之教育與其出身也。夫武昌新軍灤州新軍之與毅軍淮軍，雖同爲招募而來，然武昌新軍，強半來自書房。蓋當科舉停廢之日，而未青一衿者，又無緣得以考入官學，故少年學子，咸藉入伍以爲出身之地。而總督張之洞，又選拔各營士兵優異者留其餉額以爲陸軍特別小學（註九〇），或設講武

堂，或將弁學堂，或武備學堂，或資遣留學外國，以故革命思想，易於輸入。灤州士兵之傾向革命，始於陳宦任二十鎮統制蒞天蔚任協統之時。陳固起家於湖北自強學堂，藍則由湖北武備留學日本士官畢業者。當陳、藍在二十鎮時，設講武堂，設隨營學堂，由官長自爲教授，使下級官佐士兵學術與操術並重。然武昌起義，必得吳兆麟佔有楚望臺軍械庫，乃能指揮號召，樹先聲於全國。灤州獨立，必得王金銘、施從雲以本營長官而指揮本營兵士，始得以與清軍抗戰七日。今之毅軍淮軍，官長既未受完全軍事教育，士兵更不解之無，名雖出身行伍，實則無業游民，此輩入營則兵出營則匪者，不患不能響應，而患響應後無中心力量控制指揮之也。予曰：竹坡之言是也。蔡德辰、王丕承、楊兆林、張雅堂、孫樹聲、崔文藻、林少甫、何南屏、韓佐治等之分組每日訓練北京、通州、天津敢死隊，卽以此故。惜德辰、丕承、兆林、雅堂已逝，北京、通州敢死隊，無適當指揮人耳。於是決定二十九日夜十二時在天津舉事，北京、保定、通州，仍於天津發動後，以次響應。會商畢，適熊得山、丁削嶂前所定購步槍五十枝，五響轉輪手槍一百枝，炸彈一百五十枚，亦已付款取到。吳若龍、錢鐵如及各軍代表十餘人，晚車由津返京，因檢付五響轉輪手槍五十枝，炸彈四十枚，偕同法領署署員郭林一同運京。其餘步槍五十枝，以無處藏匿，暫存女同志鄭毓秀餘慶里住宅地板下。是日晚，遂組織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津軍都督府。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以熊得山爲秘書長，陳之驥爲參謀部長，丁削嶂爲軍務部長，



易寅爲政務部長，邱壽林爲財政部長，白逾桓爲交通部長，吳若龍爲聯絡部長。津軍都督府舉汪兆銘爲都督，陳之驥爲副都督，趙鏡橋爲秘書長，白逾桓爲參謀部長，黃以鏞爲外交部長，吳定安爲財政部長，覃秉濟爲政務部長，李堯衢爲交通部長，軍務部長則由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兼攝。至津軍都督一席，汪兆銘赴滬，應由津軍副都督陳之驥代理。又以副都督陳之驥現回豐潤故里，暫由津軍參謀部長白逾桓兼代。通州總司令蔡德辰，指揮王丕承、張雅堂、黃之萌，或死通州之變，或殉東華門之役，蔡德辰所遺通州總司令一職，暫由吳若龍兼代；王丕承、張雅堂、黃之萌所遺指揮各職，卽由王勉直、鄺廉漢、王振漢接充。佈署既定，予於是晚卽以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名義發出天津舉義命令如下：一、武昌起義，旨在推翻清室，建設共和，掃除中國三千餘年以來專制餘毒。故月餘之間，而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江蘇、浙江、貴州、安徽、廣西、廣東、奉天、福建、山東諸省，以次響應。此雖我大總統孫公二十年來倡導之殷之所致，而吾民之欲脫離專制桎梏以求自新之切亦有以完成之也。乃僞清內閣總理大臣袁逆世凱，於我革命軍振師北伐，北方各省相與共謀獨立之時，忽遣使向我乞和，此則世凱篡取清室攘竊革命之計，我各省代表不悟，尙欲於清帝退位之時而昇世凱以臨時大總統，此非革命之自殺而何？夫革命者，所以掃除官僚，蕪蕩專制餘毒者也。今清帝退位而代以袁氏，此與父死子傳兄終弟繼者何以異哉！我北方同志有鑑於此，用是屢舉義旗，前仆後繼，誓必討滅袁氏，不使專制餘毒永

留於中國也。本總司令爲實現我北方諸同志此種主張，爰決於本月二十九日夜十二時在天津起義，一舉而將天津全鎮佔領。我北京、保定、通州各總司令，於聞得天津獨立時，當即舉兵響應。然後再舉我京、津、保、通革命軍全力，以次規復我奉、吉、黑、熱、察、綏及我內外蒙古、新疆、甘肅諸地，俾全中國得以統一於革命之下，建設共和政體。凡我同志，其各忠於自己之任務，則革命有厚望焉。二、津軍都督天津各路司令，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以前，應將是夜十二時所有發難一應事宜準備清楚。二十九日下午十時以前各部武裝同志集中於各部所指定地點，至十二時聞到號砲響聲時，各路司令即率領所部按照豫定路線前進。三、第一路司令姜賜卿，於十二時聞到號砲響聲時，即率領所部敢死隊三大隊以進攻總督署。第二路司令兼水師總指揮孫茂春，則於督署前所統砲船鳴砲以爲響應後，當率領其陸師與第一路司令姜賜卿會攻總督署，並將其佔領。四、第三路司令史玉生率領敢死隊一大隊進攻巡警道署。石園村率部下巡警響應後，即與第三路司令史玉生分路猛攻督務署，並將其佔領。五、第四路司令劉應福率領所部保衛警察佔領保衛警察署；第五路司令崔文藻率領敢死隊一大隊與之會合後，即向督練公所進攻，並將其佔領。六、第六路司令孫樹聲率敢死隊兩大隊佔領金鋼橋，以與水師總指揮孫茂春所部水師相策應，阻止敵軍偷渡及其破壞橋樑等事。七、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八路司令何南屏，第九路司令韓佐治，分率敢死隊十餘小隊，佔領各重要交通機關電報電話及其橋樑道路。八、冀、魯招討

使孫炎生，京奉、津浦交通總司令鮑善支率領韓柳墅陸軍三營，於佔領京津、津浦、津奉鐵路道口防禦敵軍來援外，並以一部兵力肅清津郊殘餘軍警。九、第一路司令姜賜卿，第二路司令孫茂春，於佔領督署肅清殘敵後，即以一部兵力迎護兼代都督白逾桓到署成立都督府，發佈安民告衆。津軍都督白逾桓，應將組府視事啟用印信等情由呈報於本總司令。十、北京總司令錢鐵如，保定總司令劉仙舟，通州總司令吳若龍等，於聞得天津獨立時，應督率該各路指揮，迅籌響應。十一、是夜口號爲完成革命四字。十二、北方革命軍總司令胡鄂公，正月二十七日夜十一時發於天津老西開吉祥里十四號。是夜，北方總司令部監印津軍都督監印女同志徐修廣、汪固等，督率各女工監製鐵血旗幟，印寫襟章，剪裁纏臂白布。津軍交通部副部長章以保偕同張鴻翰、黃石、周一、李芬、陳心等繕寫文告。北方總司令部軍械處長孫蔚強分配各路司令槍械炸彈。津軍外交部副部長鄭毓秀譯寫通告天津各國領署起義之照會，分工趕製，達旦不休。

【註八八】即辛亥年十二月初九日。

【註八九】總與於入民國後，隱居不仕，更名杜闕，字榮屏。

【註九〇】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原名湖北陸軍大學堂，後以部議改陸軍特別小學堂。

正月二十八日【註九一】，予與津軍都督白逾桓，會議於小白樓。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熊得山，軍務部長丁劍嶂，政務部長易宜，財政部長邱壽林，津軍都督府秘書長趙鐵橋，外交部長黃以鏞，財政部長吳定安，政務部長覃秉清，交通部長李堯衢，均以次參

加。當議決於天津佔領後應執行之事有七：一、逮捕帝制餘孽；二、發佈安民告示；三、豁免一切苛捐雜稅及本年下忙丁漕；四、優禮市鄉父老，問民疾苦；五、禮求當地逸材，俾爲國用；六、通電全國，詳述袁世凱攘竊革命篡奪清室帝制自爲之陰謀；七、正式通告各國駐津使領。會商畢，因相與談及二十九日夜日本同志谷村燃放信砲事。予曰：谷村不諳吾國語言，若得能言日語同志往襄其事，則於途中較爲便利。逾桓曰：國風報翻譯同志王一民習日語，且與谷村善，使之同往，必能勝任。予曰：此事於全局關係甚大，非沈著謹慎者不能語此，予不識一民，未知能當此否？逾桓曰：我知一民稔，可勿慮。於是決定使日人谷村及國風報翻譯王一民二人燃放信砲。是日，臨時參議院在南京開會正式成立。

【註九一】即辛亥年十二月初十日。

正月二十九日【註九二】，爲北方同志豫定佔領天津革命軍起義之日。時則雲密低空，天似欲雪，未幾風起雲散，慘寒無溫。王一民與日本同志谷村，於出發燃放信砲前，竟酩酊大醉於松適家。彼二人痛飲畢，遂攜炸彈二枚相偕而至燃放地，時僅入夜八時許。迨十時，總部同志聞到炸彈聲二響，予曰：事敗矣。此信號誤發也。於是遂盡起傳令兵催促各路司令迅速發動。時宵禁嚴，市民不得夜行，故傳令兵所傳命令亦無由完全達到。各路司令於聞到信砲後，仍集合部下依原定計劃出發，多者三十餘人，少者纔十餘人，然亦有以聯絡中斷而自動集合者。金鋼橋爲天津交通咽喉，乃戰守之所必爭，故革命軍之視金鋼橋

其重要與督署同。當信號誤發之時，各路司令如姜賜卿、史玉生、崔文藻、孫樹聲、何南屏、韓佐治、林少甫等，明知事已失敗，乃猶奉令集合少數同志各向其目的地出發，此其忠勇爲何如者。賜卿率領所部進攻督署時，遇孫樹聲於途，賜卿謂樹聲曰：今日事，金鋼橋與督署孰當先？樹聲曰：金鋼橋扼天津交通之樞紐，督署爲敵人號令之所從出，同一不可後也。賜卿曰：子所言者乃戰守之形勢，吾則謂今日之急務耳。吾人革命，與其人少力分而無所得，不若將各路集中較有效力。樹聲曰：善。於是賜卿乃盡併樹聲之軍而得八十餘人。會林少甫、何南屏、韓佐治等率領四十餘人從他道來，總計賜卿、樹聲所領者得百二十餘人。賜卿乃編分爲五隊，而以樹聲領前隊，林少甫、韓佐治領左右翼，何南屏領後隊，賜卿則自率中隊以指揮全軍。賜卿率領所部進至督署時，督署衛兵與革命軍戰於轅門外，一時槍彈炸彈颯颯如雨下，賜卿當揮令前隊向督署東轅門進攻，而以左右翼掩護之。敵軍衛兵以炸彈猛烈無可防禦，遂不支向東轅門內潰退。賜卿遂指揮左右翼掩護前隊攻入東轅門。戰方酣，敵軍衛隊忽以一部由督署後以繞襲革命軍之背，革命軍受擊，不得已，遂從東轅門退出。適孫茂春率領所部水師二十餘人趕至，以與敵軍戰於督署後。賜卿知後路之危已解，乃復指揮左右翼掩護前隊第二次向東轅門進攻。迨進至督署大門時，而孫茂春所部已爲敵軍擊散，林少甫、韓佐治又相繼戰死。賜卿知不可復戰，始下令衝圍退却。是時，何南屏軍殿後，南屏於掩護諸同志退却時，率所部後隊左右射，以此敵軍不敢

進逼。南屏甫出重圍，卽以重傷繼林少甫、韓佐治而逝。但同時，有進攻金鋼橋而死者則高士俊也。有在中途與敵遭遇而戰死者，則錢秀峯、管國賢、江潤生、郭牧之等是也。亦有在途中爲敵所捕者，則崔文藻、劉應福、李景伯、趙正叔、馮泉廉、周守玉、黃敬齋等是也。當國風報同志王一民，日本同志谷村燃放信號之前，以深宵稽查嚴，乃於松迺家罷伏後，卽預伏於督署近鄰一木廠中。其所攜炸彈，一爲十二磅，一爲六磅，均係鋼壳引綫者，約以十二點鐘同時著火。時朔風慘厲，月暈無光，二人偃臥木架下，以待時之將至。其蕭瑟愁苦之境，誠有爲人所不堪者。俟之久，至十點鐘時，聞得隔院鐘聲誤報十二點，一民呼谷村曰：時已至矣。谷村取其夜光錶視之，亦應之曰：時已至矣。蓋谷村則亦誤識長短針所指時間也。谷村、一民於是著火引綫，而一民之彈，適當谷村之股。一民彈發，谷村應聲騰起半空間，甫及地，而谷村之彈亦發，以此，谷村之肢體四飛，谷村死，而此二十九日之天津起義亦因之失敗矣。

【註九二】卽辛亥年十二月十一日。

正月三十日【註九三】，予偕熊得山、丁削嶂、易宣等至各機關撫慰進攻督署諸同志。諸同志爲述林少甫、韓佐治、河南屏、高士俊、錢秀峯、管國賢、江潤生、郭牧之諸烈士戰死時壯烈諸情形，咸相對而泣。時受傷者有姜賜卿、孫茂春、史玉生等八九人，而賜卿所受之傷較重，以其彈片在肋，非入醫院診治則無由痊可，遂於是晚昇入天津醫院。至林少

市、韓佐治諸烈士遺骸，則於善堂掩埋時囑其暗爲封識。

【註九三】即辛亥年十二月十二日。

正月三十一日【註九四】，予召開各團體代表會議於小白樓，討論天津之再舉計劃。當開會時，白逾桓呼王一民到會，命其報告燃放信砲之經過與谷村之慘死情形。一民詳述畢，逾桓憤而以手批其頰曰：汝竟以諸同志性命爲兒戲耶？何悖謬如此也。一民哭，逾桓亦哭。蓋一民嘗受業於逾桓，及逾桓主辦國風日報，遂任一民爲翻譯以與日人往來。但一民初非革命者，故有此失，此亦逾桓事前未教之之過也。予於勸逾桓、一民退席後，乃與熊得山、丁削嶂、易宜、馮雲峯、李蘭廷、陳熙泰、王榮九、李堯衢、吳經武、李世英等討論天津再度舉義計劃。然以當時北方情形而論，不在響應之無人，而在發難時主力之不充實。會商結果，遂派李堯衢、馮雲峯、吳經武、李世英等至遵化、玉田、豐潤，王榮九、李蘭廷、陳熙泰等至甯遠城。以丁削嶂、馮雲峯於遵化、玉田、豐潤尙集有振武社員百餘人；李蘭廷、陳熙泰、宋志強、張先耀、古應風、楊玉等在甯遠城宋莊、青石嶺、甘耳屯一帶集有鐵血會會員五百餘人，每人均有盒子砲一隻；俟其到津後，稍加訓練，即可作爲發動主力也。會商畢，復以各革命團體名義，擬就致南京臨時參議院一電，主張澈底革命，反對和平解決。

【註九四】即辛亥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月一日【註九五】，李燾衡、馮雲峯等將由天津前赴甯遠、遵化等地；予念武昌所匯之款，行將用罄，而我大總統孫先生所指撥之二十萬元，陸軍部以和平行將實現之故，或已停止匯寄，不得已，勉爲甯遠籌得百人來津之款，交付王榮九、李蘭廷、陳熙泰等即日至甯，以與宋志強、張先耀、古應風、楊玉等協商辦理。至遵化、玉田、豐潤方面，則使吳經武、李世英先至該地集合準備，一俟籌有的款，然後命馮雲峯、李燾衡前往。是日晨，吳經武、李世英遂偕同王榮九、李蘭廷、陳熙泰等一同由天津附津奉車起程。

【註九五】即辛亥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月二日【註九六】，吳經武、李世英至唐山，甫下車，即爲諜者所悉，竟以不屈死。天津同志聞訊之餘，皆怨憤欲泣，咸以爲歷次革命之失敗與同志之犧牲，強半皆因經濟支絀所致，於是又有以搶劫天津官銀號爲說者。先是：予未南下請款時，北京、通州軍隊中同志，主張搶劫慶王府財物以充革命經費，予當時已力闢其非。而此次提議搶劫官銀號之人，亦爲軍隊中同志；而白逾桓、吳定安等且謂可以藉此乘機發難。予曰：以劫搶財物爲事者，財物到手即鳥獸散，誰爲發難者。況汪兆銘嘗指北京、通州同志張先培、蔡德辰等爲土匪；今若此，兆銘之言不誣也。至此，逾桓、定安等遂不再言。

【註九六】即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月三日【註九七】，韓柳墅清軍營副同志孫炎生、軍需同志龔善支晤予於小白樓，適吳



定安在座。炎生、善支爲言革命經費無可籌措，現以年關近，營中發變餉，善支可領得一個月軍餉六千元，以之移作革命經費如何？定安固與炎生、善支爲湖北同鄉，聞炎生、善支言，遂於予前極力慫恿之。予曰：可。此亦防止敵軍增加革命力量之一道，惟宜出之以周詳審慎；否則反以速禍也。於是定安與炎生、善支相偕去。

【註九七】即辛亥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月六日【註九八】，王榮九、李蘭廷偕同鐵血會會員宋志強等八十五人由甯遠城抵天津。予於是與熊得山、丁削嶂、易宜等爲之備宿舍，具酒食，勞跋涉。據李蘭廷云；宋志強、張先耀、古應風、楊玉等在宋莊、青石嶺、甘耳屯三地已集中有槍同志五百人。此次以旅費不足故，僅來八十五人，餘俟款到，當可與陳熙泰俱來也。予與宋志強等酬酢畢，返小白樓，則見臥室間置有現銀一箱三千元，大驚，詢之，則知孫炎生、賜善支所送來者。時已晚鐘十二時有半，擬往利順德飯店問炎生、善支在官銀號領款經過，以夜深不便遂寢。

【註九八】即辛亥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月七日晨【註九九】，予晤炎生、善支於利順德飯店，問小白樓現銀三千元何以至者？炎生、善支曰：以馬車載自官銀號也。予曰：何爲不將鈔票來？炎生、善支曰：此吳定安主之，官銀號原付以鈔票，定安堅不可，故付銀元六千也。予曰：其餘三千元何在？炎

生、善支曰：已爲定安馮車載之餘慶里矣。予曰：定安鑄此大錯，若不卽徙小白樓、餘慶里兩機關，禍且被及全體同志也。予於是命炎生、善支護匿利順德飯店勿出，急歸小白樓與熊得山等商議遷徙機關事。詎運徒家什之人伏未至，而英捕總巡已排予寓樓而入予臥室矣。是爲二月七日上午十一時，英捕當將機關內所有人員監視後，並搜去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印一口，京、津、保、通、奉、吉、黑、熱、察、綏、內外蒙古都督印各一口，鐵血大纛旗一百面，鐵血小旗五百面，襟章一箱，手槍五枝，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委任狀一件，其他公文書十餘件，現洋一箱三千元。予被捕已押解下樓矣，熊得山忽攘臂大呼曰：此間事我主也，彼客也，今何爲捨主而逮客？於是英捕遂捕熊得山以去。同時餘慶里鄭小嵐亦被捕【註一〇〇】，並搜去吳定安所置現銀三千元。當是時，英捕緝拿孫炎生、龍善支甚急，且有熊得山、鄭小嵐行將引渡之說，同志惶惑，一似大禍之將至者。

【註九九】卽辛亥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一〇〇】按鄭小嵐同志，係女同志鄭毓秀之胞兄。

二月八日【註一〇一】下午三時，予訪晤英國駐津領事於英領事署。驅雙馬夷車，前後從四騎，儀容甚盛。至領事署，投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水陸總指揮，鄂軍政府主持北方革命全權代表名刺，英領事接見甚恭。予當責以不守中立，予謂革命軍起義武昌後，英、法、德、俄、日原已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是革命軍於清軍軍需軍械，有權可以沒收。

今貴捕不僅搜去革命軍所沒收之餉銀，且逮捕革命軍同志，此非所以守中立者。予此次北來，其於貴租界之治安，嘗予以深切注意。現貴捕所逮捕之革命同志，所搜捕之文書餉銀，若不立予發還，則貴租界今後之安全，予亦不能負責云云。於是英領事謂餉銀六千元，當已移交天津巡警道，熊得山、鄭小嵐二人允以翌晨恢復自由。二月九日〔註一〇二〕，女同志張鴻翰、汪固、徐修廣等遂以馬車到英捕房歡迎熊得山、鄭小嵐出獄。所有印旗手槍文書諸物，一併索還。是日，褚炳堃、潘競物、王安國等舉義於瀋陽，以衆寡不敵，遂失敗。先是，吳景濂等組織保安會於瀋陽，舉總督趙爾巽爲會長。炳堃曰：肉食者何可與言革命也。遂與陳熙泰等由瀋陽先後來天津，舉凡任邱、灤州諸役，炳堃等靡不參加。迨一月二十九日北方同志舉義於天津，炳堃遂偕潘競物、王安國等由天津返瀋陽，集中鐵血會、振武社同志得二百餘人，發難瀋陽，攻督署。時清軍勢盛，炳堃、競物、安國等被圍數重，遂同及於難。同晚，吳若龍於北京以長途電話告予，謂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語人，清軍優待條件各方業已商妥，清帝決於二月十二日下詔退位，民國臨時參議員擬舉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屆時，汪兆銘等當以專使名義由寧來京歡迎袁世凱南下云云。予接電話時，易宣、阮琴風、熊得山、羅明典等在側，聞若龍言，咸爲之默然。宣從容請於予曰：宜自今始，當與諸同志訣矣。宜將前赴錦州，招集鐵血會同志，於此數日內，以圖一逞。明知此去必死，蓋宜欲一死使天下後世知袁世凱之盜國，汪兆銘之出賣革命也。予與

諸同志強止之，不可。予哭，宣亦哭，而阮琴風、熊得山、羅明典等均哭。

【註一〇一】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註一〇二】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十日【註一〇三】，易宣遂偕阮琴風由天津赴錦州。

【註一〇三】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月十二日【註一〇四】，易宣、阮琴風同死錦州之難。同日，清帝溥儀下退位詔，謂曰：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選員與民軍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尙無確實辦法。南北設隔，彼此相持，商榷於途，士露於野，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鑿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得所，海內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郵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註一〇四】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月十三日【註一〇五】，我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先生文，遂提出辭職書於臨時參議院。

【註一〇五】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月十五日【註一〇六】，臨時參議院依據伍廷芳與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之談判，及汪兆銘斡旋運用之結果，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先是，我大總統孫先生文，送達辭職書於臨時參議院時，附有選舉新總統辦法三條：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爲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三、臨時政府約法，爲參議院所議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蓋我大總統非不知世凱之奸，徒以國人耳目爲兆銘一手所掩蔽，故於辭職去任之際，猶殷殷以此數事爲慮。其於違法殃民竊權盜國之所以防範者亦深矣。

【註一〇六】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十七日，予念大總統孫先生辭職後，臨時參議院已選袁世凱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遂召集北方各革命團體會議於吉祥里十四號，當議決五事：一、所有各團體革命行動，自本日起，一律停止或解散。二、北方革命協會總部，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及北方革

命軍總司令部所屬各地之總司令部、總指揮部與其他各種革命機關，自本日起，一律宣布解散。三、資助鐵血會、振武社同志暨遠地同志二百五十一人回籍旅費。四、灤軍同志及其他軍隊中脫離隊伍同志一百九十四人，資送煙台魯軍政府，按照原有等級位置。五、本日到會同志，爲紀念北方死難諸烈士起見，在袁世凱當國期內，不受其任何官職及其榮典勳章等物〔註一〇七〕。是時津、鄂電報業已暢通，會議舉，當電請鄂軍都督黎公繼續匯款兩萬元，以作結束之資。惟念死難同志之不可掩沒，革命事實之不可無紀載也，乃擬撰爲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二書。因與諸同志發刊大中華日報於天津法租界紫竹林七十號，藉便材料之搜集與史事之採訪。

【註一〇七】按副總統黎公，在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於策勳單內，已將予名列入，並令秘書處將該電交予備覽。予以在天津時，曾與諸同志約：爲紀念北方死難諸烈士，在袁氏當國期內，不受其任何官職及其榮典勳章等物，當電請黎公致電北京將予名予以注銷。茲將黎公策勳電與予請注銷電，一併錄此。一、黎公策勳電云：北京大總統鈞鑒：民國肇造，黨人効忠，策勳行賞，迭奉大總統分別獎勵，薄海同欽。惟革命成功之速，真由贊助人才之多。此次獎勵所未及者，當共事搜羅，除已開効忠民國黨人姓名交劉承恩轉呈大總統核獎外；茲查汪兆銘、張繼、吳敬恆、章炳麟、于右任、熊克武、胡漢民、田桐、白逾桓、景定成、孫毓筠、居正、宋教仁、蔡元培、馮自由、吳昆、胡鄂公、陳陶怡等，當鼓吹革命之際，或秘密運動，或暗中保全，或艱難辛苦，歷百折而不回；或學問才猷，爲舉世所共佩。凡此扶持民族之勳，元洪既得之於所見，亦得之於所聞，弗覺感賞，奚勳有功？敬祈酌核勞績，給以勳位，爲大彰公道之舉，即收拾人心之助。區區愚誠，統候酌裁。元洪叩元。二、予請黎公注銷電云：武昌副總統鈞鑒：頃承書處交來鈞座北京策勳元電，蒙將職名列入，披覽之餘，無任惶悚。念鄂公自道隨約而起義武昌，深愧薦材，謬蒙驅策。及至漢陽之戰，乃得

奉命北上，傾覆清廷，主持京、津、保、瀋、通一帶革命。當此之時，適袁氏總理清廷軍政，帶制自為，假革命威力以劫持清廷；挾清軍暴戾以挫抑革命。於是殺戮繁，除異已，數月之間，我北方同志，被其明殺暗戮者不知凡幾。今幸共和成立，而袁氏於我同志之殺戮，迄未休止。今年五月，使人攢殺曾廣福兄弟三同志於河南光山縣途中；六月，復使人暗刺吳定安、羅明典二同志於北京齊化門外，而袁氏先後所殺戮諸同志，又皆與鄂公在北方同革命共生死者。若鄂公遺體袁氏殊榮，其將何以慰諸先烈於地下乎？且當共和告成北方各革命團體解散之時，鄂公會與諸同志約：為紀念北方死難諸烈士起見，在袁氏當國期內，不受其任何官職及榮典勳章等物。是鄂公亦不能自食其言。伏懇鈞座迅電北京將鄂公姓名予以注銷，實為德便。臨電神馳，不勝企禱！胡鄂公叩謝。

二月二十日，參議院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先是，臨時大總統孫先生辭職後，臨時副總統黎元洪亦電達參議院辭職。故參議院於是日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再選云。二月二十一日，予接到武昌電匯結束費兩萬元。於是吳若龍決於二十三日偕同軍隊同志一百九十四人由天津附輪至煙台；馮雲峯、李蘭廷、宋志強等偕同鐵血會、振武社同志一百七十五人至唐山甯遠城等地。遠地同志七十六人，亦同於是日起程回籍。予與丁劍嶂、熊得山，吳若龍、錢鐵如、邱壽林、單秉清、李堯衢、羅明典、孫炎生、張先之、程芝田等十二人，則於諸同志離津之先一日，分別具酒食以為慰餞。蓋此四百四十五人，於北京、任邱、灤州、通州、開平、天津、瀋陽、錦州諸役，均曾先後參加。今共和雖幸告成，而國柄乃為巨奸所竊，此所以仁人志士莫不歎惋而切齒者也。席間，吳若龍等乃與此四百餘同志立為誓約，由予主盟。盟曰：袁世凱有帝制自為或變更國體時，與盟同

人，無論在何時何地，均當起兵討滅之。盟成，遂盡歡而散。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魏宸組、鈕永建、曾昭文、劉揆一等七人果以專使名義代表民國政府由寧至京。是即所謂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之七專使。予語熊得山曰：兆銘到北京，世凱將藉故不南下矣。得山遂著論於大中華日報，痛詆袁世凱將藉故不南下。同時予與熊得山、羅明典、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等公開通電南京參議院、北京汪兆銘等，請其堅決擁護孫大總統辭職時所附之三條件。由羅明典起草，文長一千餘言。二月二十八日，予復由津至京，以與汪兆銘、宋教仁等晤談，諄囑彼等速促袁世凱南下就職。二月二十九日，予返天津。是夜，即有北京兵變之事。在世凱之意，不過暗示曹錕部下士兵一二排嘩變以爲藉口而已。但影響所及，而北京、保定、天津、通州之兵亦尤而效之。是即所謂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據此，則知予前所語於黃以鏞、趙鐵橋之言，信而有徵矣。然世凱以此終不南下，履霜堅冰，其漸以此。三月九日，予以所撰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二書將脫稿，於是將北方革命運動經過情形以及用款支出清單，具電以告鄂軍政府。旋奉中華民國副總統兼領湖北都督黎復電，文曰：青電悉，足下勇逾賁育，志比聶荊，色角風雲，聲摧山嶽，共和告成，所賴實多。所餘槍械炸彈，或留津地，或沉海水，勿川運鄂，特覆。元洪叩篠云云。予於是將所餘步槍五十枝，各色手槍一百三十六枝，炸彈一百二十枚，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印一口，京、津、保、通、奉、吉、黑、熱、察、綏、



內外蒙古都督印各一口，備函移交北京內務部。是時，各地死難烈士遺櫬，或已由其家屬運回原籍，或已由同志度地葬埋。予以禦軍前敵指揮使陳烈士濤居荊州久，與荆人相習，故予於由天津返湖北之前一日，當令熊善支護送荊州，葬於馬河西岸之梅嶺，爰一併記其大略於此。中華民國元年四月二十日江陵胡鄂公識於天津法國租界紫竹林之大中華日報

## 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武昌，清湖廣總督瑞澂，逃於楚豫兵艦；第八鎮統制張彪，逃於漢口大智門車站。衆擁黎公元洪爲鄂軍都督，組織鄂軍政府，改建中華民國，以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爲紀元。二十一日，遣軍渡江收復漢口、漢陽，照會駐漢各國領事恪守中立。二十六日，都督黎公，謹以犧牛醇酒，昭告始祖黃帝之靈，臨陣誓師於閱馬廠，籲請中國革命首領孫先生文，回國指導革命，建立共和政府。二十八日，予指揮鄂軍水陸兩師與清海陸軍戰，楚豫艦受創逃逸〔註一〕，楚有等五艦降〔註二〕，清軍大敗，而劉家廟、大智門一帶遂爲我軍佔領。影響所及，至九月十五日，相繼而響應獨立者，有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九省。蓋自起義之日至此，纔二十五日耳。嗚呼！可謂盛矣。九月十四日，同志王孝真銜清第六鎮統制吳君祿貞命，由石家莊聞關至鄂晤予；予當導謁黎公，具言吳君躬親馳抵灤州、娘子關與二十鎮統制協統張紹曾、藍天蔚、山西都督閻錫山約定，將由三路進兵北京，另以一軍由京漢路南下，直搗漢口清軍之背。予聞王同志言，不勝欣喜。蓋以犁庭掃穴，直指顧問事也。時清廷已授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且有世凱於南下視師後，入京就職之說〔註三〕。論者以世凱出，吳君恐不能行其志矣。以吳君坦懷，世凱陰賊也。當此之時，漢口已失，都督黎公已拜黃興爲戰時

總司令。予以都督府總科長兼領大別山要塞監督事，常往來武昌、漢陽間。九月十九日，同盟會同志冷公劍，代表北方各革命團體到鄂，而請黎公派員前蒞北京、天津，主持革命，黎公卽以予往。予以漢口已失，清軍正欲窺襲漢陽，軍事倥傯，未之應也。九月二十一日，同盟會同志楊時傑，復代表北方各革命團體由北京來鄂，爲言北方同志請予前往。黎公以是時吳君已不幸被刺，而世凱復爲內閣總理大臣，今後北方革命情勢，正未可料。因堅命予往，並畀予以鄂軍全權代表名義。予至此，始偕同志吳若龍等由漢口起行。予以九月二十八日至上海，十月初四日抵天津。予於抵天津後，遂與諸同志成立鄂軍代表辦事處，成立京、津、保、灤、通、石家莊總指揮處，成立北方革命協會總會，成立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於是，十月初九日，有北京之役；十月二十八日，有任邱之役。其間雖扼於汪兆銘、袁世凱相因爲奸而無所成就，然亦可以震駭虜廷樹革命之聲威於朔方也。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先生文就任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建立中央政府，改元中華民國。北方同志，以爲革命大業完成可期，乃衆志奮發，卽於大總統就職之翌日，在灤州宣告獨立。繼此以往，則有唐自起、黃際隆、龐希德諸烈士開平之刺王懷慶；張先培、黃之萌、楊禹昌諸烈士北京東華門之刺袁世凱；彭家珍烈士北京紅羅廠之刺良弼；薛成華烈士天津車站之刺張懷芝。一月十五日，則有通州之役；一月二十九日，則有天津之役；二月九日，則有瀋陽之役；二月十二日，則有錦州之役。卒至清帝退位，汪兆銘等任政府專使至

北京歡迎世凱之時，北方同志，始衝痛分赴各同志殉難之地，歸葬諸烈士遺骨。雖然，諸烈士之志，予志也，予豈能一日忘哉？爰摭取其世家言行，作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

【註一】時清提督瑞澂壓楚豫械。

【註二】楚有等五艦降後復叛。

【註三】清廷以八月二十三日用世凱爲湖廣總督，九月十一日授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是日，世凱即由彰德南下視師。

陳雄，字楚材，湖北襄陽縣人。善屬文，年十五，應童子試，卽冠其軍。適科舉廢，興辦學堂，雄家貧無以爲資，賣文傭書，乃得入湖北兩湖師範學堂。在兩湖師範約一年又半，因受革命潮流影響，遂決意從事顛覆滿清運動。越二年，入湖北新軍充司書，以投稿各報抨擊清政，被革出營。己酉夏（註四），北走保定，復投入第六鎮任營書記。會胡鄂公等創共和會於保定，雄因同志趙海濤、王榮九之介紹，遂加入共和會。六鎮官兵多參與革命者，雄之力獨多。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清廷以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雄與邱壽林、錢鐵如、白逾桓、蔡德辰、羅明典等謀，擬刺蔭昌於北京前門西車站而不果。會漢陽失守，同志等決於十月初九日起義北京，以爲武昌聲援。時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膺清廷股肱之寄，聞訊，乃商之汪兆銘願仗助北京起事費五千二百元；起事時命其子克定率兵三千應之，並約以砲聲舉火爲號。北京同志，聞兆銘與世凱約，多有懷疑反對者，而錢鐵如、蔡德辰、羅明典三人爲尤甚，兆銘不顧也。初八日，兆銘乃不告同志而之天津。當北

京同志之決於初九日起事也，雄適由石家莊來京，衆議舉雄領參謀事，雄不就，任敢死隊隊長。初九日晚，率死士數十人潛伏端方私邸近鄰。屆時，火舉砲響，克定竟不應，而謀者又將拚至，雄恥見賣於世凱，且痛兆銘之去也，作書遺同志，憤而引槍自殺。時年二十有八。同時殉難者，尚有李漢傑、高新華二同志。

〔註四〕清宣統元年。

李漢傑，字振黃，河南湯陰縣人。家貧幼孤，寄養於外祖閩省曾氏家。年十八，與曾氏同里朱氏子入上海某學堂。朱家素豐，漢傑游學資斧頗得其助。二年，朱氏子返閩，漢傑改入某教會學堂，遂崇信耶穌教。庚戌秋，以傳教事，由滬赴津，得與覃秉清遇。是時適當天津各學堂罷課之際，秉清與之話及國事日非，咸感慨流涕，深信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國，遂因秉清之介紹，加入共和會爲會員。十月初九日北京之役，漢傑於端方私邸前被軍警所逮。審訊時，強之跪，不從。閱三日，竟以凌遲處死。時年三十有三。

高新華，直隸宣化人。貌猙獰，富膂力，然下筆千言，於經史無所不通。年二十五，走關外，以技擊結合少年數十人，抑強扶弱，有古俠士風。曾以事涉訟被逮，遭凌辱，憤毆獄吏至死，竟以大辟定讞。後值清宣統帝登極大赦，始獲出獄。庚戌春，任保定六鎮司書，趙鵬奇其人，介紹入共和會。武昌起義，六鎮統制吳祿貞謀舉事於石家莊，新華嘗爲奔走聯絡，祿貞甚倚重之。及祿貞被世凱狙殺〔註五〕，新華北走京師。與羅明典、蔡德

辰、張先培等組織暗殺團。十月初九日北京之役，新華攘臂爭先，首擲一彈於安定門戍衛營，聲震屋瓦，邇邇驚恐，當與敢死隊同志將安定門佔領，卒以未得響應失敗。翌日，新華憤事未成，留書告別同志，遂於永定門外投井自溺死。同志悲之，卽葬其遺骨於井傍，人咸稱其井曰高公井云。年四十有一。

〔註五〕祿貞，字綬補，湖北雲夢縣人。家貧有太志。年十七，赴武昌入伍爲兵，被選肄業武備學堂。未幾，又被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庚子拳匪之變，唐才常等欲起兵於漢口，祿貞由日本潛行回國，與桑方山謀據大通以爲聲援。事洩，才常等殉難，祿貞仍潛返日本就學，醫至橫濱謁孫先生文，聽取革命理論。故其革命思想受孫先生啓導之處極多。畢業歸國，任東三省督練處參議，已而遷延吉邊務幫辦，加副都統銜，擢督辦。祿貞強毅，辦理邊務交涉，不爲日屈，時論交推其才，遂受鎮江旗蒙古副都統，任第六鎮統制。武昌起義，祿貞請以所部六鎮之師往，清廷令其從督師薩昌行，祿貞雖有異，稱病不去。及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盛天爵等電請清廷實行立憲，清廷命祿貞往撫之。祿貞至，演說革命所由來，謂其利益不專在漢人，軍士有隸旗籍者，亦爲之心折。祿貞因密與紹曾、天爵等定三路進兵北京之議。會清廷授祿貞爲山西巡撫，六鎮將領有擬由娘子關進攻山西革命軍者。祿貞聞訊，乃由潞州遣返石家莊，叱令六鎮將士不得妄動。祿貞即單騎叩關與山西革命軍協議，分路進兵北京與另派一軍南下直搗漢口清軍之背。同時，使王孝貞回鄂至鄂，以與鄂軍謀聯絡。時清廷已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馮國璋軍攻漢口，革命軍據市街掩護固守，國璋縱火焚燒，煙燄蔽天，亘二十餘晝夜。祿貞聞之大憤。因抗疏請誅縱兵燒殺之將帥，並扣留南下接濟國璋之軍械子彈。九月十一日，世凱由彰德發軍至孝感。二十鎮協統潘矩楹，因洩祿貞三路進兵北京之計劃於世凱，世凱遂使周符麟等於九月十七日刺殺祿貞於石家莊。六鎮參謀官張世爵，副官周維楨，亦同死於難。符麟等且割祿貞首級以去。祿貞死，紹曾、天爵兵權亦被解除，北方革命，遂蒙空前之打擊，時論惜之。祿貞任俠有奇氣，富智略，擅辭才，所爲詩歌，亦慷慨悲壯。當駐兵石家莊時，距所部六鎮地甚遠，衛隊僅數人，左右警衛悉不

利於公者，職責仍不爲之備，遂及於難。

王熙普，字鐘聲，浙江紹興人。少負志遠大，倜儻不羣。稍長，留學歐洲，返國後，藉演戲劇以作革命宣傳，歷在北京、天津、漢口等地出演，極得觀衆稱許，而民族思想亦因之深植民間。及武昌起義，上海響應，熙普銜滬軍都督命，至天津策勵北方革命。值北京舉義失敗，胡鄂公、孫諫聲、陳之驥等組織津軍司令部，革命同志，遂多集中天津。清廷偵邏四出，熙普至，獨注意之。十二日晚九時，熙普與白逾桓、劉子良、陸金浦，曹恩祥、朱增、童俊等會於奧租界。時張懷芝任北洋巡防大臣，派警探十餘人，協同奧捕逮熙普、逾桓等七人去。懷芝深嫉熙普，且獲熙普所懷都督印，卽以十三日處熙普以死刑。臨刑時，清吏擬斬決，熙普大呼曰：革命黨人非畏死者，斬首野蠻刑，請易以槍擊之。吏從其言。熙普至死，神色怡然。逾桓、子良等六人取保釋放。

耿世昌，字吉齋，山東煙台西鄉人。世業農，富資產。世昌輕財任俠，喜爲不平鳴。肄業教會學堂，同學貧困者，輒以資財相濟；鄉里中有負屈無告者，世昌則不避修怨以扶助之。用是強暴震懾，聲名藉甚。年三十五，漫游海內，自魯、岱、江、淮以迄秦、晉、巴、蜀，目睹各地吏治敗壞，生民困苦之狀，深信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國。適聞孫先生倡導三民主義，結同盟會於海外，世昌欣然赴日本，願以趨謁無由不果，已酉春，復入西安，折節爲小學教員。歷年餘，僅得同志二三人。翌秋，世昌由陝西來北京，因樊少軒之介

紹，與胡鄂公晤於三里河荊州會館，傾蓋縱談，披瀝肝膽，世昌遂加入共和會，任軍事運動，在南直各縣組織革命軍。十月初九日北京之役失敗後，胡鄂公、尹漁村、許潤民、薛成華等復謀舉義於任邱、雄縣等地。同月二十八日，任邱義師起，世昌任指揮，身先士卒，率南直革命軍五百餘人，馳入清軍，多所殺傷，奪獲輜重甚夥。翌晨直督陳夔龍調重兵至，與淮軍夾擊，革命軍不支，世昌乃率所部退據雄縣，據縣城以與清軍抗。清軍復以重砲猛轟，城陷，世昌被圍數重，遂死於難。年四十有一。與世昌同時殉難者，尙有馮傑、戴國棟、李啓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馬榮華、趙世鐸、王作楫及士兵諸同志凡百有餘人。

馮傑，直隸河間人，與耿世昌同學。任邱之役，傑任隊長。及退守雄縣，城破，傑與世昌同殉於難。

戴國棟，直隸河間人，與耿世昌同學。工詩能文，著有亡國徵言十五篇，亘五萬言，縱論政治之黑暗與士習之卑污，痛切淋漓，讀者動容。任邱之役，國棟任隊長，退守雄縣時，遂殉於難。

李啓明，陝西西安人。驍勇有智略，與耿世昌爲刎頸交。任邱之役，任隊長，雄縣城破，與世昌等同殉於難。

鄭玉成，字寶三，其先湖南華容人。父某，始徙居山西太谷縣，遂家焉。玉成幼時，



值太谷癘疫盛行，祖及父相繼逝世。其母藉女工所入，玉成始得就學。玉成事母極孝，年二十有四，即以教讀東修奉廿旨。所爲詩文，多諷刺時政，無所隱諱。以是忤邑令，令欲藉盜案羅織，置玉成於法，得邑紳關說始解。於是，玉成深自韜晦，杜門謝客者約十年。己酉夏，游北京，與羅明典善，每話及清政暴厲，輒憤懣填胸臆，明典因介紹入共和會。玉成家貧，客中資斧時虞匱乏，明典嘗資助之；然玉成雅不欲以此一身衣食重累諸革命同志，乃屈抑爲傭書以待機。十月二十八日任邱之役，玉成任隊長，及退守雄縣，與耿世昌等同殉於難。時年三十有九。

羅子雲，黑龍江愛理廳人。少失怙恃，家貧，依舅氏以居。稍長，能讀書，尙氣節，以任俠聞於鄉黨，能濟人之急，雖赴湯火無所辭。戴德者示以圖報意，輒謝曰：不濟不任怨，濟亦不受報，人各有志，吾亦行吾志耳。舅氏惡其滋擾速禍，擬謀諸其族人繫禁之。子雲微聞其事，乃挾金走錦州，與劉長雄、王安國交，極投契。長雄、安國固錦州大俠，有衆數百人，皆當地豪傑。然僭竊無節制，見敵則逐利而集，不幸而敗則作鳥獸散。子雲至，爲之正部曲行伍，明賞罰，嚴等級，於是聲威大振，遠近來歸。且西聯陳熙泰、張耀先諸部，東合瀋河沿岸各小部衆，依險而守，屢挫清軍。未幾，舉其所有部衆，咸加入鐵血會。十月二十八日任邱之役，子雲任隊長，與清軍戰，不利，約世昌分路退據雄縣。城陷，卒及於難。與子雲同死者，有劉長雄等十餘人，然姓名里居多遺不可考。子雲死，

其部衆亦四散矣。

劉長雄，安徽壽州人，不詳其身世。以任俠著聞於關外。後率所部加入鐵血會。任邱之役，長雄任隊長，雄縣城陷，遂殉於難。事詳羅子雲傳中。

馬榮華，吉林人。東省地寒民悍，東邊一帶，尤以狩獵任俠相尚。榮華幼時嘗從其父馳驅白山柳牆間，追逐狐兔麇鹿，並與當地豪傑相結納。及長，束裝東渡，欲學陸軍，以格於例，不得入，改進東京巡警學校。學成返國，深以廁身滿清官僚爲恥，遂與姜丕烈等在吉林組織共和會分會。辛亥夏，胡鄂公由湖北入北京，榮華亦自吉林來會。未幾，鄂公返湖北，榮華亦回吉林。十月二十八日，北方同志謀舉事於任邱，榮華聞訊，先期入關參與籌劃。及耿世昌等死難，榮華偕同志趙世鐸、王作楫等由石家莊赴山西，爲清軍所逮，遂及於難。年三十有七。

趙世鐸身世不詳。或曰瀋陽人。任邱之役失敗，與馬榮華王作楫在石家莊同及於難。王作楫，亦不詳其身世。任邱之役失敗後，與馬榮華、趙世鐸同殉石家莊之難。

王金銘，字子箴，山東武城縣人。清季，以管帶治軍北洋第二十鎮七十九標第二營。疑鐵血會，守正不阿。所部紀律森嚴，罔敢逾越。二十鎮自孫諫聲推進鐵血會組織以來，官兵多傾向革命，而金銘與施從雲、戴錫九、郭鳴周等尤爲中堅。其間雖屢謀無成，進而行之志迄未少衰。辛亥十一月初，溧軍同志議謀獨立，擬推金銘爲都督。金銘以溧軍勢

孤，不欲操切債事，衆乃相議以待機。迨聞清軍攻武昌急，始決於是月初十日，致電天津胡鄂公，請其派員到灤，會商獨立計劃。同日，通電袁世凱、伍廷芳主張共和，並致電直隸諮議局，請其派人到灤協商。越三日，均未得報〔註六〕。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大總統孫先生就職於南京。二日，灤軍即據灤州宣布獨立，當舉金銘爲灤軍都督，旋改爲北軍大都督〔註七〕，舉施從雲爲灤軍總司令，白毓崑參謀部長兼外交部長，孫諫聲軍務部長兼理財部長，朱幼葆民政部長，陳濤前敵指揮使，劉漢柏城防衛戍司令，穆奎賴祕書長，李振廷偵探隊長，凌鉞敢死隊長，聲勢浩大，京畿震撼。世凱令總兵王懷慶往視，金銘等要其贊助革命，並以都督相讓。懷慶作爲允諾，旋藉口視察灤郊形勢遁去〔註八〕。迨金銘等憤迫，已不及矣。五日懷慶率軍乘火車由天津開平兩面夾攻，革命軍力戰卻之，七日懷慶益軍復沿鐵道夾攻，革命軍又卻之。當灤州未獨立之先，該鎮八十三標駐海陽鎮三營管帶馮玉祥，約以灤州獨立時即響應。及至八日拂曉，懷慶合曹錕軍大舉圍攻，而二十鎮標統岳兆麟，三營管帶張建功復叛變於內，而馮玉祥又按兵不動，血戰一晝夜，革命軍死傷殆盡。九日，退守昌黎，僅餘三十餘人，金銘遂及於難。與金銘先後殉難者，有施從雲、孫諫聲、陳濤、劉漢柏、孟浩、黃子明、冷雲起、石紹先、姜丕烈、陳子才、卜寶珩、樂邦彥、白毓崑、何絮、熊朝霖、姜啓夏、李元華、陳紹武、張振甲、劉瀛、董錫純、王躡臣、戴錫九、呂一善、黃雲水、牟惠來諸同志。

【註六】致世凱、廷芳電，文曰：現在停戰期迫，尙無解決之兆，大局危甚。竊念今日人民希望共和，直如枯苗之待甘霖，我公決不可行一人之私見，拂萬民之傾向。豈非共和，不足以免目前的慘禍；非共和，不足以免列強之干涉；非共和，不足以免第二次之革命。我等軍人，何敢與議國政，但前項十九信條中，有軍人參與政事之條，爲此不揣冒昧，披肝瀝膽，尙乞見覆是幸云云。致直隸諮議局電文曰：請貴局派代表來湘共議國事爲盼云云。

【註七】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二日，即辛亥年十一月十四日，金鎔就都督後，乃督師於都督府之前，其詞曰：中華民國軍政府北軍大都督王金銘，於十一月十四日，宣布直省獨立於潯州，雖具數言，以告我同胞暨軍士曰：此次舉義，純爲恢復民權起見，宜極力遵行人道主義，軍行之地，秋毫無犯，無論何地何時，遇有清兵，彼不極端反抗，我軍不得擅行攻擊。良以革命軍清軍概係同胞，共抱救國思想，諒有同情，當不忍同種相殘，貽笑外人。我軍弟兄有不願爲國捐軀者，俟贖資助旅費，令其歸養。至僕則本國民天職，必達共和目的而後已也云云。因在改元之第二日獨立，故文中仍舊用舊曆年月。

【註八】懷慶逃遁後，當通電全國，其文曰：天津、北京各公使領事各報館各省督撫各統制公鑒：爲駐潯州兵爲道照會，冒名通告，謹此辯白。查駐紮潯州軍隊，係七十九標步兵，分十營，本是二十鎮舊部。前因該營不靖，故將該標歸懷慶節制。懷慶於上月杜捷總兵後，曾親往犒勞軍士，見士兵等均甚忠義可嘉。詎料一二兩營管帶忽生異志，煽惑軍心。其三營管帶張建功亦中立觀望，居心叵測。迨至本月初十日夜，該標統岳兆麟維持不下，潛來開平，而冀該管帶等運動飛騰，不服命令。懷慶聞信後，即派馬隊二十標統帶楊恩榮前往勸諭，仍無效驗。時因協統蕭廣傳在海陽防務吃緊，未能分身，懷慶即於十四日親率從騎二三人赴該營勸諭，以寬和平解散。不意到潯之後，百方開導，而該營有心爲叛，冒名通電，宣告獨立，因懷慶於樓上，兵將擊槍環立，滿裝子彈，其強迫狀態，不可勝述。懷慶睹其情形，斷難理喻。是日午，擊請入城，而兩營全隊，環繞左右，明則衛護，實則監視。懷慶乘騎欲與將士試馬，遂衝圍而出僱城。該管帶等馳馬追之不及，復敢令兵士在後施放排槍。懷慶由彈雨中穿出，行至雷莊車站，電阻東四火車一律停開。繼至趙各莊噴局發

電，當晚即安抵開平鎮署。似此悖逆舉動，無論施之何國，當亦罪不容誅云云。

施從雲，安徽桐城縣人。任二十鎮七十九標一營管帶。豁達大度，能與士卒共甘苦，士卒亦樂爲之用。秋操成績輒冠諸營上。灤州之役，與王金銘等共謀獨立，任灤軍總司令。及事敗，與金銘等同及於難。

孫諫聲，字鼎臣，山東諸城縣人。少孤家貧，事母以孝聞。母胡太夫人明達有卓識，時以大義相勗勉。庚子之役，北京爲聯軍攻陷，時諫聲方讀書私塾，聞之大憤，棄文就武，入山東武備學堂，肄業雷電科，又改測繪科，前後在堂凡六年。丙午夏，膺營口標學堂講席，遂迎養太夫人於營口。諫聲在堂廣聯聲氣，獎掖後進，革命始基，卽植於是矣。戊申春，胡太夫人以病歿於營口。諫聲自肄業武備學堂以來，傾心革命已久，願以母在未果。是年冬，乃與丁剛蟻註九等成立鐵血會於營口，結納關內外同志，事聞於該堂總辦某，擬予逮捕。諫聲乃遁走瀋陽，客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處。旋任該鎮排長。己酉赴北京，遇胡鄂公於逆旅，鄂公以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各十餘冊贈諫聲。翌歲，諫聲卽以該二書轉贈張紹曾、戴錫九、李孝通、馮玉祥等，此諫聲、鄂公相與策勳革命之始也。時玉祥在該鎮任八十標三營管帶註十。諫聲在軍中與該鎮官佐戴錫九、李孝通、王金銘、郭鳴周等密爲聯絡，鼓吹革命，不一年，得同志百餘人。八月，該鎮七十九標一二兩營均以秋操開灤州。及武昌起義，清軍大舉南調，第二十鎮亦由奉天調關內，師次灤州，統制張紹

竹等電請實行立憲，清廷震懼，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並予紹曾侍郎銜，授宣撫大臣，赴長江一帶宣撫。紹曾擬約諫聲同赴漢口，以資襄助；諫聲亦欲南下，俾得與革命軍通。時軍中同志壯懷激切，欲即日響應武昌，事洩，諫聲等十餘人逃亡。及聞漢口爲清軍攻陷，遂潛行赴灤，與軍中同志議以九月十日夜大舉，並約槍聲三響爲信號。諫聲潛伏軍營近處，及時，槍三響，無應者，諫聲續發三槍，仍不應。諫聲乃就營房近處草堆間，解其所衣棉衣，以火柴燃之。火起，營官下令撲救，而應者寂然。蓋事前被營官偵知，密令防範，諸同志咸受監視，無人響應也。翌日，軍中捕諫聲急，並革除李孝通等數人。諫聲乃由灤赴秦皇島，買舟返里，典鬻田園廬舍，得資率弟樹聲復來天津，與胡鄂公共策進行。及津軍司令部成立，諫聲被推爲總司令。十月下旬，諫聲復偕同鄂公前至寧河縣之南青坨訪晤丁削嶂。時削嶂任鐵血會會長。鄂公、諫聲至，正密集附近諸幹部協議間，寧河縣軍警拏至，諫聲乃偕鄂公、削嶂由間道先後返津。當此之時，灤軍革命情緒高漲，已非軍律所能抑制。十一月初十日，灤州通電主張共和，並電請天津同志派人至灤指導。於是諸同志推諫聲、陳濤偕劉漢柏、白毓崑、熊朝霖等前往。臨行時，鄂公各贈以手槍二枝，同寓鄂公所寓小白樓。慷慨激昂，意氣甚盛。赴灤前夕，暢談歌舞，竟夜未眠。諫聲等以十一月十三日至灤州，次日即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二日，灤軍遂宣布獨立，當舉諫聲爲軍務部長，兼理財部長，並領永邊各屬司令官事。及清軍大舉來攻，革命軍退守昌黎，苦戰不

屈，最後僅餘二三十人，而王金銘、施從雲皆戰死，諫聲猶與前敵指揮使陳濤，奮勇力戰。其所攜兩槍，均鄂公所贈者，極鋒利。諫聲、陳濤左右射，格殺清軍甚多，及至彈盡力竭，創傷遍體，始殉於難。清軍嫉其勇，竟於死後剖諫聲及陳濤之腹，遍啖軍士，而肢體亦爲之分裂，其殘酷有如是者。諫聲工詩善文，著有詩一卷，鑑我軒雜記【註一】若干卷。弟一，卽樹聲。妻范氏，女一，無子。死時年二十有八。

【註九】一名小川，直隸寧河縣人。京師大學堂師範畢業。無意仕進，矢志革命，與諫聲爲莫逆交。

【註十】湖州獨立時，玉祥所部駐海陽鎮，未及響應。及失敗，王懷慶等在金錦營中檢出玉祥信函，以玉祥亦預謀獨立，遂禁玉祥於海陽鎮。尋撤職放歸保定。

【註一一】原名身外我雜記，後改署鑑我軒雜記。

陳濤，字洪度，河南南陽人。年弱冠，應童子試，不第。嘗與南鄭何絮，結廬華嶽，精研陽明之學，已而曰：此儒名而釋實者也，遂棄之。偶讀法國革命史，對於革命運動，輒不勝其嚮往，遂絕室家，浪跡南北。初入伍於陝西新軍，未幾，復走荊州，投沙市沙防營充十長。旋糾合軍營同志，在沙市三府街設立商肆，用以掩護革命之宣傳，署其市招曰愛國軍。荊州福音堂有胡謹猷者，爲共和會會員，與濤頗有交往。適胡鄂公、吳若龍至荊州，濤遂因謹猷得與鄂公、若龍晤，會談極洽，濤於是加入共和會爲會員。時鳳山任荊州將軍，濤與同志梁鵬謀，欲刺鳳山於荊州，不中；又刺端方於沙市，亦不中。事洩，偕梁鵬走漢口。武昌起義，鄂公任鄂軍水陸總指揮，濤任參謀長。二十八日，革命軍與清軍海

陸軍大戰，濤從鄂公指揮攻軍艦，傷足。鄂公北上，濤留武昌治療，創愈，乃至天津。迨十一月十三日，濤與孫諫聲銜命同赴灤州。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二日，灤軍獨立，濤任前敵指揮使，兼軍事參謀長。五日，清軍沿鐵道東西夾攻，濤指揮革命軍，依山作戰，屢挫清軍。會清軍乘鐵甲火車大隊來襲，濤由湯河發砲轟擊，車覆，清軍大敗，死傷枕藉，獲大砲輜重無算。七日，清軍復沿鐵道夾攻，又大敗。迨八日清軍大舉圍攻，革命軍與之血戰，卒以勢孤無援，死傷殆盡。翌日，乃退守昌黎。當此之時，濤猶激憤奮發，格戰彌厲，清軍死者不可勝紀，迄彈盡援絕，始與諫聲同殉於難。時年二十有七。事詳諫聲傳中。濤容貌岸偉，意氣軒昂，且剛直果毅，與人談，輒盡情傾吐，無所留蘊。善屬文，尤工畫花鳥山水，著有洪度樓詩文鈔數卷，均散佚無存。

劉漢柏，字明操，四川雅州人。少孤，貧不能自贍，就養成都舅氏家。漢柏聰慧，其舅氏鍾愛之，使就學。漢柏含味經籍之餘，而於歷代興亡遞嬗之迹獨有所悟，其革命思想亦肇基於是。甲辰秋，與同志締結公德社於成都，以保障人權，剷除強暴爲社旨。漢柏被舉爲社長，粵西湯某副之。社務甫具端倪，會有讐者告密，社員多遭逮捕，漢柏獨免。丙午，走重慶，因循江而下，道江陵，遇胡鄂公、熊得山等於郝穴，傾談如故，遂訂交焉。未幾，復渡江南下，涉沅湘，越五嶺，由粵中而至桂林。在桂林結講學以物色同志，一時從之遊者，有湘人黃子明、粵人何南屏、韓佐治，以及江潤生、管國賢、郭牧之、孟浩、



林少甫諸人。己酉冬，胡鄂公等創共和會於保定，函漢柏在粵西成立分會。及武昌起義，漢柏謀響應於粵不成，乃偕黃子明、林少甫等至武昌。九月杪，復偕子明等至北京，因二十鎮伍長冷雲起之關說，乃與子明更易名氏，入伍該鎮充當士兵。灤州獨立，漢柏任城防衛戍司令，遂與孟浩、黃子明、冷雲起、石紹先等收編灤州警察准兵二百餘人，與清軍戰，屢摧其鋒，城陷，援絕，遂及於難。年三十有四。

孟浩，字友梅，安徽涇州人。少失怙恃，家貧，其長姊適里中富賈，憫浩孤苦，給資使入學堂肄業。浩容貌靜秀，而臂力兼人，好與當地游俠子往還，交游日廣。時涇州劇盜聚衆數十人，橫行鄉里，日殺無辜，浩率健兒數輩，乘昏夜抵盜窟，盜魁倉皇無備，竟爲浩所擒，羣盜乃潛伏潛匿。嗣以州牧貪酷，謀手刃之。事洩，亡命走粵西，與劉漢柏晤於桂林，相與成立共和會分會，浩任聯絡軍隊事。武昌起義，浩從漢柏至鄂，已而隻身走上海，充滬軍都督府軍務部部員。十一月復北至天津。適灤州獨立，浩與漢柏等遂同及於難。時年二十有八。

黃子明，湖南人，里居家世均不詳。在桂林從劉漢柏遊，後隨漢柏北上。灤州獨立，遂與漢柏同及於難。

冷雲起，隸東人，里居家世不詳。任第二十鎮某營伍長，與劉漢柏善。灤州之役，同及於難。

石紹先，關東人，亦不詳其里居家世。與冷雲起同任二十鎮某營伍長。灤州之役，與雲起等同及於難。

姜丕烈，字顯臣，奉天大俠也。其祖若父均遊官關內，稱賢吏。丕烈喜交遊，重然諾，而不事家人生產。年十八，以爲友復讐，殺人涉訟，罪論死。獄卒素耳丕烈名，且知膂力過人，乃重加繯絏以繫其肢體。丕烈交好二十餘人，藏短槍利刃，深夜集獄門，斬關而入，挾丕烈亡走長白，嘯聚當地聚斂，一以權抑貪暴扶助貧弱爲事。丕烈與馬榮華交最善，榮華等之成立吉林共和會分會，丕烈奔走之力爲多。迨榮華死難石家莊，丕烈無任悲悼，遂率所部十餘人星夜入關。抵津之夕，卽請胡鄂公舉事於北京。言時奮拳擊案瞋目裂眦，怒髮上衝，鄂公深壯其人，力加慰勉，且告以未能急切舉事之故。適孫諫聲等謀獨立於灤州，丕烈又請往，鄂公以其勇而操切，恐致愆事，未之許，丕烈乃自引所部而去。會清軍大舉圍攻革命軍甚急，丕烈挾槍仗劍率所部決重圍而入，斬殺甚衆，當者披靡，卒以衆寡懸殊，竟爲亂兵所殲。所部亦同殉於難，聞者悼之。時年未三十也。

陳子才，直隸人，隸姜丕烈部下，與丕烈同殉灤州之役。其年歲亦與丕烈相若。從丕烈、子才死者十餘人，均不詳其姓字里居。

卜寶珩，字玉白，江西廣昌縣人。幼肄業白鹿書院，每試輒冠儕輩。年二十四，以邑庠食廩膳，屢不得志於秋闈，遂自費留學日本，畢業高師返國，就聘開封師範學堂教員。

時與碩學名儒咸否執政人物，鮮所許可，而於一般俗吏，亦鄙視之。潘競物倡孟子民貴君輕之說於汴梁，寶珩極爲激賞，並於青年學子中廣揚其說。辛亥八月，胡鄂公由北京返鄂，道開封，與之論列時事，輒扼腕拊膺，慷慨嗚咽，深致傾倒之意。寶珩遂與程洛、施牧羣等成立共和會河南分會。迨武昌起義，王天縱煽起草莽間，寶珩欲往從之，以故未果。未幾，寶珩聞鄂公已至天津，遂由開封北上，嘗奔走於熱河、通州間。十月二十五日寶珩偕樂邦彥從胡鄂公、孫諫聲由津運送手槍炸彈至灤州。未幾，灤軍獨立，寶珩掌秘書事，一切文告，咸出其手。革命失敗，寶珩、邦彥遂同及於難。時年三十有六。

樂邦彥，里居家世均不詳，嘗與卜寶珩奔走革命於熱河、通州間，殉於灤州之役。事詳寶珩傳中。年二十有五。

白毓崑，字雅雨，直隸通州人，世業儒。其大父稱一方耆宿，所交多通儒碩學，喜毓崑聰慧，應對辯給，甚鍾愛之。其父則督責嚴，期以大器。及長，入南菁書院，精研典籍，文名冠一院。目短視，能作徑尺榜書。學成主講南洋公學，復就聘澄衷學堂。毓崑深感所學泛濫無歸，因由博返約，專攻輿地之學。其時新學甫興，治輿地學者不乏其人，惟毓崑卓然稱名家，所著教科書精審有遠識，咸推善本。旋至天津任法政及女子師範史地教員，又與淮人張蔚西創地學會，自任編輯部長，出版地學雜誌，爲中國輿地期刊之權輿。旅津數年，遂家焉。毓崑自奉儉約，然慷慨好賓客，能濟人之急。平居與人爭辯事理，輒

聲嘶氣湧，以求貫徹其旨。蓋其見理有獨到處，不肯與人苟同也。自武昌起義，北方僞於軍制積威，響應獨後於各省，毓崑怒然傷之，乃投身紅十字會，一以救護革命戰士，一以接近社會聞達，俾得廣揚聲氣。一日登壇演說，滔滔數千言，發揮人道主義精詣，隱寓宣傳革命之意。胡鄂公適在座，聞言徹悟其旨，遂於昏夜訪之，所談甚契。由是相與策動北方革命，僕僕京、津、張垣間，屢謀起事無成。會溧州獨立，被推爲參謀部長兼外交部長。及收潰圍出，匿某兵士家，復轉徙入一古廟，藉佛像以蔽身，俟追兵過，始易服間道行。顧以年老氣衰，復竟日未得食，終於古冶被逮。清吏窮詰始末，毓崑瞋目叱曰：我溧州革命軍參謀部長白某也，何刺刺不休爲？遂殉於難。

何絮，字柳隱，陝西南鄭縣人。美風度。詩文亦挺秀類其人。弱冠結廬華嶽，與南陽、陳澹等研精陽明之學，終復棄之，遂壯遊宇內名山大川，所至輒寄興於吟咏。於人循循無少忤，然嫉俗憤時，隱寓澄清天下之志。未幾，澹赴荊州，絮仍留漢上。迨澹加入共和會，絮聞訊，因至荊州訪澹入會。旋返陝西。武昌起義，絮復由陝轉道至鄂，旋又北上至津。絮至津時，適爲溧州獨立之第二日。絮知澹已先期至溧州，乃復由津至溧。時革命軍已被清兵包圍，絮走唐山，爲清軍所逮，於其衣物中搜得革命文書數袖，卽於當日被戮。臨刑時，大風揚沙，塵垢滿衣，絮一一拂去之，然後從容就義。年三十有九。著有柳隱文集五卷，柳絮詩草二十四卷，存南鄭趙荃蓀家。

熊朝霖，字其賢，貴州人。其先世均讀書守道，朝霖亦孤潔自好。兄弟五人，朝霖居中。甲辰，肄業貴陽中學堂，未幾，陞高等預備科。時黔垣創立陸軍小學，朝霖投考該學堂，以最優等畢業。遷湖北陸軍中學，於研習軍事教程外，更致力歐西社會思潮，究其演進之因果。嘗謂法蘭西革命成功，皆由孟德斯鳩著萬法精理慮騷著民約論以倡導民權，民衆情懷因以發舒。朝霖乃自著軍人思想一書，俾在國中收振聳發聒之效。略謂軍人爲天下之至仁，亦爲天下之至不仁。以之保衛種族，芟夷盜賊，斯卽至仁；以之擅作威福，恣睢殘暴，厥爲不仁。並引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說，以隱寓種族革命之意。書出，一時軍人學子，多受影響，卒爲當道所禁。辛亥六月，畢業陸軍中學，復轉入保定入伍生隊。時熊得山肄業馬醫學堂，因相識而加入共和會。武昌起義，鄂軍司令部某，電邀朝霖至鄂襄助軍務，謝不去。迨灤州獨立時，朝霖任灤軍總司令參謀長。及王懷慶大舉進攻，朝霖與施從雲、孫諫聲、陳濤等力支危局以抗清軍。嘗敗走古冶，爲清軍所執，朝霖慷慨自陳，索紙筆賦詩四章，遂就義。時年二十有四。詩云：極目中原久陸沉，天南痛史更傷心。我今欲向前朝問，劫海茫茫何處尋。夷禍紛紛愧霸才，天荒地老實堪哀。須知世界文明價，盡是英雄血換來。男兒死矣果何悲，斷體焚身任所爲。寄語同胞須努力，燕然早建海夷碑。塵世何曾定坦途，夜台此去諒無殊。不然且化青燐血，風雨歸來認故吾。

戴天鵬，字舉霄，直隸某縣人。才識卓越，不肯隨時俗俯仰。清末，以廩貢納資爲

吏，曾一度任河工職，修隄防，濬溝洫，頗有聲於時。後改官山西教授。諸生締結文社，間有譏彈時政者。大吏欲羅織而置之法，天鵬力爭，因是忤大吏，遂遭褫革。戊申，應京曹某成聘，爲童子師者二年，一時達官貴人，慕其才，多欲與之交往，每過訪，天鵬皆拒而不納。庚子夏，在保定加入共和會，奔走於宣化、任邱、沙河間。任邱之敗，天鵬適有事唐山，故未與於斯役。迨灤州獨立，事前經始籌劃，頗著勤勞，及失敗，與關外同志同殉於難。時年四十有八。

姜啟夏、字澤民，甘肅天水縣附生，家財雄一方。啟夏喜任俠，瞻濟鄰里不少吝。鄰村有李元華者，與啟夏爲總角交，以地方改革事，搆黜於其縣之豪紳，豪紳賄當局，置元華於獄，啟夏約邑生數輩擬至蘭州爲元華鳴不平。諸生懼於豪紳威勢，咸趨起不敢前，啟夏乃獨以己名上訴，痛陳其冤，卒脫元華於縲紲。己酉，啟夏偕元華至滬，遂與宋教仁等識。居數月，返甘肅，因教仁之介紹，加入同盟會爲會員。九月十四日，上海獨立，啟夏組織炸彈隊，自任隊長。未幾，又偕元華北至天津。灤州之役，啟夏、元華均爲清軍所俘。據目擊者言：啟夏被俘後，清吏強啟夏洩革命軍機密，不可；強啟夏跪，亦不從。清吏以槍憤擊之，中啟夏額，啟夏罵：復中一刃，啟夏罵不絕口，遂爲清吏所攢殺。時年三十有七。

李元華，甘肅天水縣人，性懸直，不畏強禦，嘗以身陷縲紲，賴友人姜啟夏力救乃得免。事詳啟夏傳中。後與啟夏同遊上海，加入同盟會，參與上海獨立之役，旋從啟夏北至

天津。灤州失敗，與啟夏同及於難。

陳紹武，里居家世不詳。姜啟夏李元華北上天津時，遇紹武於烟台，紹武遂從之至灤州，及敗，同殉於難。

張振甲，里居家世不詳。灤州之役，與諸烈士同殉於難。

劉瀛，里居家世不詳，殉於灤州之役。

董錫純，里居家世不詳，殉於灤州之役。

王躡臣，里居家世不詳，殉於灤州之役。

戴錫九，里居家世不詳。隸二十鎮充下級軍官，嘗與孫諫聲、李孝通謀使該鎮獨立，屢瀕於險。及灤州之役，與孫諫聲等同殉於難。

呂一善，里居家世不詳，殉於灤州之役。

黃雲水，里居家世不詳，殉於灤州之役。

牟東來，里居家世不詳，殉於灤州之役。

唐自起，字鳳鳴，直隸灤州人。初任毅軍管帶，治軍以嚴肅聞。惟毅軍系出綠營，宿弊既深，改革不易，自起以所志扞格不行，竟辭職去。戊申冬，加入鐵血會，任永遵部副部長，永平七屬註二入會者，多係自起所介紹。武昌起義，擬與丁帥嶂謀乘秋操舉事，旋以槍彈缺乏不果。時鐵血會方推孫諫聲爲永遵部司令官，與自起同事部署，至爲款洽。

及溧州獨立，王懷慶等大舉圍攻，自起率鐵血會同志所部百餘人，由鐵道南以攻清軍之背，迨革命軍敗衄，遂率衆南走，與淮軍遭遇於開平古冶間，劇戰移時，自起屢瀕於危，卒賴龐希德力救乃得免。黃際隆等憤懷慶之殘殺革命同志也，譏刺懷慶於開平，同時，集合所部以作背城借一之謀。事洩，懷慶派重兵圍自起等於開平車站，淮軍憚自起驍勇，相持者久之，卒被逮，歷受酷刑無口供，遂與際隆同及於難。

〔註一二〕永平七屬，卽盧龍、灤州、遷安、昌黎、樂亭、撫寧、臨榆等是也。永平卽盧龍。

黃際隆，字佐卿，直隸豐潤縣諸生。世業儒，自明迄清，以文學鳴者輩出。際隆生值清季，深憤時政，每使酒罵座，佯狂避世。丁削嶂創立鐵血會，際隆夙善削嶂，爲之擘劃周詳，決事如響，深爲削嶂所敬服。鐵血會分大都四，際隆長其一部，負永遵一帶會務之責，嘗傾其家產以供會費。當武昌起義前，際隆與削嶂謀，擬乘清軍秋操時，四部同時舉事，願以械彈不給，遂不果行。灤州獨立失敗後，際隆與唐自起謀，欲刺總兵王懷慶於開平，俾軍心惶惑之際，卽率所部將開平佔領。不幸部署未周，竟遭逮捕。當審訊之際，懷慶強之跪，際隆厲聲罵之，迄不爲屈。懷慶憤甚，臨刑時，故緩其死。每受一創，則罵聲愈厲，後以聲嘶不能成音，惟切齒作憤恨狀。計前後受十七創始絕。時年三十有五。

龐希德，字子清，直隸灤州武生。技擊雜藝罔所不嫻。家豪富，結交江湖俠客，官府豪紳皆畏憚莫敢犯。隸唐自起部下，自起重其人，倚爲腹心。鐵血會成立，與自起同時入



會。及灤州事起，希德率所部關內外豪傑百餘人，預與孫諫聲約，開赴灤州城外待命。當革命軍敗時，諫聲因據州署，城內外隔絕不通，希德遂繞道城南，偕自起部衆南走，遭遇淮軍於古冶開平之間，希德與之戰，身被數創，而始終以身翼自起，卒脫自起於難。及至自起被逮，希德於所部同志中，集死士數十人，往攻鎮署，擬奪取自起同走，及至署轅，從者遂巡不敢前，希德獨率數人攻入署中，卒遭官兵圍擊，遂及於難。年三十有七。

蔡德辰，湖北蘄春縣人。美譽儀，嫉惡如讎。弱冠，肄業通州協和大學堂。時民族思想已深入人心，德辰遂不時往來京保，與同邑張先之、漢陽羅明典，互以矢志革命事業相策勉。己酉冬，胡鄂公偕錢鐵如、邱壽林由保到京，德辰遂與鐵如、壽林、先之、明典等成立共和會北京分會。德辰旋又於通州協和大學及該地毅軍官兵士紳王丕承、楊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張雅堂等成立通州支部。不一年，北京、通州兩地，而爲北方革命主力集中之所，德辰之力居多。十月初九日北京之役，在北京主持者，卽爲德辰、熊得山、錢鐵如、羅明典、張先之等。當汪兆銘之接受袁世凱援助也，德辰等固事先反對矣，卒以無效而敗。及至胡鄂公由鄂北來，北方革命幹部，遂重爲分配整理，其在通州方面者，則由德辰一人負責。十月二十八日任邱之役，德辰等擬響應於通州，卒以兆銘藉口停戰期內，不宜多生枝節不果。民國元年正月二日灤州獨立，德辰與吳若龍、錢鐵如等議以正月十二日在通州發難響應；適因鄂公南下籌款，經濟無着，遂又延期再議。時通州革命機關設張

家灣王丕承宅。有余臨江者忽於十四日晨，至王宅訪晤德辰，稱奉兆銘命，調查革命機關內容，並謂議和停戰時，不得妄事行動，德辰與之論爭，兩不相協，遂至用武。翌晨，即正月十五日，余臨江遂偕同毅軍十二營管帶馬松圖帶領馬隊兩百至，將王宅包圍，鳴槍搜捕，德辰與王丕承、楊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張雅堂、王斌等遂被逮。當處決德辰等於通州東關時，觀者如堵，德辰從容宣言於觀衆曰：我爲同胞自由幸福而死，諸君如以我死得其所，請爲我叫一聲諾。於是觀者諾聲雷動，德辰遂於諾聲中就義。時年僅十有九歲。與德辰同時就義者，有王丕承、楊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張雅堂、王斌等六人。先是德辰同邑某女士，亦肄業通州協和大學堂，二人情好甚篤，遂訂婚約。武昌起義，德辰當送女士至其京寓，及抵女家，德辰出悔約書以示決絕，女士知德辰許身革命，亦不相強。及聞德辰死，竟矢志不嫁。

王丕承，直隸通州人，家通州張家灣。其身世不詳。有子四人，子勉直肄業京師譯學館，質直果毅，工書畫雕鐫，嘗從胡鄂公奔走革命，所有北方革命軍總司令津軍都督諸印，均爲其一手所刊鑄。己酉冬，丕承與蔡德辰、楊兆林、雷竹村、張雅堂等在其家成立共和會通州支部，丕承任副部長，卽以其家爲共和會機關。共和會成立，丕承三子均同時入會，餘一子尙幼。通州之變，丕承及其二子治增、斌與德辰等同及於難，其肄業譯學館者，以事至天津得免。

楊兆林，里居家世不詳，或謂通州人。共和會會員。通州之變，與蔡德辰、王丕承等大人同及於難。

王治增、王丕承之子。共和會會員。通州之變，與丕承同及於難。

雷竹村，里居家世不詳，或謂通州人。共和會會員。通州之變，與蔡德辰、王丕承等同及於難。

張雅堂，里居家世不詳，以文學重於時，人稱之曰雅堂先生。任毅軍教習，軍中有志之士，受雅堂影響者，多加入革命。通州之變，與蔡德辰、王丕承同殉於難。雅堂死，軍中官佐士兵，受雅堂教育者，撫雅堂屍而哭。毅軍當局，懼因此激生變亂，乃於通州郊外爲雅堂營新塚，樹豐碑墓前，署曰張雅堂先生之墓。

王斌，王丕承之子，共和會會員。當余臨江、馬松岡於十五日率領馬隊開槍圍捕時，斌懷炸彈手槍當戶而立，捕者不敢近，惟於遠處以槍遙擊之，相持移時，斌置炸彈手槍於地，曰：所謂勇者固如是耶？予姑一試汝等也。與其父丕承兄治增等臨刑時，均顏色如平常，可謂烈矣。

張先培，字先裁，貴州貴筑人。父安順提督，先培以蔭納捐郎中。辛亥春，先培父命其至北京入陸軍貴冑學堂肄業，旋經羅明典之介紹，加入共和會北京分會。及武昌起義，有勸其返黔倡導貴州獨立者，先培不答，獨與錢鐵如、蔡德辰、羅明典、邱壽林、黃永清、

黃之萌、陶鴻源、李獻文、李懷遠、覃秉清、曾正宇、許同華、楊禹昌、傅思訓、蕭聲、薛榮、吳若龍等結爲暗殺團，晝伏夜伺，以求一逞。是時袁世凱初膺內閣總理大臣，手握重兵，有舉足輕重之勢，因與吳若龍、錢鐵如、蔡德辰、羅明典等計議，擬狙擊世凱。而汪兆銘、黃以鏞輩以爲世凱死，則天下兵連禍結，必無已時，以此觀望徘徊，未能驟發。迄議和展期至於再三，世凱態度仍撲朔迷離，不可究詰。一般革命同志漸莫能耐，遂一致議決不顧兆銘之反對，而刺殺世凱。會濮州獨立，京、通同志，議以正月十二日發難通州、北京以響應之。先培與諸同志，則擬發難通州前刺殺世凱，於是作刺殺世凱一切佈置。卒以通州發難延期，世凱行踪不易查訪而未之實行。迨十五日通州之變，同志蔡德辰等多人被捕，而吳若龍、錢鐵如、羅明典三人，忽於是晚在同鄉京官處，得悉世凱翌日早朝，遂當夜集會籌劃以十八人分爲四組，先培領第一組，則伺世凱於東華門外丁字街三義茶葉店樓上，挾手槍炸彈出發時與同志約曰：吾能免，當再接再厲，死而後已。及至十六日上午十一點三刻時，世凱車騎由東華門出，據雙馬車，扈從甚盛，過三義茶葉店，先培擲一彈，中其副車，之萌、獻文復各擲一彈，車覆，死世凱所據雙馬車馬一，護衛管帶袁金標一，護衛排長一、親兵二、馬巡二、路人二，又騎兵馬三，世凱因無恙也。世凱下令還擊，中先培頭，先培踏地，遂被逮。同時被逮者有黃之萌、楊禹昌、陶鴻源、許同華、傅思訓、黃永清、李懷遠、蕭聲、薛榮等九人。越三日，陶鴻源等七人爲某西報英人保釋。

先培與黃之萌、楊禹昌遂及於難。

黃之萌，字繼明，先世籍直隸，自其祖遊宦貴州，遂爲貴定縣人，之萌性堅毅，重然諾。肄業貴州省立中學堂時，師事蜀人劉某，劉固豪傑士，之萌以此亦多任俠風。當戊申之歲，黃明堂等起義師於河口，之萌欲往從之，恐違父母命，日抑鬱而不樂，其妻審其由，乃罄所私儲，爲之力請於其父母，遂得成行。之萌抵河口，詢之當地人，始知義師敗，爲賦哀安而詩五十章，寄喻深遠，讀者動容，蓋實爲中國自身寫照也。庚戌夏，復由貴定至北京，與羅明典、張先培先後論交，詩文唱和，乃成莫逆。時排滿革命運動，已風靡一時。之萌外睹時政之敗壞，內受明典、先培之濡染，而革命之志，亦與時俱進。武昌起義，袁世凱以清廷股肱之寄，乃明示輸誠於革命黨人，接濟北京舉義經費，並允舉義時命其子克定率兵三千響應之。於是汪兆銘則廣播其說於諸同志間，謂吾黨得宮保援助，則中國革命完成矣。之萌語兆銘曰：巨慙不除，革命鮮有完成之理，世凱今日不忠於清，他日豈能忠於革命乎？及舉義時，果爲世凱所給。至此，之萌刺殺世凱之志遂決。一月十六日，東華門之役，之萌領第二組，伺世凱於祥宜坊酒樓前。當世凱乘車被先培轟炸後，羣馬驚逸奔竄，之萌復迎世凱車沒一彈，世凱屢從死傷甚衆；適先培中槍踏地，之萌往助，與世凱衛隊戰，遂與先培同時被捕。臨刑時當衆演說，發揮革命真諦，揭破世凱陰謀，從容進退，與平時無異。嗚呼！可謂烈矣。

楊禹昌，字敏言，四川資州人。世業農，家不中資。好讀書，鄉鄰苦乏良師，同邑有劉彥賓者，儒而任俠者也，造謁，與之談，深爲彥賓所重，遂館於彥賓家塾中，與其子弟共晨夕。禹昌於是下帷發憤，博蒐廣覽，舉遂大進。居數年，彥賓病故，禹昌於悼感之餘，乃漫遊海內。然以頻年羈旅，資斧都罄。同邑復有李文瀾者，夙重禹昌之爲人，因資以學費，助其入京折節讀書，禹昌遂至北京，專攻文學。越二年，受保定師範學堂之聘，任國文講席，己酉冬，因奔母喪回蜀。庚戌復返保定，學堂以節縮經費解聘矣。是秋仍由學部派充該師範學堂教習，禹昌續在該堂教授國文者約一年。及武昌起義，禹昌自請辭職，與堂中諸學子約，勉以分途致力於革命大業。至上海無所遇，遂復返北京，與同邑李獻文識，遂由獻文介紹加入同盟會，又加入刺殺袁世凱之暗殺團。禹昌於是雍髮變服，日與暗殺團同志演習擲彈擊射諸事。一月十六日東華門之役，禹昌隸第三組，伺世凱於東安市一帶。當張先培等發彈轟擊世凱時，禹昌亦發彈轟擊；及失敗，由間道逸歸，途中爲偵騎逮捕，搜出手槍一枝，遂與先培等同及於難。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縣人。其先世籍湖南，清初宦於蜀，遂家焉。弱冠，畢業四川陸軍武備學堂砲科，充六十六標一營左隊排長，升同標同營左隊隊官，調雲南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教練官兼教習。清宣統三年九月，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委家珍爲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時武昌已起義，湘、陝、贛、晉、滇、皖、蘇、黔、浙、桂諸省先後響應，

家珍以兵站實爲清軍運兵輸械攻取晉、陝、武漢之用，乃悉索軍餉潛行赴滬至蘇。江蘇都督程德全委家珍爲東方招討使，家珍復北返天津，因趙鐵橋、黃以鏞之介紹，遂加入同盟會，並以盜取軍餉二百金獻之同盟會，俾作購買炸藥之用。會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成立，家珍被推爲軍事部長，此十月中旬事也。迨趙爾巽以盜餉案購家珍急，家珍乃變易姓名爲朋嘉楨，字錫三，舉軍事部事交副部長呂超，獨以暗殺之責自任。一日同志中有謂世凱之不得志清廷以行其革命之願者，實良弼有以阻之，於是家珍刺良弼之志始決，乃復入北京；聞清廷將於臘八日賞喇嘛恩粥時，召良弼會議討伐革命軍事，家珍先一夜閉門作絕命書訣父母，以所餘資財行李遣僕送天津。一月二十六日晨註十三，家珍著軍官服，引長刀自佩，出寓至東車站。先是，家珍在奉天與講武堂監督滿人崇恭習，知崇恭交良弼最親，已預令同志劉聲之到奉，僞爲崇恭電良弼，謂將入京商大計。至是家珍遂復由東車站至金臺旅館，示以崇恭名刺，稱自京奉車來逆旅，啓十三號室居之，立命呼馬車至前門，先到軍諮府覓良弼，不得；復至紅羅廠良弼私邸，良弼亦未歸。良弼聞者引家珍坐客廬，家珍久候不耐，欲去之他處覓之，甫登車及街，適良弼驅車歸家，家珍乃引回下車立門左，隔者以崇恭名刺進良弼，良弼視刺甫下車，右足及地，瞥見客非崇恭，正欲相詰，家珍炸彈已發，爆烈下馬石，良弼騰空折一足，僅筋絡相屬，越一日而死。家珍傷頭裂其腦，遂亦以身殉焉。時年纔二十有五也。當家珍刺良弼時，汪兆銘、黃以鏞於良弼族人處

覓得崇恭名刺多張，家珍取其二，以鏞曰：二足乎？家珍曰：一擊不中至於再，寧得有  
三？嗚呼！可謂烈矣。

【註一三】辛亥年十二月初八日。

薛成華，字友棠，直隸無極縣人。明敏敦厚，膽識過人。幼時嘗與鄉里羣兒戲古廟  
中，塑像頹敗，雜置荆棘間，羣兒爭相攘撲，鼓掌喧嬉，成華獨默立一隅，若無睹者，或  
問之，成華曰：木偶無智無力，彼等狎而侮之，何得言勇，吾他日得志，當斬佞倖頭，爲  
天下除盜賊也。識者奇之。庚戌，畢業縣立師範學堂，任保定盲啞學堂教習，旋加入共和  
會，與許潤民、尹漁村、張在田等奔走於南直各縣。迨王熙普被殺，敵軍於停戰時攻我山  
西，成華遂與尹漁村、周希文、張在田等組織暗殺團。一月二十六日，清北洋巡防大臣張  
懷芝來自北京，成華乃與漁村等伺於天津河北新車站；上午十一時許，懷芝甫下車，成華  
先後連擲二彈，傷戈什哈一人，懷芝踉蹌踏地，成華恐其未殊，復出手槍擊之，而漁村等  
亦以手槍協擊懷芝。時軍警圍擊成華，成華與之互擊，傷一警一軍，成華始被逮，懷芝固  
無恙也。成華被逮後，嚴刑慘毒，無復人理，然成華之激昂慷慨，一如平時，若無所苦  
者。當晚，卽被處凌遲以死。時年二十有八。著有盲啞教程一卷，盲啞教授心得一卷。

谷村，日本國人，遺其名，亦不詳其里居家世。當十月初九日北京之役失敗後，在京  
新聞界同志漸爲清吏所注意，國風報記者白逾桓【註一四】，由北京避居天津日本旅館。胡鄂



公過談，谷村適在座，因以相識。未幾，鄂公復數遇谷村於其他同志處，始知谷村亦日本革命黨人，且願參加中國革命以見其志。自是以後，谷村乃爲中國革命奔走於京、津間。當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谷村與國風報同志王一民，擔任燃放信號事，約以是夜十二點鐘着火，谷村、一民所攜炸彈爲十二磅六磅二枚，均係引綫着火者。是時朔風慘厲，宵禁甚嚴，谷村偕一民於傍晚預伏於督署近鄰之大木廠中，以待時之將至。俟之久，至十時許，忽聞隔院鐘聲誤報十二點，一民呼谷村曰：至矣。谷村取所懷夜光表視之，亦曰至矣。蓋谷村又誤認夜光表長針所指時間也。谷村於是與一民着火引綫，一民走避，彈發，谷村則以身殉焉。谷村死後，肢體亦喪失無可究詰，故天津之役殉難者，以谷村爲最烈最先。嗚呼慘矣！

【註一四】時適姓化姓名爲吳友石。

林少甫，字子卿，廣西梧州人。幼孤，依族兄而居。族兄業賈，恬淡且厚，有長者風，以少甫聰慧，使之就外傳。少甫豪邁峻厲，不畏強禦，視鄉里劣紳豪族，恆深病之。己酉冬，與劉漢柏等成立共和會廣西分會，少甫任聯絡軍隊事。不二年粵中名儒宿學，青年志士，以及屠沽任俠之流，經其薰陶而參與革命者達千人。辛亥武昌起義，偕漢柏、管國賢等之鄂，待漢柏北上，少甫、國賢留充敢死隊隊員。漢陽之役，清軍以勁旅重砲環攻，震撼川岳，少甫獨從容應戰，不改常度，人以是服其勇。會漢陽失守，武昌岌危，衆

多惶惶無策，少甫力主闖關北上，俾響應於京畿一帶以動搖清軍本根，因與國賢遵海而至天津。二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少甫與國賢等各領一小隊，擔任占領重要交通電報電話橋樑等事；會以信號誤發，少甫、國賢等僅集得少數同志，道途中與姜賜卿會，遂併入賜卿軍會攻督署，少甫與韓佐治領左右翼。當進攻時，少甫、佐治，咸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清軍當者披靡，會清軍調重兵繞擊革命軍之後，革命軍以人少彈乏，少甫遂於進攻督署時與佐治同時殉難。是役與少甫、佐治先後殉難者，有何南屏、高士俊、錢秀峯、管國賢、江潤生等。

韓佐治，廣東瓊山縣人，與何南屏善，事詳南屏傳中。二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佐治與少甫、南屏等各領一小隊，分途佔領各處重要橋樑；會以信號誤發故，佐治等僅集得少數同志。當途中與姜賜卿遇，遂將所部併入賜卿軍會攻督署。時少甫領左翼，佐治領右翼；進攻時，殺傷清軍甚衆，清軍不支已後退矣，卒以調來重兵繞攻革命軍之後，革命軍遂以敗衄。佐治於敗衄中與少甫同時殉難。時年二十有九。

何南屏，廣東南雄人。善辭令，跌宕不羈。嘗與韓佐治講學雷瓊間，析物辨理，無不深澈入微，洞中肯綮。戊申夏，因事偕佐治入桂，遇劉漢柏於逆旅，相與縱談天下事，遂訂交焉。己酉冬，與漢柏、佐治等成立共和會廣西分會。未幾，偕佐治返粵，復成立廣東分會。是時，值廣州之役失敗，清吏防範甚嚴，欲謀乘間抵隙，以求一逞，卒不可得。及

武昌起義，偕漢柏、佐治等之武昌。九月杪，漢柏北上，南屏、佐治仍留武昌集賢館。遼漢陽失守，南屏遂偕佐治遵海而至天津。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南屏、佐治等各領一小隊，會以信號誤發，南屏僅集得少數同志，於途中併入姜賜卿軍；攻督署時，南屏率領後隊，及清軍總攻革命軍之背，南屏掩護退却，率所部左右射，衝重圍以出，清軍營者披靡，卒以重傷逼體，遂及於難。時年三十有一。

高士俊，直隸人，里居家世不詳。與錢秀峯同學相友善，遂因秀峯之介紹加入共和會。辛亥秋，與馮成瑞至張家口運動革命，甫歸，成瑞、秀峯皆病，士俊朝夕醫藥調護，情逾弟昆，識者多之。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負佔領金鋼橋責；迨士俊與數同志抵金鋼橋時，因清軍聞得信號聲，知有變，已將橋樑拔啓，而橋南北同志無由相通；會有大隊清軍至，士俊知無可與抗，竟倉皇殉於金鋼橋下，時年二十有一。

錢秀峯，字仲山，江西彭澤縣人。幼穎異，善屬文。己酉肄業天津醫學堂，翌年秋，因覃秉清之介紹，得加入共和會，與同學高士俊、馮成瑞善，相期努力革命事業。辛亥秋，至山東作軍事運動，聞任邱革命失敗，倉卒返津，卽劇病，成瑞侍秀峯疾，已而成瑞亦病，會潔軍鹽耗至，憤恚交集，成瑞竟以不起。秀峯病少瘳，值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乃扶病攜槍挾彈往，中途爲邏騎逮捕，遂及於難。時年十九。成瑞山西人，死時年僅十七。

管國賢，廣西平樂縣人。其父與林少甫之叔父爲同寅至交，國賢肄業中學堂時，少甫

復與之同學，共和會廣西分會成立，國賢適肄業陸軍中學，遂以少甫介紹加入共和會，參與軍事運動。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與少甫同及於難。事詳少甫傳中。

江潤生，字德齋，貴州人。其先世賈遷有無，頗稱富有。父某，振濟貧乏，加惠士子無少吝。潤生幼肄業貴州省立中學堂，每試必冠儕輩，畢業後，循例升學，潤生意殊不耐。蓋其建樹功業之念，童時已極殷切矣。嘗讀清初野史輒號泣悲歌，同學至有目為顛狂者。庚戌春，從其父賈於桂林，適劉漢柏、黃子明等組織共和會，遂攜萬金往從。廣西共和會之發展，潤生之力獨多。辛亥武昌起義，潤生從漢柏北上，迨抵滬，潤生忽患寒疾，漢柏等赴漢，潤生遂獨留滬上，會清軍攻武昌急，潤生因買棹至天津。溧州之役，潤生轉戰其間，傷其左趾，且折一骨。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敗，潤生中途為滬騎所捕，遂及於難。時年二十有六。

郭牧之，廣西鬱林人，與江潤生善。嘗從劉漢柏於桂林，奔走革命，屢瀕於險。後與潤生由滬赴津，同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年二十一。

吳經武，字師起，直隸承德人。經濟文章，冠絕一時。喜畫竹，丰神宕逸，肖其為人。嘗買棹至金陵，縱覽鍾山、石城之勝，過明太祖墓門，俛仰今昔，不勝感喟，遂賦弔太祖陵七律十章，金陵懷古詞若干闕，極悽婉排側之意。未幾，游瀋陽，與諸城孫諫聲遇，兩相投契，遂加入鐵血會。是時該會草萊初創，經武乃奔走天津、張垣間，廣播聲

氣，以張會務。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敗，經武慮軍警首鼠兩端，未必忠於革命，因建議集會熱河、張垣、關東各地豪傑，用以發難，衆然其策，推王榮九赴東省，李堯衢赴唐山，而以經武先堯衢往。經武抵唐山，事洩，與李世英同被逮，遂及於難。時中華民國元年二月二日也。

李世英，唐山人，嘗從吳經武奔走革命。二月二日在唐山與經武同及於難。

褚炳堃，字輝武，山東東阿縣人。弱冠入泮。性亢爽，視貪暴如讐仇。每於讀書之餘，好馳馬試劍，其父師或誡之，炳堃輒以文事武備相得益彰爲解。聞陳熙泰、楊玉爲關東大俠，束裝往從，後遂得長其衆。己酉冬，以謀刺總督錫良事洩，幾爲清吏所逮。及孫諫聲、丁制璋創鐵血會於奉天，炳堃亦加入爲會員。迨胡鄂公由鄂北上，炳堃應召偕熙泰等至津，舉凡任邱灤州諸役，炳堃奔走其間，屢瀕於危。一月二十九日，北方同志決大舉天津時，炳堃偕同潘競物、王安國等先期出關，擬響應於瀋陽以爲策應。炳堃抵奉，召集鐵血會、振武社同志得二百餘人，卽於二月九日在瀋陽發難進攻督署。時清軍勢盛，炳堃被圍數重，清軍用密彈環擊之餘，復以白刃前來衝殺，炳堃猶馳騎突圍直抵清軍後方，所向披靡。及炳堃身被二十餘創，顧視所部，已死亡殆盡，炳堃復下騎與之白刃相搏，殺傷過當，卒以力盡氣竭，遂死於難。其與炳堃同時死難者，尙有潘競物、王安國二十餘人，多不詳里居姓氏。嗚呼慘矣！

潘競物，字震亞，一字天孫。里居不詳，或謂山西太原人。潛心經史，而尤服膺宋儒性理之學，嘗謂有宋之先，古聖先賢之道，恆爲奸雄輩所攘竊，用以文飾篡奪惡行；自宋儒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嚴之心得，嚴以躬修，而後內聖外王之道始著。今學者競言西學，然不本之心性，則言博愛近乎癡，言自由近乎狂，言平等近乎獠悍，其弊惟均云云。喜讀黃梨洲原君原臣諸論，謂後儒謂孔道重專制，實非確論。春秋弑君三十六，弑父三，卿大夫父子相夷兄弟相賊者不知凡幾，其弊在貴族政體，而非君主專制，故孔子譏世卿以砭時病。然其管子路論出處，則爲有用己者、願爲東周，實卽當時一種革命思想也。競物爲學不肯苟同，大率類此。丁未，應河南師範學堂經學教員聘，嘗引孟子民貴君輕之說爲學生倡，江西卜寶珩起而和之，一時青年受其影響者頗衆。武昌起義，競物寶珩先後至天津，濼州之役，僅以身免。後從褚炳堃出關，二月九日瀋陽之敗，同及於難。時年四十有一。

王安國，河南人，不詳其身世。嘗與劉長雄稱錦州大俠。後加入鐵血會。任邱之役，長雄死之，安國悲傷若喪弟昆。後從褚炳堃出關，二月九日瀋陽之敗，安國亦及於難。

朱介侯，直隸大名縣人。幼敏異，篤志於學，顧以家貧無力就外傅。其父嘗畫沙授字，並教以算學，期年，卽通勾股少廣諸術。里中有宿儒陳某者，奇其才，館之家塾，供以脩脯食宿。越數年，介侯學大進，陳某乃資送北京，介侯遂入法政學堂肄業。同學羅明典，共和會會員也，與介侯始則砥礪學業，繼則縱論時政，於是介侯亦加入共和會。辛亥

武昌起義，北方同志嘗於京、津、保、灤、通等地謀大舉，介侯奔走其間，屢瀕於死。二月十日，偕陳國瑞運槍彈至開平，爲偵騎所逮，與國瑞同及於難。時年二十有二。

陳國瑞，直隸大名縣人。其父爲大名宿儒，有聲於時，憫朱介侯貧，館之於家，使與國瑞同學。國瑞無兄弟，獨與介侯友愛，事介侯如長兄。介侯至北京，國瑞亦同往，肄業五城中學堂。介侯加入共和會，國瑞欲與之俱，介侯以國瑞齒穉又獨出，且其父遇已厚，雅不欲國瑞冒險革命，貽宗祀憂，力加勸止，國瑞不可，遂亦加入共和會，奔走京、津、保、灤、通間。當國瑞從介侯至開平爲偵騎所逮時，介侯願以一身當之，婉轉陳說，言與淚隨，清吏卒不從，遂與介侯同及於難。時年一十有五。

易宣，字翼輔，奉天鐵嶺縣人。富膂力，善技擊。幼讀書，不屑爲章句制舉文字，窮經研史，著作等身。雄於辯，每講演，口若懸河，聽者動容。年三十漫遊吳楚間，而於各地山川沿革，民情風俗，政治得失，軍事實虛，無不詳審查考，紀之成書。嘗謂中國自晉元南渡，文化衣冠，均蒼萃於大江南北，惜其民氣委蛇柔順，以權謀智術相尙，少堅強果毅好勝敢爲之風，不若北人之樸實尙氣節者爲可用。又謂江漢之間，近世之榮陽、成皋也。昔洪楊得武昌而不守，改都金陵，卒爲滿清所乘。其言蓋距武昌起義僅十年耳。癸卯，以官費留學日本習法政。是時革命排滿之說盛倡扶桑三島間，宣亦起而和之，及同盟會成立，遂加入爲會員。時馬榮華亦留學日本，彼此傾談，一見稱知己。及榮華歸國，組

織共和會於吉林，宣亦回奉，成立同盟會支部於瀋陽。雖名稱各殊，而歸趨則一。迨宣與阮琴風識，宣乃傾其全力以進行軍事運動，以琴風是時任職某軍營記室故也。未幾，宣復因琴風之介紹，得與孫諫聲識，宣始知孫諫聲、丁削疇有鐵血會之組織。宣以支派分歧，轉恐削弱革命實力也，遂舉其支部會員以併入鐵血會。至此，鐵血會之運動，其勢乃大增。有問之者，宣曰：中國革命為孫先生所始創，同盟會又為孫先生所發起，中國無同盟會，即無革命，所謂鐵血會等之組織，實即同盟會之化稱，蓋以地域別之故也。於是問者唯唯。十月初九日宣應胡鄂公之召，由瀋陽至天津，參與革命中樞密勿，鄂公遇事必咨而後行，行必如響應，以此間難辨惑，兩相投契，一時稱莫逆。一月二十九日天津之役，宣為倡導最力之一人，失敗之夕，宣獨居寡言，有問之者，宣曰：革命至此，已為存亡絕續之交，何樂為者？時鄂公正購置槍械，聯絡軍隊，以備京、津、保、通最後一次大舉。宣曰：此意良佳，其如時不與我何？將反為賣黨賊交歡本初之資耳。蓋汪兆銘是時奔走於南京上海袁世凱間，北方同志，呼世凱曰本初，兆銘曰賣黨賊，故云。二月九日夜，鄂公接到吳若龍北京發來電話，稱和議已成，清廷將於十二日（註一五）下詔遜位，臨時參議院選世凱繼任總統，屆時，兆銘則以專使名義由寧到京歡迎世凱南下云云。鄂公接電話時，適宣與阮琴風、熊得山、羅明典均在側，聞若龍言，咸為之默然。宣乃從容請於鄂公曰：我自今日始，當與諸同志訣矣。我將前赴錦州，在此數日內，以圖一逞；明知此去必死，蓋



欲以一死使天下後世知袁世凱之盜國，汪兆銘之出賣革命也。鄂公強止之，不可。鄂公哭，宣亦哭，而阮琴風、熊得山、羅明典等均哭。翌晨，宣遂偕琴風之錦州，道經唐山，與數邏者遇，邏固識宣，宣知不免，宣與琴風以槍擊邏者，死二邏，傷一邏，羣邏還擊，宣與琴風遂及於難。時年四十有四。

〔註一五〕即清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亦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也。清自入關自順治元年甲申起，至宣統三年辛亥止，凡二百六十有八年。

阮琴風，里居家世均不詳。任奉天某軍標書記，與易宣善，嘗與宣作軍事運動。事詳宣傳中。二月十日，與宣同殉於錦州之難。

程洛，字繼先，河南商邱縣人。幼與陳濤善，相互期勉以盡力於革命大業。肄業開封中學堂時，聞潘競物倡民貴君輕之說，爲之廣事宣揚，一時受其影響者頗重。共和會河南分會之成立，洛與施牧羣與焉。武昌起義後，洛偕牧羣北至天津、北京、任邱、灤州諸役，咸屢瀕於死。迨一月二十九日北方同志擬大舉天津時，熱河軍中同志，欲據承德以爲策應，然指導需人，衆遂推洛與牧羣前往，途中爲清軍所逮，遂與牧羣同及於難。

施牧羣，河南商邱縣人。師事程洛之父，與洛同學開封。共和會河南分會之成立，牧羣亦與有力焉。後偕洛北上，參與北京、任邱、灤州之役。一月二十七日，復偕洛前赴熱河，爲清軍所逮，遂殉於熱河途中。

王超，字逸民，山西太原人。好讀書，尤沈潛於經學，一以孔穎達正義爲宗，與同邑畢錦棠、康仲甫善。庚戌夏，遂與錦棠仲甫等成立共和會山西分會。武昌起義，山西響應獨立，超等奔走之力爲多。一月初，偕錦棠、仲甫至天津，迨二十九日北方同志擬大舉天津時，遂使超與錦棠至晉，請山西革命軍由娘子關進攻石家莊，以爲策應。超過石家莊時，爲清軍所逮，遂與錦棠同及於難。

畢錦棠，山西太原人，與王超善。庚戌夏，與超等在山西成立共和會，後與超同殉於赴晉途中。

康仲甫，山西太原人。工詩，與王超、畢錦棠爲文字交，詩酒唱和無虛夕。庚戌夏，會與王超、畢錦棠等成立共和會於太原。一月初，偕王超等至津，迨起與錦棠返晉，數日不得音報，仲甫奉命躍往，行至石家莊，亦爲清軍所逮，遂與超等先後及於難。

鄂公曰：袁世凱誠梟渠之雄也。當其貶居彰德時，畏罪遠禍，亦若汝汝以終者；及至武昌起義，清廷震恐，彼乃乘時興起，復據高位。於是假革命威力以劫持清廷，挾清軍暴戾以挫抑革命，殺豪傑，除異己，卒至垂拱而有中國。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予可爲世凱誦矣。然革命黨人，不能體察孫先生艱難締造之旨，而始終不悟者又何哉？汪兆銘輩，且復爲世凱馳驅奔走，莫逆於心，得勿各有所見耶？予將拭目以觀其後。雖然，我北方殉難諸烈士則不死矣。